



蔣主席
名著全集

復興出版社刊

主席名著集題辭

地乎天成
萬世永賴

馮步芳



謹題

領
導
羣
倫

劉建緒敬題



名言至理

革命典範

博大精深

建國指針

董其武敬題

家歌

主席者著全集

高山仰止

古玉齋



以古玉齋
十有年

北伐出師佈告

爲佈告事，照得國賊吳佩孚，勾結帝國主義，迷信武力萬能，實行竊國奸謀，不惜殘民以逞，致近年以來，兵連禍結，生靈塗炭，內爭起環，外患滋深，長此容忍，國亡無日，往歲吳賊搆兵失敗，蜷伏漢皋，我先大元師大度涵容，不予誅滅，簡從北上，拯力主張召集國民會議，以解決國是，與國民更始，雖備受國民的歡迎，卒不免軍閥之阻梗，目的未達，費志以終，全國同志，恭承遺囑，朝夕驚勵，方期聯合民衆，促進和平統一，乃吳賊乘機竊發，野心再逞，東西奔突，重苦吾民，若再不聲罪致討，將益恣其力徵經營，陷全國民衆於水深火熱，本總司令仰先大元師之遺志，重承國民政府之命令，出總軍符，揮戈北指，貔貅十萬，悉屬有主義之師，旗幟鮮明，無非爲人民而戰，得道多助，勝算可操，行看會師武漢，直搗幽燕，剷除萬惡之軍閥，敷布三民之黨治

，凡我同志，爲黨國犧牲，一致殺賊，凡我國民，爲圖謀自身幸福，亦應亟起與我軍合作，共賦同仇，總期萬衆一心，有進無退，完成國民革命之工作，建設自由平等之國家，上以慰先大元師在天之靈，下以慰全國民衆雲霓之望，本總司令許身黨國，夙矢忠誠，殺敵致果，義無反顧，士氣奮勇，何止十以當千，紀律嚴明，所致秋毫無犯，須知此次出師，專討吳賊一人，如有棄逆來歸，卽我同志，苟能殺賊投效，必錄殊勳，若夫甘心從賊，頑抗義師，是自外於生成，終難逃乎法網，順逆旣判，賞罰攸分，凡爾百衆，其各凜之，切切此佈。

告誡軍人文

國民政府五院院長，本貫徹和平統一之宗旨，愛護革命軍人之熱忱，文告我全體軍人，於自救救人之道，不惜剴切詳明，諄諄告誡，凡忠於黨國，忠於革命者，宜無不警惕感奮，仰體力行，以期不負政府之期望，而完成吾革命軍人之天職，中正忝總戎機，平日於順逆之分，義利之辨，亦曾以總理昭示我革命軍人之智之意義，時加勗勉，時至今日猶勞黨國領袖，反覆申說，以此督責，此實中正之所疚心，而爲吾袍澤所共應惶愧者也，五院院長告誡吾人之要點，即吾軍人居心作事，應處處爲公，不宜稍存私念在也，此不僅我軍人救黨救國救人民之先決條件，亦即吾軍人自救之唯一良策，蓋爲公則革命人格，可以發揚，革命歷史，可以保存，而革命事業，亦可因之完成，爲私則不僅足以墮落革命人格，玷污革命歷史，破壞革命事業，即革命軍人之生存，亦終不能

自保也，革命軍人，成敗固可不問，得失亦無足關，惟於順逆之分，公私之辨，則不可不嚴，中正願與我袍澤以五院院長所告誡於吾人者，奉爲終軍之圭臬，庶政府和平統一之政策，得以貫徹，而吾輩軍人，亦不致誤入歧途，而爲天下後世所唾棄也，至於和平統一之方案，五院院長亦曾明示吾人以實施編遣與制止內戰爲唯一之綱要矣，蓋編遣不能實施，則擁有兵柄者，不惟擁兵自衛，甚且擴充兵額，互相爭奪，使中國長期無統一之望，內戰不能制止，則彼爭此攘，甲毀乙興，致中國永久無和平之日，而內戰與內亂之分，尤爲我袍澤所不可不切實認清者，蓋內戰云者，軍閥與軍閥之私鬥是也，例如二千年前春秋時代，列國雖互相爭霸稱雄，而猶尊奉其中央之名號，不敢犯上作亂，自居爲罪魁禍首者，可謂之內戰，若夫割據稱兵，脅制中央，擅改法令，破壞紀律，實爲內亂，而非內戰之可比也，內亂不戢，則統一難期，統一不成，則不惟使國家分崩離析，人民顛沛流離，而民族亦將萬劫不復，永無獨立自由之日矣，中

央當內亂將起而未發之時，必竭其血誠，苦口婆心，以行勸止，蓋冀作亂者之悔罪止亂，以維持統一和平也，及其亂之既發而不能制止也，則革命救國之中央，惟有出於討賊戡亂之一途，以盡其所應盡之職責，蓋革命政府之職責，乃在戡亂定國，剷除封建勢力，制裁反動行爲，以實現國家和平統一，民族之獨立平等也，如既不能制止內亂，又不能戡定內亂，是必私心自用，苟且偷安，助惡獎亂，害國殃民之政府，方忍出此，又焉得謂之革命政府耶？世人雖誤以內亂爲內戰，以致順逆不分，是非倒置，而國亡亦且無日，故中正不惜反復爲我袍澤申述也，我軍人尤應知軍隊皆爲黨國之軍隊，一惟黨國之命令是從，中央者黨國唯一最高之中央也，吾人既自名爲革命軍人，即應盡革命之職責，而克盡革命職責之唯一方法，即在始終服從中央，竭誠擁護中央，我全國國民之中央，亦即我全體袍澤之中央，而非一人或少數人之中央也，我軍人不可一日離中央，無中央則吾人革命之生命，即無所寄託，故自絕於黨國，自絕於中央

者，卽自絕其生命也，綜上所述，吾人可知稱兵作亂，又抗中央者，謂之叛變，亦卽謂之內亂，而制裁反側，戡定內亂，是爲討伐，而非內戰，此乃順逆之分，亦卽公私之辨，吾軍人不可不明察也，中正竊願爲我袍澤其共勉之。

訓誡各將士文

余頃擬離汕回省，不能與本軍諸同志一一作別，此後何時相見，亦未可知，謹將所欲言者，略述於下，尙期身體力行之。

一、疑忌爲忘身之道 近日本軍現狀，間有互相猜忌，彼此懷疑，此不誠不德之所致，既違反親愛精誠之校訓，將見精神渙散，不惟黨國俱亡，將見吾各人生無可歸之家，死無葬身之地，其復何以對總理與已死諸同志耶，望我同志深戒。

二、驕奢爲敗德之本 各官長浪費濫用，縱慾狂飲，積習已深，尤以驕奢爲近今通病，如不痛改，必致品格墮落，將爲反革命滇桂軍之續，凡事應以革命責任個人職務爲重務，須戒慎恐懼，惟恐大禍之將至，革命不成，不能對總理，與已死同志在天之靈，時時須矢誠矢忠，克勤克儉，無論對友

軍對人民，一以謹慎二字出之。

三、士兵是家中子弟，士兵外出，服裝不整，儀容全失，軍紀風紀之敗壞，未有如潮汕部隊之甚也，此皆官長教育不良，約束不嚴，精神喪失，不愛士兵，視如途人之所致，夫欲革命之成，主義之行，必須先從愛惜士兵，嚴訓練入手，為官長者，應減低個人生活，而提高士兵一般之生活，待士兵如待家中子弟，一切尤須以身作則，士兵必能愛惜其本身名譽，嚴守本軍紀律，以敬其父母之敬而敬上官矣，帶兵無他技，打仗亦無他難，只要從士兵生活上注意懇切，實則兵無不強，戰無不勝也，否則敗亡無日矣。

四、學問為事業根本，本軍官長，對於學術，自畢業以後，即不求進步，所以各種動作，皆不能照典範令之原則做去，即於此次野營演習，可以知矣，須知不學無術，不將不能成事，而且不能教兵，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

爲棄之，吾且以爲人無學術，不特驅民之死，而且自己之生命，亦將冤枉送死矣，以後本軍官長，無論上下，總以典範令爲研究軍事之本，以精神教育與治軍語錄爲規範身心之則，若人人能于衣袋中各置一冊，成爲嗜好，無論操場講堂，休息外出，隨時講求，如此相習成風，方能造成一個真正之革命軍隊，否則學不精進，伎日退化，安有不落伍，而爲時勢所淘汰乎。

五、越級爲軍隊大忌 近來時有官長越級請假，直接借錢等事，此本爲師生情愛之所出，固非分外之事，須知此風一開，足養成學生爲驕子之惡習，其直接之上級長官，以後不能辦事矣，軍隊與黨部，非重階級不可，余固已常言之，以後除受傷過重，必須久養者，由我酌量情形，准其回家休養，另給川資，以示特遇外，其餘官長請假，非由其上級轉呈者，不特不准，且須懲戒，今後卽以此請假借錢等事，課其品性良惡，並爲功過賞罰之據

，如在一年以上，未嘗請假者，應記大功一次，期滿一年，如有人交代，則由其上級官輪流給假，轉呈核准，遠者如甘陝川貴雲南，則預支薪餉三月，其餘他省，近者最多預支兩月，至假期亦以此爲例，如有越級請假者，記過一次，本軍同志，應知現時爲革命之非常時代，各有革命不成，何以家爲之志，方是一個革命黨員，如果各同志真能努力奮鬥，余敢斷言，遠則五年，近則二年，革命必能成功，於此非常時代之短期間，如無必要之事，均爲一致工作，盡忠職務，實行主義之期間，過此則革命成功，自可解甲歸田，彼時共樂天倫，實未爲晚，此爲一勞永逸之計，何可貪一時之佚，而忘革命事業之重，故余對於入校以來，未嘗請假支錢之學生官長，雖未明賞，而實愛重，各官長皆能矯正，不請不預支之壞習慣，養成一個廉潔清高之革命軍人人格則幸矣。

本校各機關人員辦事方法訓令

辦事方法應須講究系統條理範圍三者，而能合綜此三者，有條不紊，歷久可考者，則在組織本校，自出征以來，組織不完，各處辦事人員雜亂無狀，以致事務紛繁，不能查攷，是即辦事無範圍條理系統之病也，以後凡本校各機關，無論前方後方，均以黃埔本校為本源，各處行營，除與各行營有關係之事，自當互相通告，此外凡關於人員出入，薪餉支付，辦事日記銀錢收支，運輸物品之接收轉遞諸事，均應報告黃埔本校，再由校本部辦公廳祕書處，分送各部存案，而各處行營，及各部隊，應各備簿冊，分類記錄，無論來往函電，公事，命令，通報，日記，名籍，均應分立表冊如員調遣請假期限，（自何日何處起至何日期滿）按月抄錄二份，其一報告黃埔本校，其一報告於校長，所在地各處自存一份，以備查考，如此辦事，雖有千萬機關，其系統整然，如臂使指

，決無雜亂之弊，此所謂組織也，機關分類，即範圍也，各類內分別其緩急輕重先後大小之次序，即條理也，當今日人事複雜時代，辦事如不注重，此範圍條理系統，即或知之，而不確實研究遵行，則成效萬難立觀，關於此辦事方法，本校長，演講與命令已非一次，而各處總不能實行，所以辦事成績愈久愈劣，以無條理之機關，時日愈久，積事愈多，紛亂愈甚也，望各處主任，及人員照此確實進行，並藉此以考各處人員成績之優劣，又無論何處行營，每星期至少開常會一次，以研究既辦各事之正誤，及以後應辦各事之次序，逐條紀錄通告上級下級有關係各機關，至於各科，則每日更須注意會議，分別輕重，指定各人任務，辦事之道，不外衆以部分，事以類合兩語，明乎此，人人所以爲辦事之上手，否則不惟公事不成，而個人任務亦難勉肩，必致一無成效而已，吾望我本校同志，人人爲辦事能手，俾得節省時間，減輕勞力，而獲事半功倍之效，則校事黨事，必日有起色，不致廢敗，是所切望。

革命軍人應戒除弊端訓令

本校範圍日廣，人事日繁，檢點偶一不週，弊竇因之百出，所賴全校同志，一德一心，通力合作，方足以葆革命之精神，維校規於不墜也，乃日久而患生，事多而弊出，如近來發見之長官離職士兵脫逃冒領餉項，妄用公帑等，種種事實，令人髮指，令人痛心，此固由中正之德薄能鮮，不克感化於無形，而各同志之不能互相策勵，亦不得謂無忝職責也，須知革命事業，為本黨同志共同之事業，即本校責任，為本校同志共同之責任，是豈中正個人之事業之責任乎，設或各同志不能刻苦砥礪，共負仔肩，徒賴少數同志提倡督促，則吾黨革命事業，不知何日始告成，即使少數同志不惜犧牲其精力，以負其責任，而各同志袖手旁觀，放棄天職，獨不念少數人設或中道變心，不幸而有謀叛操縱之事發生，是非自貽伊戚乎，今特向諸同志剴切言之，本黨革命事業，與本校繼

志責任，因總理逝世益加重，自茲以往，務須大眾一心，羣策羣力，毋怠惰，毋玩忽，兢兢業業，如朽索之馭六馬，庶足以成總理未盡之志，竟革命未竟之功，且本校根基，全在學生士兵，以及下級幹部，由下級監督上級，方合革命之方式，而乃下級反受上級所監督，且不自愛惜，弊端叢生，是豈革命成功之現象乎，茲就最近最大之弊端，爲我同志一述之。

一、軍人最重職守 查近來官長學生，多有無故請假，間有未經准假，擅離職守，自由往來者，此何等事，視軍隊爲傳舍，等職守於兒嬉，是豈有紀律之軍人所應出此乎，此風一開，上行下效，無怪逃兵日多，不能制止，此無他，官長既可以擅離，士兵何不可以私逃，以行動自由之官長，而欲約束其士兵難矣，况黨員軍人，以階級與服從爲天職，自由行動，玩忽職守，卽爲軍法所不容，以後如有擅離守者，定必按律治罪，決不稍予寬容。

一、軍人須重信用 重義輕財。本爲軍人之本務，乃近來官長學生，多有向前方領款，後方再領，支借過額，在彼以爲前後不接，易於朦混，殊不知其個人人格已爲少數金錢，喪失殆盡，況不久前後核對，必至水落石出，欺人乎自欺乎，此豈革命軍人所應爲乎，嗣後如再有此等情事，必以侵吞糧餉治罪。

一、軍人須惜公帑 查近來官長學生，請假回籍，辭職他往者，往往藉口川資不敷，一再請益，殊不知川資之多寡，以路程之遠近爲斷，固不可過豐，亦不可過濇，其間或有因身體傷殘，家境貧苦，乃不能不開特例，以示體卹，豈其他請假者，所得援以爲例耶，乃竟有再三請求，情同乞憐者，可恥實可恨也，設或中正結好同志，盡量給與，是以公濟私，以利徇情，又豈我革命軍人所應爲乎，吾總理在日常對中正言公私務須分明，金錢尤須清白，一介不予，卽爲一介不取之基，總理又自道其生平軼事，一日旅

行途中，購物多付，商販一毫五分之銀，當時未及覺察及行經二點鐘，已距購物處約十五里之遙，計算囊金與收支總數不合，推索至再，方悟在某處購物多付一毫五分，乃不惜時期之多，路程之遠，竟折回原處，將一毫五分取回，在 總理之意以爲不應予人而予之，是增長社會之惡風，若正當支付，雖擲千百萬而不惜，此種美德懿行，實足爲吾人之模範，望吾同志深切思之。

一、假例必須遵守 現在假例既定，每年准辦事人員及官長士兵常假一次，應遵照限期回校銷假，不歸失信，用墮人格，而影響且及於後來告假者，發生困難，此尤不可不切戒者也。

一、辦事必須認真 夫精神乃事業之本，無論何事，精神稍不貫注，錯誤即隨之而生，况我黨事何等重大，至辦事之範圍系統條理，尤須分別認定，悉心研究，開會討論，務須提綱挈領。有條不紊，則所作之事，卽有據可考

，有冊可查，前經三令五申，仍望隨時隨事，互相淬厲，實力奉行。以上各節均關重要，所望同志切實遵行，至所指弊端，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此不僅個人之關係，實吾校發展前途之所繫也，其各勉之毋違。

整飭校風訓令

蔣介石先生名著集

近來吾國社會之腐敗、人心之惡劣已達極點，長此以往，亡國滅種之禍，旋踵即至，本校目的，乃在集合全國有志之青年，鍛鍊陶冶於三民主義之中，不使爲習俗所染，外物所誘，淬礪精神，團結一致，庶起以振末俗正人心，而達其救國救民之目的也，乃近數月來，校風日頹，軍紀日弛，或避勞貪逸，行動浪漫，或預借透支，要求無厭，此風不戢，伊於胡底，前經三令五申諄諄告誡，乃近來有加無已，豈五月十四日之訓令，諸同志尙未之見耶，中正廿載讀書，立志革命，一切艱難，靡不躬親經歷，是以對諸同志之困苦，無不曲爲體察盡力傾助，故薪餉之發放，先儘其收入以支配，津貼之補助，尤察其境况以衡量，既愛同志，又惜公帑，此中困難情形，當爲大衆所共諒，諸同志宜如何激發天良，共撐危局，乃當此出發之時，竟有已支過額之薪，臨時退避，未上

請假書，無故擅離，如此行爲，不但失革命之精神，喪軍人之人格，即諸同志捫心自問，安乎否乎，夫本校爲主義結合之學校，亦爲養成純潔高尚人格之學校，無論爲教職員，學生或士兵，對於本黨主義，務力求貫徹，對於個人人格，務力爭上乘，能如此方不負總理辦學之美意，及中正等期望之苦心，乃竟不負責任，不明地位，不守職務，以自私自利爲得計，以苟且偷安爲樂事，若果長此不改，無論何地何時，總無自立立人自達達人之一日，且影響所及，在個人則人於迷途，在國家即淪于萬劫，每一念及毛骨悚然，抑中正以過去之經驗，每自反省，凡人之爲善爲惡，成于天性者，半成於環境者，亦半中正十年來賴良師益友互相勸勉上如總理之教導，下英士執信諸亡友之規勉，其不至隕越貽羞者，蓋有幸焉，自今以往，望我同志各自振作，相與淬礪，尊主義，重人格，守紀律，盡職務明責任，固團體，忠國事惜公帑，毋背黨，毋敗德，毋失職，毋違律，毋害公，毋貪私，大衆一心，努力前進，方足以挽社會頹風

救晚近之人心，倘或反是，即爲吾黨之敗類，亦即爲國家之罪人，不惟中正一人所痛恨，將爲全校同志，所唾棄，全國同胞所不齒也，望各勉旃。

獎叙剿匪有功人員訓令

爲令遵事，查贛粵閩湘鄂五省剿匪之役，征戍頻年，死亡枕藉，迴非尋常戡亂所能比擬，此次肅清贛境，摧陷匪巢，固由我將士忠勇效命，而地方團隊機關之協助，亦有直接間接之功，自應分別優予獎敘，以昭激勸，所有地方團隊官兵；及公務人員，參加剿匪成績卓著，應予獎敘者，仰該省政府，查明事實，報由本會核定，函請行政院酌辦，至公務人員，地方士紳，及團隊官兵之以身殉職，或禦匪傷亡者，亦仰該省政府從優議卹，以勵忠貞，並於五省內選擇適當地點，建築烈士公墓若干所，凡國軍及地方團隊官兵之陣亡者，均列入葬祀，藉慰英魂，其建築設計經費等，由該省政府會同該省駐在綏靖主任或高級軍事長官，妥爲籌擬，呈報核示，除分令外，合行附發獎敘限制辦法一份，仰卽分別遵照，此令。

獎敘辦法

- (一) 剿赤及戡平閩亂之各部隊機關除獨立旅長以上各長官之助績調查表，應由各該主任加具考語併案彙報外，其餘官佐士兵之獎敘，均依此規定辦理，
- (二) 請獎事實，除照剿匪獎章給與規則第九第十各條及剿匪懲獎條例第二十二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各條，暨陸海空軍敘勛規則之所定外，其餘直接間接有功於剿匪平亂之戰役者，均得獎敘之。(三) 已給獎章，復立特殊助績者，得照敘勛規則，授予勛章；(四) 戰役中在數個地區迭立卓著助績，得累積報請核敘勛章；(五) 在同戰役中曾因功績給獎或晉升之官兵，不得再行請獎；(六) 在同一地區戰役之功績，得合併請獎；(七) 官佐士兵在一獎案中，不得併請兩種以上之獎勵；(八) 戰役中之間接立有助績者應敘明顯事實及日期，不得濫報及附名搭報；(九) 公務及僚佐人員之請獎，應將特殊勞績或事實敘明其

職責內之事跡，不得報請獎敘，(十)報請獎敘，應以在事官佐士兵金數爲標準，最大限度，官佐不得逾百分之十五。

對北伐各軍將士之訓令

本總司令此次來徐巡視，與各將士相見，喜懼交集，各將佐以至士兵，兩年以來，迭與敵人苦戰，未嘗稍休，忍飢耐寒，備受艱苦，實爲本總司令所片刻難忘者也，今日在此聚晤，其歡欣自非言詞所能摹寫，惟愛之彌篤，責之彌嚴，我各軍軍紀能不廢弛乎？黨義能盡認識乎？賞罰能皆公允乎？經理衛生交通能各得其宜乎？大無畏之革命精神能不稍墮落乎？本總司令考慮及此，蓋已不寒而慄矣，連日訓話，意有未盡，特再分條列舉，爲我親愛之將士言之，其各諦聽毋忽。

一、軍紀風紀宜從新整飭也 軍隊首重紀律，革命軍尤甚，我國民革命軍出發以來，所以戰無不勝者，皆由軍紀嚴明所致，今則官長嫖賭者時有所聞，士兵不知禮節，更無儀容，佔駐民房，視爲常事，又復不知自重不知愛民

，任意取用民物，或竟至損壞，以致人民敢怒而不敢言，此皆非革命軍人所應爲，今後務須嚴申軍紀，官長應與士兵同甘苦，守紀律，非萬不得已，勿借民房，其實因必要而暫時借用者，尤須尊重民間習慣，格外謙和，勿稍有擾民舉動，至於擅扣車輛，妨礙交通，販運商品，藉牟私利等事，尤應嚴厲禁止，且扣車之害，不止破壞全般軍事計劃，而且示部下與敵人爲退却之準備，此最爲我革命軍之恥辱，應即痛戒也。

一、民政財政宜嚴戒干涉也 軍人干涉民政財政，非特破壞政治之統一，且使其軍隊日趨於腐敗，實爲軍閥及反革命軍之惡習，我國民革命軍夙懸爲厲禁，乃近月以來，頗有軍人擅派地方官吏及截留稅收，先委後報者，此實自蹈軍閥覆轍，且漸陷於反革命而不悟，今後民政財政應悉聽政府主持，即將來北伐新克復之地，亦應由總司令部所設之政務委員會，簡派官吏，軍人概不得擅自派人，再有越俎干涉者，本總司令必執嚴法以繩，不稍瞻

詢。

一、黨務與政治工作宜切實進行也。吾人首應瞭解國民革命軍爲黨隊，非任何私人之軍隊，必使全體士兵對於三民主義皆有明確之認識，故黨務與政治工作皆應切實進行，今則官長視政治工作爲無關重要，黨之組織尤有名無實，以致士兵不能明瞭主義，雖極簡明之三民主義解釋，亦有所未知，而革命之意義，犧牲之價值，更茫然莫解，黨之精神全失，危險孰甚，今後宜從速組織黨部，黨部成立後，應每星期舉行紀念週及小組會議，實施訓練，政治工作尤須注重，其已有政治工作人員者，官長應與通力合作，未有者官長應自行負責，務須於一個月內，使士兵均能了解簡明之三民主義解釋，並應注意士兵之識字及講演，一個月後，本總司令將派人檢閱月驗，以後並應逐月呈報此項工作之成績，以科各軍官長之勤惰，與革命之是否澈底也。

一、經理衛生交通等宜認真整理也。經理衛生交通事項，爲軍隊命脈，此後實行北伐，因氣候與地理之關係，尤關重要，查自軍事委員會減折發給各軍伙食以後，伙食無一定數目，缺乏無人過問，實在領到之數，無報告亦無公佈，以致士兵痛苦而又懷疑，羣情渙散，逃亡缺額不計其數，長此以往，非復革命軍之面目，且將自趨消滅，應自二月份起，每月造送明晰之餉冊花名冊，各連缺額補額，應每星期呈報團部，月終彙呈總司令部，不呈報者即以舞弊吞餉論，每師應照以前總司令部所定之兵額補足，點名發餉，不能隨便報銷了事，更不得另用補充隊之名目，自由增加，以致挪用久經勞苦，舊兵應得之伙食，增加其痛苦，在此國家餉源困難之日，決非個人擴充兵力之時。各同志應首明此意，現在應立即呈報士兵實在總數，一星期後再造送花名冊，俾總司令部得有確實統計，可資通盤籌劃，其他交通衛生二項事宜，均須切實整理，一面由各師自行剔除弊竇。一面將應補

尤者於兩星期內呈報，其各師鎗炮子彈服裝馬匹數目，各種用具，交通材料，及衛生藥品等，均應從新呈報，毋稍遺漏虛飾。

一、法規宜奉行遵守也 任何團體，無法規以資遵守，或有法規而不能遵守，未有不敗亡者，軍隊尤甚，吾人欲求北伐勝利，革命成功，皆必切實遵守法規，在軍事委員會未頒布各種法規以前，從前總司令部所制定之法規，皆爲我同志所宜遵守，各官長應取各種法規，熟讀牢記，不可一日或忘，尤以陸軍刑事條例與連坐法爲最應切實履行，連坐法爲革命軍精神所寄，本總司令誓與全軍將士共守之，並望各官長將連坐法翻印分布，詳爲解釋，務使士兵人人能明瞭連坐法有進無退之意義，

一、賞罰宜嚴明公正也 信賞必罰，爲治軍者第一應守之條件，有功必賞，有過必罰，我革命軍人以主義與紀律爲重，尤不得以個人感情，破壞賞罰之價值，有擢拔時，非有特殊之功績者，宜嚴守資格，并以明瞭革命精神與

主義爲評定功績之基礎，不可隨便保舉，其學期與地方家族之觀念，尤應屏除，若上級官長稍存同學同鄉或家族之見，則下級將不復知所努力，而革命軍之精神亦無從維持矣，近來各軍漸成此風，尤應懷履霜堅冰之戒也，至懲罰時，亦當如此，軍法無私情，爲求革命成功，全軍不至失敗，不能以愛惜一二人之故，自墮其紀律也，本總司令於此，有須爲我將士鄭重申言者，近來各級官長，多被指摘爲挪用兵士伙食，吞蝕缺額薪餉，此種舉動，喪盡天良，卽在前清或北洋之軍隊，其官長猶不敢爲之，豈我革命軍人，而竟出此，以後如查有此項情事，本總司令必盡法懲治，不稍意寬貸，其由下級官長或士兵舉發而查實者。舉發之人不以越級控訴論，各官長應認『吃空額』爲最可恥可恨之事，勿稍嘗試，至挪用伙食，初意以爲卽行歸還，無多妨礙，然實啓侵漁吞蝕之漸，且使一般士兵增加苦痛。於心亦復不安，果有萬不得已之急需，甯據實呈請上官撥借，勿再挪用伙食

爲要。

一、傷亡撫卹宜特別注意也 國民革命軍能有今日之勝利，皆我傷亡殘廢之官長士兵，犧牲其最可寶貴之生命或肢體所造成，我輩後死者若再將撫卹之事，漠視不顧，豈復尙有人心，應由各師分別自行調查，將去年以來，所有死亡者，殘廢者，受傷者，各造具詳細名冊，分別姓名，籍貫，死傷年月及家屬等項，於一個月內呈報總司令部，各官長應知此爲最重要之事，勿視爲具文，延擱不辦，或敷衍塞責，同時應通告各士兵，對於已死亡之官兵，有知其家屬或葬地者，可請師部呈報，現時餉項固其支絀，但本總司令既於傷亡撫卹事宜，必盡力辦理，不敢稍有忽視，必使死者安心，孤寡有養也。

一、革命精神宜力自振作也 本總司令治軍，夙以精神教育爲重，總理嘗謂革命軍人可以一當百，以十當千，亦恃有大無畏之精神而已，自本總司令去

歲八月下野以後，各軍各師間之聯絡甚少，各將士個人之意志似亦不如前之堅強，失却親愛精誠之基礎，今後應恢復從前團結之精神，力圖自立自強，舉凡勤勞，廉潔，公平，勇敢，諸美德，咸當力求實踐，蓋精神必有所依託，而後能收實際之效用，若徒以革命精神自詡，而於日常之行為，不稍注意，則直自欺欺人而已，本總司令所期望於各將士者，固在有極剛毅之意志，有大無畏之精神，有極堅強之決心，團結一致，俾能澈始澈終，完成革命責任，同時亦必注重自身之學問，關於軍事上之要籍如典範令等，以及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均應隨時研究，對於各士兵，務使其明瞭革命之意義，及何故入伍當兵，何故對敵作戰，激起其犧牲之精神，綜上所述，蓋不外乎擁護本黨，實行主義，保護人民，愛惜部下，養生恤死，信賞必罰，諸大端，皆軍人必守之法則，絕非本總司令有所苟求，若並此而不能履行，則將自趨於滅亡，更何革命軍人之足云，吾人咸知敵人之已

瀕絕境，今日之事，不患敵人之不能消滅，而患自身之日漸腐化，北伐進展在即，諸將士責任至重，幸各努力奮鬥，以完成總理之遺志，實現武力與人民結合之教訓，竭誠申做，願共勉旃，本總司令最後高呼革命軍口號，『不貪財』，『不怕死』，『愛國家』，『愛百姓』。

爲整頓軍隊訓令

爲令遵事，我國民革命軍受國民黨，爲實現三民主義而犧牲，爲完成國民革命而奮鬥、創立起來，自兩次東征，平定南路，統一兩廣，以至出師北伐，精神奮發，紀律明嚴，故能以一當十，所向有功，黨軍之聲譽，昭昭在人耳目，不幸統一之局方成，叛亂之徒時起，中央興師討逆，義無可辭，我軍袍澤，遂連年出入於槍林彈雨之中而不得甯處，整理休息，皆所未遑，軍隊既頻年作戰，精神不如前此之煥發，士氣不如前此之盛旺，紀律不如前此之嚴整，能力不如前此之強健，因勞而驕，而驕而懈惰，因懈惰而腐敗，種種不良現象，因緣以生，長此因循，勢必受天然之淘汰。卽無叛逆，詎能倖存，此不僅我軍袍澤榮枯之所關，抑亦吾黨革命成敗之所繫，盱衡現狀，至用痛心，本總司令總領師于，六易寒暑，與我軍將士同患難，共生死，精誠無間，戮力前驅，革命

尙未成功，仔肩不容稍卸，今後誓與反動軍閥，本黨叛徒，作殊死戰，成功成仁，必居其一，而整頓革命武力，尤爲當務之急，爰本至誠，愷切誥誡，凡我袍澤，其各凜遵。

一 我革命軍口號爲不拉夫，不勒餉，不駐民房，北伐之始，確能實行，故得民衆深切信仰，箚食壺漿之迎，運輸嚮導之助，裨益戰事關係極大，厥後漸次廢弛，今尤大非昔比，行則強拉夫役，止則佔住民房，苛索之事時被告發，甚至假軍隊之護符，販私鹽雅片以牟利，須知拉夫役則行李裹足，住民房則閭閻不安，索供應，販私貨，則軍紀必廢弛，聲譽必掃地，人民必不齒，則革命軍有名無實，必歸滅亡，今後我各部隊，仍應實行革命軍不拉夫，不住民房，不勒餉之口號，且不拉夫必有不拉夫之準備，夫價不扣，待遇不苛，則應募者必多，而已募者不至逃亡，不駐民房，不勒捐，尙屬消極方面，若於積極方面，更須約束士兵，非經官兵允許，不得擅入

民家，對於給養之採買，須由當地高級司令部評定價格，凡到一地出示佈告，公平交易，無論整個集團，或官兵私人之交易，均須遵辦，如此則人心必安定，軍紀必嚴整，此應注意者一。

二 經理公開，乃為革命軍隊唯一之要素，上下相維，端賴誠信，表示誠信，莫如經理公開，收支不明，必生猜疑，猜疑既生，遂難團結，操字廉潔之人，未有不受人敬畏者，故各級部隊長官，取得部屬信仰之唯一方法，即在經理公開，嗣後各師每月向本部領款實數，及開支實數，必須每期隨時通告所屬各團營，不能托詞隱瞞，官兵薪餉必須每月清算，不得藉故延宕，如此則隔閡全無，軍心自固，此應注意者二。

三 軍隊之動作，貴乎神速，作戰之技術，貴乎熟練，人員，馬匹，武器，彈藥，被服，裝具等項，務宜時時整齊，整齊之法首重檢查，運輸交通衛生等務，宜時時完備，刺鎗，夜襲，實戰射擊，緊急集合，工事築構等務，

宣時時演習，動員之前，須高級軍官加以嚴格檢閱，細密調查，連年戰事頻仍，往往叛逆之禍驟起，討伐之師即發，無充分之準備，無嚴格之檢閱，倉卒應敵，成功已倖，今後須嚴格檢查，切實報告，以明實力，而便分配與接濟，如服裝武器等項不足者，應從速補充，有餘者應掃數存繳，查各師因連年作戰勝利，鎗械，彈藥，往往存餘甚多，常有匿不報告，及不繳存總部者，私自存貯，此種以軍隊爲私產之軍閥心理，非我革命軍人所宜有，應迅即革除此種惡習，免蹈軍閥之覆轍，此應注意者三。

四

查各師因作戰頻仍，缺額自多，常有延不補充，而冒領餉款者，上下相瞞，營私舞弊，經理不能公開，此固重要原因，而影響部隊實力，關係尤爲重大，嗣後各師如有缺額，自應立即報告補充，如再有吃空額之不法行爲，一經查確，除嚴厲處問其直屬長官，照軍法從事外，即該管上級主管，亦須問其督責不嚴，檢查不確之罪，此應注意者四。

五 軍隊命脈全在奉行命令之遲速爲虛實，我革命軍近來對於上官命令不能切實執行，如期完成，此爲我軍人自取滅亡之道，未有奉令不力之部隊，上下相欺之官兵，而能勝利成功者也。

以上五項，實爲當今整頓革命武力之要圖，本總司令不惜再三申令，明白曉諭，各項部隊長官，務宜激發天良，力除積弊，切實奉行，毋稍瞻顧，感風雨之飄搖，期同舟之共濟，繼先烈未竟之志，完革命將成之業，黨國前途，實深利賴，各師自令到之日起，應立即切實準備，統限於三月十日以前準備完畢，並由本部派員點驗，三月十日以後，本總司令當親出檢閱；對於各部隊軍紀，經理人員，編制，武器，衛生，戰術等項，均須嚴格考查，如查出有與各師長及點驗員呈報不符者，當從嚴懲處該管主官及點驗人員，勿謂言之不豫也；溯自討伐楊劉，肅清陳逆，六七年間，本黨之革命武力與反革命勢力搏鬥於腥風血雨之中，幾經艱難，以有今日，行見義師所至，青白重光，本總司令有厚

~~~~~蔣介石先生名著集~~~~~

望焉。

爲整頓軍隊訓令

總司令蔣中正

一〇五四

# 各軍事機關各部隊須認真練習國術通電

案據軍政部函開案准中央國術館函開，逕啓者，本館鑒於國難日急，勢必積極圖強教戰，以備雪恥禦侮，故於日前以各軍隊增添國術，爲必修課程，呈請委員長核示，旋奉行電諭，已通飭剿匪各部隊，對於國術一門，認真練習等因，惟查練習國術，首重慎選師資，若放任各處自行就地延師，雖不乏高明之士，究多未經訓練，或染江湖習氣，或昧教育常識，貽誤難免，本館有鑒於此，爰早於館內附設男女教授班，歷任造就，並荐派各處服務者，不下數百人，現在名額益加擴充，其留館練習者，尙不在少數，該班平日功課，於融通各派武術，恆毅教練外，復加授黨義與軍訓，及生理衛生各項常識，並注重教育方法，更特別培養武德，以冀術德兼備，修練並重，皆能於出館後，勝任各軍隊學校民團教練職務，擬請貴部通令所屬，嗣後延聘國術教員，務各擇就敵



館學員選用，或逕函本館推荐，本館職責所在，自當完全負責，慎重選聘，庶各該學員學成致用，不致荒嬉，而各處選聘，亦不致茫無標準，如此辦法，諒荷贊同，相應函達，即希查照，等因准此，除函復照辦，并分別函令外，相應函達，即希查照爲荷，等由准此，除分令外，合行令仰查照，轉飭所屬一體遵照爲要，此令云。

## 切實施行警察訓練通令

查警察之與民衆，關係最爲密切，務必嚴加教育，認真訓練，使警察本身之品學，先有充分之修養，無愧爲民衆指導之教師，與訓練之保姆，對於管轄區域內之住戶行人，除應盡力維護其治安與秩序外，卽衛生清潔，及行動態度一切等項，尤應切實注意，負責糾正，方足克盡警察之職責，茲特不厭求詳，將應行注意之事項，分別指示於下，（一）嗣後各省市之警官學校，及警察教練所等，應以新生活運動綱要，及新生活須知，爲唯一教育方針，務使警察本身，對於新運項目，均能身體力行，然後再以警察之力，教導社會，勸戒民衆，則模範既作，觀感有資，自能奏以一化千之效，（二）教導勸戒之方，不可專恃文告，尤須注重實際工作，如公安分局，或分駐所，對所轄住戶，應于每月月初，輪流舉行清潔檢查一次，其在上之局長，亦應于每月，分派輪流抽查，以

蔣介石先生名著

驗所屬是否辦理認真，所報是否實在，每季季末，尤應有一總評，以定各員警之功過賞罰，(三)每星期日早間，或晚間，各區所巡長，應集合其轄境內各住戶之家長訓話，並告以轄境內所發生與所應改革各事，確切加以教導，並規定其應做工作，及負責之人，限期做到，至次週召集時，應即報告上週經過，並將遵辦及違玩各住戶，分別評定賞罰，使知勸懲，而組織民衆與征工辦法，即可寓於此中之行，(四)凡各公安區所員警，及住戶之責罰情形與辦理成績，每一季終應彙報於縣署或總局，每年年終，則縣署或總局，應呈報於主管之省或市政府，而省市政府，應即一面統計其成績，一面派員巡查考察，評定各級負責官長員警之功過賞罰，(五)凡公安區所，每月舉行清潔檢查時，最應注意其廁所安置之地點，與構造之形式，各住戶門前之溝渠，亦必令疏通下水，勿許淤積汗臭，務以不致妨害公共衛生為原則，(六)對各住房之茅屋破房，應責令各房主，設法修理整齊，並應指導其如何修理之方法，總以乾燥而能蔽風雨為

最佳，限定此則，各該市縣警察，及鄉村保甲長，切實注意辦理，並於每年十二月施行大檢查一次，著爲定例，不得違玩，（七）凡茅屋之式樣，應因地制宜，其臥房廚房廁所等雖不能爲嚴格之規定，但亦須有大略一定之位置，並應提倡村坊公共廁所，以重衛生，以上各項，其推行之詳章細則，應由省市縣，各級長官，及警政人員，因地制宜，妥爲設計，切實施行，此乃改良社會轉移風氣，組織民衆，初步入手之道，慎勿以跡屑，漫不經意，並希轉飭所屬，一體切實遵照爲要。

**實施辦法** 省府訂定實施辦法如下，（一）省市縣公安機關及各縣市政府，暨區保甲，應遵照委員長冬電開示事項，注重實際設施，（二）警官警士教育，由各該主管機關，提高其程度，使其品學，有充分之修養，並深明新生活之意義，熟悉新運項目，切實推行，（三）衛生清潔之檢查，及對於住戶家長訓話教導事項，暨應做工作，與評定賞罰，責成省市縣公安機關，及各區保甲，按期實施

，(四)各地廁所之設置地點，構造形式，與提倡設置公共廁所，及溝渠疏通，責成縣市政府，及公安機關，各區保甲，按實地情形設計推行，(五)各地茅屋破房，由各縣市政府，按地方情形酌定修理辦法，飭各房主，設法修理整齊，并切實指導，(六)電示各事項，責成各該主管機關，因地制宜切實推行，(七)各級公安機關員警，各縣市政府，暨各區保甲人員，及各住戶辦理電示各事項，其成績之檢查，及功過賞罰之評定，責成該管長官切實施行，並按期具報，以憑考核。

## 在長沙訓令全軍將士對外策略

爲令行事，照得本軍爲中國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委託統率之軍隊，其作戰目的，在繼承總理之遺命，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帝國主義者用以束縛中國之惟鎖鍊，在與亡清及軍閥所訂之平等不條約，故不平等條約之鎖鍊未曾打斷，則中國之自由平等終不可期，此總理臨終所諄囑不忘，吾國民政府所爲日夜應勉從事，吾黨忠誠同志將士所爲努力竟成之者，最近帝國主義者，更爲吳賊佩孚勾結，擬重開關稅會議，意欲以分贓會議所定之附加稅率，爲借款接濟吳賊之條件，帝國主義者，自知其生命危殆，猶亟亟得寸進尺，以圖苟延殘喘，吳賊賣國虐民之罪，固不容誅，帝國主義者，奸狡詭詐，威迫利誘，以要軍閥，更當爲全國人民所共憤，而吾黨將士所當切齒負痛與之奮戰者，惟帝國主義爲少數國家中之少數特殊階級之代表，吾黨起而打

倒帝國主義，絕非仇視外人，不但帝國主義國家中之多數痛苦民衆，爲吾國同胞吾黨同志之好友，吾人應誠意待之，卽僑居中國之教徒商販，凡非妨害中國國民革命之行動者，吾人亦應加以愛護，一視同仁，蓋打倒帝國主義，絕非與個人爲仇，更非以佔據教堂，壓抑商販，爲盡打倒帝國主義之能事，吾黨有廣大之本國痛苦民衆與世界被壓迫同情民衆爲後援，吾人更以負擔神聖之犧牲性命爲惟一之職責，軍閥及帝國主義者之倒敗，特遲早間事耳，吾人當此與吳賊佩孚搏戰之會，一面固宜明白認定吳賊背後之帝國主義者，一面更宜明白了解此次作戰，絕非仇視外人，吾人更應當聲明，凡不妨害我革命軍行動之外人，其生命財產，吾人均保護之，如有假名僑旅，私自通敵，或接濟械款，與敵同謀者，我軍自當執法以繩，無稍寬貸，總之，本總司令受中國國民黨及國民政府之委託率領諸將士北伐討吳，志在完成總理之遺命，諸將士辛勞赴難，其忠勇奮幹，將光耀於史冊，帝國主義與軍閥爲吾中國人民全體公敵，吾人誓必

除之，不平等條約，吾人誓必廢之，吾人應分別敵友，以奮戰之精神殺敵，以誠懇之態度愛友，中國自由平等之目的，已躍現於眼前，不平等條約之破毀，尤在頃刻，發揚革命之真精神，完成中國國民革命之使命，惟吾將領士兵同志等共勉之，此令，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





## 對於西山會議告國民黨同志書

本黨不幸，值茲廣東統一將告完成，北方民衆共起奮鬥，賣國軍閥自行崩潰，總理主義可卽實現之時，忽有一部分同志異動，自赴北京，開其所謂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自布議案，快其驅除異己發舒私憤之偏心，而不惜阻撓國民革命之大業，迹其言動，無一不悖於本黨之紀律與總理之意旨，此已有中央黨部及各地黨部同關之矣，究其開會情形若何，誰爲主席，誰爲提議者，誰爲附議者，是否經過議事程序所必須之討論與表決，求之京滬報紙，皆無紀載，若輩亦未能自行公布，曾是總理信徒，而并民權初步一書亦未之讀耶，京滬報告若輩并未成會，會且未成，何來議決，此卽其召集爲合法，其所宣布之議決案亦必不能有效也，惟上海民國日報，亦爲若輩所利用，怪異之論，層出不已，最可痛苦，張靜江同志苦口勸告，猶不能促若輩之覺悟，若輩自承

爲說後甚受感動，而飾詞強辯，曾未稍改，實際破壞之技已窮，乃乞於靈於文字，中正承總理訓誨甚久，他無所求，惟願與諸同志迅速完成國民革命，國民政府消除反革命之設施，無役不從，觀此現狀，竊爲之懼，輒敢本其所見，以黨員之資格，爲負責之駁正，非僅正羣衆之觀聽，亦冀此一部分異動之同志幡然思返，知我罪我，不暇計也。

關於共產黨之問題，若輩所以主張排除，不外兩種理由，第一謂共產黨之共產主義，與本黨之三民主義，根本衝突，故共產黨在本黨之內，亦根本不能相容，不知共產黨之加入本黨，爲總理所特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議決，果使兩種主義根本不能相容，以總理之明，與第一次全國代表之忠於本黨，甯肯貿然決定，以貽本黨之危險，且總理已明言民生主義卽是共產主義矣，故第一說決非總理之意，此在若輩亦未始不知，於是有第二說，謂總理之特許共產之念黨加入，乃欲共產黨完全化合於本黨，而非本黨爲共黨所同化，今日共產

主義已有蠶食三民主義之危險，然總理果如是偏小耶？三民主義又果如是之易撼耶，主此說之誣總理，誣本黨，蓋視第一說爲尤甚，總理今固已逝，然當其在時，此種懷疑實已起於一部份同志之間，同志中已有爲反共產之運動。

中正自出席之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其結果究如何，總理蓋嚴厲警告「反共產」之同志，而又決定仍容許共產同志之在黨也，總理之所以如是，乃總理之偉大，總理手創之三民主義，誠不同於共產主義，而其爲革命的主義則同，總理深知必能包括共產主義始爲真正之三民主義，同時亦必能容納共產黨始爲真正之國民黨也，今日中國革命已爲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中國革命成，則世界革命爲之促進，亦世界革命成，中國革命始真正成功，總理自信三民主義能兼容共產主義，而決不懼共產主義將蠶食三民主義，三民主義可垂之百世，推之世界，豈在中國國民革命尙未完成之時，而已懼何種主義之蠶食、總理有如此許偉大之自信力，逝世未一年，而後死之同志，惴惴焉惟被共產主義蠶食之是

懼，其師大勇，其徒薄志弱行至此，亦可謂不肖之甚者矣，人患不自強自立耳，惟國民黨亦然，本黨同志能自振奮，能努力於國民革命，能知中國革命爲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中正敢信全國國民均將奔集於三民主義旗幟之下，決無被他種主義蠶食之危險，若不求自強自立，且又自悔，卽嚴拒一切主義者於千里之外，亦終於自行崩潰，魚爛而亡耳。

此次所謂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宣布共產黨籍之執行委員應除名者共四人，夫以二十四名之中央執行委員，跨共產黨籍者四，蓋僅僅六分之一，此而懼人之蠶食，非自暴自棄不自振作者，不能作此奇想也，此種怯懦薄弱之心理，其果愛黨者之所爲乎？凡我同志，均宜深戒，關於汪精衛同志，上海民日報加之罪者凡三，蓋無一而非任意捏造，共產黨爲欲先求中國國民革命之實現而來加入本黨，謂其惟以消滅本黨爲策略，又何異謂共產黨惟求自殺，此語既誣，則謂精衛同志對於共產黨挑撥離間排除本黨同志之言動，一一

實行，自無一而非誣矣，精衛同志在痛悼廖先生之時，謂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向左去，不革命的不反帝國主義的向右去，此爲極沉痛極明澈之詞，所以警勉同志其努力於革命，乃以此爲『叛了總理』，真不知民國日報記者『是何居心』也，是真自不知其早已向右立於反革命地位，而徒怨他人分別左右，豈不可怪，如精衛同志向左向右之說爲不當，乃不如反直言之曰革命與反革命二者之分爲當乎？吾同志盍不自反而徒責人也，鮑羅庭同志之爲政治顧問，爲總理所特請，總理曾詔中正『鮑羅庭同志之主張卽余之主張，凡政治問題均須容納其意見』總理逝世以後，蘇俄同志對於本黨，以親愛之精神，同志之資格，遇事互相討論，求得真理，絕無所爲『包攬』『專斷』之事實，此不獨鮑顧問爲然，而鮑顧問固亦如是，廖案未發生以前，國民政府與政治委員會等，均依法定期開會，廖案發生以後，重要事件當特別委員會辦理，中正卽爲特別委員之一，凡事應與精衛同志共負其責，何得獨責精衛同志一人，更何得謂『聽鮑一

人專斷，』至謂精衛同志先不主張討伐劉楊，而其後乃攘人之功，中正躬與是役，敢爲切實之聲明，精衛同志本年五月自北京歸粵，先抵油頭，與於討伐楊劉之議，決策之際，實先得精衛同志之贊同，惟今日反對精衛同志最力之人，乃真有於討伐楊劉時避居香港者，革命本非求功，而謂其攘人之功，尤不知何指也。

嗚呼，赤化也，共產也，俄國掌握政權也，帝國主義與軍閥之所以誣陷我者，今豈將一一出於同志之口耶？容納共產黨，此總理於本黨改組以前，幾經鄭重考慮，而後毅然決定者，自改組迄今兩年，成績具在，『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尤總理於遺囑中，認爲與『喚起民衆』同爲完成國民革命所『必須』者也，蘇俄同志助成中國獨立之國民革命，其誠意亦彰彰明甚，中正曾言之矣，中國革命不成，列強敢於侮我，皆因國民勇於私鬥，黨員徒爭意氣，團體憤於破裂，明知之而故蹈之，欲不謂之反革命，不可得也，不爲革命，便

爲叛逆，中正益自信此言之非誣，當永以自勉，並願我同志共勉焉，蔣中正叩，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於滄頭國民革命軍東征軍總指揮部。



## 告軍校同學書

中正由汕回省，至今已三閱月矣，處境之拂逆，精神之痛苦，其間之悲慘情狀實有不忍言，且不能言也，當回省之初，黨事糾紛，學會風潮正盛之時，中正目擊心傷，怒焉憂之，一方慮右派之搗亂，以分裂吾內部之團結，一方慮處置之不平，造成未黨根基之錯誤，至對於軍紀風紀，日漸廢弛，尤使吾心焦灼難安，然猶深信吾同學將士，必能以孫總理之心爲心，知其必能詳明總理之意旨，當不至以區區意見之相左，而自相傾軋也，竊自去年組織政府以來，凡黨務政治，均推汪主席主持一切，中正但有惟命是從而已，卽軍政財政，亦以中央集權爲首倡，故自請解除軍長總指揮之職權，還諸政府，凡東江民政財政各人員，概由中央派遣，決不敢妄薦一人，干涉絲毫，軍區分配，部隊駐防，任由中央之指定，惠州爲我無數將士犧牲而得者，中正且提議劃歸第六軍區，

以免除末流割據之惡弊，至今軍餉總由財部支配，所部軍無宿糧，士盡敵饑，日聞呼苦之聲，亦惟以嚴法繩之，無稍姑息寬縱，當爲世人所共見也，惟北伐未成，爲總理畢生之遺憾，且以此重託於中正者，故回省以來，竭力提倡，中正以爲無論何事，皆可捐棄成見，惟此北伐問題，非貫徹主張，則昔日同志之犧牲，皆成爲無意義之舉動，故不憚正色力爭，期達目的，無如力不從心，所有北伐計劃竟至根本打消，事至於此，中正認爲軍事與政治，已失自動之能力，乃不得不出於辭職之一途，然中正不忍自詆冤屈，以塞同學與將士之心，仍以團結內部，服從黨義自勉，以勉我將士，故嘗一再告誡，以期吾同學將士化除意見，共策進行，勉爲模範軍人，以期完成革命之責任而已，且自本校創辦以來，於今二載，當創辦之始，學生與教職員，不過五百餘人，然而上下同心，精神一貫，無或間言，惟共產與非共產之分，已有一部分同學之成見，存於其間矣，當時總理以容納共產分子，爲革命原素之一種，中正亦以爲本黨非容納共

產分子，不成其爲國民黨，且革命戰線，非聯合共產分子，實爲國民革命之缺點，故自開校以來，惟恐同學岐視共產分子，或因懷疑而起決裂，是以時時以總理之意爲意，對於共產分子，扶持提攜，不遺餘方，務使本校革命之基礎，免除此共產與非共產之分，但期其精神之團結，完我國民革命之責任，以慰我總理之心，此中正二年以來，對於團結內部之苦心，至今未之或變者也，故同學間有以中正爲偏袒共產，或抑置同學爲言者，皆一概置之，但求無愧於神明而已，各期同學，凡能知中正之苦衷者，亦無不爲之體察諒鑒，故其對於中正之言論行動，無論何時，未有起一毫懷疑之心，而且聽從之惟恐其不至，此固中正二年來，對於本校同學親愛之情縈繞胸臆，朝夕所不容忘者也，亦惟有此精神之團結，乃能一出而平東江，回師而滅劉楊，再出而破惠州，盡殲叛逆之餘孽，此無他，蓋同學精誠之所至，故能無堅不摧，無攻不克耳，總理嘗爲中正告曰，「團體不患其小，惟患其不能純一，今本校同志，雖止五百人，如

能親愛精誠，歷久不變，則精神未有不團結強固者，革命基礎，全在於此，望勿有始鮮終，期告厥成，<sup>一</sup>甚矣，本校之責任如此其重，而總理屬望於本校之心，又若斯之殷也，吾同學宜如何淬勵奮勉，團結精神，始終如一，以鞏固此革命之基礎，不負吾總理之期望，又宜如何實行主義，消除成見，以圖戰線之堅固，而達成革命之目的，不意吾總理與廖黨代表及先烈各同學將士之骨血未寒，而本黨本校即爲之精神渙散，團體破裂，回憶去年，梅縣學會紛爭以來，即起有心者無窮之隱憂，言念及此，痛心曷極，一年以來，不啻腸斷淚涸，吞敵唇焦，而乃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忠言逆耳，無濟時艱，卒至兩方各處於極端，竟不顧其根本之頹頹，此皆中正誠不足以動衆，信不足以孚人，有以致之，雖萬死而不能辭其咎也，竊中正自追隨總理革命以來，無時不以犧牲個人自矢，對於革命之希望，惟有樂觀與前進，然如今日內部之情形，長此以往，雖欲不抱悲觀而不得矣，蓋北伐主張，既不能貫徹，辭職又未蒙批准，既不能

蔣介石先生名著集

使之專心辦學，以勵後進，又不許其奮勇前進，以完成革命之責任，卒致進退維谷，挽救乏術，同時軍中黨中，訌爭益烈，青年軍人聯合會也，孫文主義學會也，誹謗主義也，懷疑共產也，傾軋之聲浪，日高一日，中正目擊心傷，不忍坐視危亡，乃與汪主席約期開學會聯歡會於本校，以謀精神之團結，不期聯合會員，屆時又爽約不至，卒使各項問題，懸而不決，妥洽未能，糾紛益甚，遂致演成三月二十日之事變，竟至破裂，而無挽救之方策，二年苦心，諸烈赤血，竟成泡影，本校之光榮，黨軍之成績，乃爲此次（內部破裂）四字，而貽革命歷史上無窮之瑕點，能不悲乎？總之此次事變，雖尙未審明其真相，然不得以個人問題，而牽動全局，尤其中正以校長之地而言之，更不忍擴大破裂，至於不可收拾也，今共產分子，爲免除本軍內部之糾紛，均願以一律自動的退出，並期於他種工作上共同奮鬥，其態度之光明磊落，實足爲同學將士所欽佩，蓋以其少數幼稚分子之謬妄，而歸咎於其全部，心已有所不忍，而况其願自動的

退出，且無一句異辭，是其愛本軍與本校之心，於此可見，而其坦白爲懷，毫無自私之見，存於其間，亦豁然明矣，吾今願軍中同學將士，試一平心反思之，聯會與學會之出發點，究在何處，其立足點，又在何處，是豈憑空而能產生乎？抑有所本，今日所知學會與聯會之幹部，共產與革命之分子，非皆出自吾總理所首創本校之同學乎，如無總理，安有今日之本校，更安有今日之學會與聯合會乎？如此，當知聯合會與學會皆產自本校，而其出發點，自在本校，而其立足點，亦皆在本黨與本校之上，無論學會或聯合會之損失，而其爲本校與本黨根本上之損失則一也，今日退出本軍之同學，大部皆爲聯合會之會員，而學會之會員對之，不知其如何感想也？以此爲樂乎？抑以此爲悲乎？以此爲榮乎？抑以此爲恥乎，嗚呼，『同室操戈』、『自相殘殺』之名詞，不幸加諸吾本校諸同學將士之銜上，蒙此惡名者，是我諸同學，而使諸同學蒙此惡名者，實中正失德不道之所致也，中正誠無顏以見吾總理與已死諸同志於地下矣，吾今特告

本校各期同學曰，今日日本軍分裂之現象，不惟革命前途上受一莫大之損失，即我諸同學，凡爲革命分子者之個人，無形中亦皆受極大之損失，而我團體之損失，固不待言矣，各同學其知之乎？嗚呼，中正旣不能防止分裂未然，復不能補救設法於事後，不惟無以慰退出之同學，亦且無以見軍中之將士，同學乎，吾輩非皆昔日相親相愛，如手如足，同生同死之同志乎，而今則如何？若學會與聯會，易地而處，則學會同學，又將何以爲懷耶？如各同學立於校長地位，則又將何以爲懷也，吾言至此，吾淚涔涔而不能復止，吾之革命觀念，本不許有感情容於其間，然而平心以思，此退出本軍全部之同學，其果人人誣譏總理人格者乎？其果人人違反三民主義者乎？其果可以敵人相待者乎？其果可以仇視相終者乎？其果無傷於已死之總理與同學之心乎？事至於此，吾實不能復抑吾之情感，而知吾同學將士之難堪，吾不能不自悟處置之失當，以致吾親愛同學之分離，吾復不能不自認吾罪之重大，以失革命戰線之聯絡，吾敢直告於諸

同學之前日，吾不願使吾退出本軍同學之難堪，吾不忍本校之同學，終久分裂，如在隊同學，仍予離隊同學以難堪，或爲外人利用，不自知其環境之險惡，則中正惟有與粵人作長別，不忍坐視本軍之解體，使我數萬將士，皆入於自殺之途，而致我手創革命之基礎仍復亡於我之手也，吾惟望吾離隊之同學，不再誣譏總理之人格，實行三民主義之工作，一本親愛精誠之校訓，不宿怨，不懷恨，不尋仇，不灰心，以光明之態度，親愛之精神，捐棄前嫌，續歡同學，則人非木石，誰能無感，吾知軍中同學，必能坦懷釋疑，恢復舊誼，終有共同努力於革命戰線之一日也，如從此以後，勢成騎虎，兩不相下，一方以報復爲事，一方且防其報復，水火冰炭，終不相容，終必至同歸於盡而已，吾今復敢以一言進告於同學曰，吾對今日之內部，吾不能問其是學會與非學會是聯會與非聯會之別，吾只能問其是同志與非同志，是同學與非同學之分也，吾只能問其是與非，情與理，橫暴與親愛而已，如昔日爲聯會，驕橫暴戾，不可一世而忘



其本者，吾必以校長之資格懲之戒之，凡爲本校之同志與同學，其能團結聯合，始終如一者，吾必親之愛之，革命黨員，以革命爲前題，報仇挾嫌者，固非革命之男兒，而防人之報復，怕人之挾嫌，亦非革命黨員之所爲，革命黨員，固無懷恨挾仇之事，亦不畏人之懷恨挾仇也，而况同生死，共患難之同志與同學有何不可解釋之仇乎？情理不能埋沒，是非自有定論，中正惟有以總理之志爲志，總理之心爲心，不偏不倚，公平正直，惟期團結內部精神，實行三民主義，共同努力於國民革命而已，吾同志其思之，其重思之。

# 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時告將士書

六月五日，奉國民政府命令，特任蔣中正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中正才能淺薄，受茲重任，自愧不逮，惟革命指揮，必須統一，黨員行動，未許自由，當此帝國主義與北方軍閥聯合進逼之時，捍難禦侮，猶恐不及，况中正身許黨國，何敢規避求全，既奉明令，惟竭駑鈍，勉効馳驅，且自去歲以來，兩次東征討逆，一度旋師靖難，皆賴諸同志一德一心，同仇敵愾，得以迅奏膚功，迨南路蕩平，廣東遂以統一，今欲完成革命，統一中國，事之艱鉅，十倍曩昔，而諸同志之忠勇奮發，尤必視前百倍，中正敢不從諸同志之後，以盡革命一分子之責乎？國民革命之成敗，全繫於我將士諸同志之身，中正誓與我諸將士同生死，共成吾先大元帥未竟之志，謹於就職之始，列舉四事，爲諸將士告。

一，當認定帝國主義爲吾人真正之目的敵。先大元帥致力國民革命四十年

蔣介石先生名著集

，以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孰使中國不自由，不平等，曰惟帝國主義，故抵抗帝國主義，實爲國民革命最大之使命，諸將士願國民革命軍之名，而深思其義，必知吾人今日一切努力，皆當集中於此。帝國主義一日不推倒，中國人民一日不得甯息，不平等條約之桎梏，使我政治上，經濟上，咸失自由，庶政無由整理，民生日益憔悴。土匪與軍閥，乃皆爲帝國主義之工具，內亂永無已時，吾人與土匪戰，與軍閥戰，實皆間接與帝國主義戰。最近吳佩孚之蹶而復起，謀害我革命根據地，尤顯然得帝國主義者之助，帝國主義與爲其工具之軍閥，所視爲不共戴天之仇者，惟力爭中國自由平等之革命軍人，我革命軍人亦卽誓與彼等不兩立，當此之時，宜以最大之決心，爲最後之努力，帝國主義者，惟有強大之武力與雄厚之財力，我國民革命軍，如以物質言，無論軍械餉項，皆不能與之頡頏，惟今日國民革命軍之物質，與各國革命時代之情狀相比較，則已不可謂不豐，謂將士當以大無畏之精神，預備以吾人寶貴之血肉，抵禦帝國主

義者犀利之槍砲，尤勿忘先大元帥革命軍人以一當百之教訓，就今日軍隊之人員言，固當以一敵百，卽以餉彈之數量言，亦惟有以一比百，乃能使後方接濟不絕，用之無窮也，至於個人成見，尤當爲革命而犧牲，一致以帝國主義爲公敵，殲除帝國主義工具之軍閥與土匪，則僅抵抗帝國主義所必採之手段，革命無難事，惟在始終不變其目的，必有完成其最後責任之一日。

二，當確信國民革命軍，爲中國國民黨之軍隊，革命軍人與軍閥之差別，一則決心與帝國主義搏戰，一則甘爲帝國主義之工具，然其所以致此差別者，尤別有在革命軍人不以軍隊爲私有，惟持主義以奮鬥，軍閥則視軍隊爲私產，防區爲地盤，軍民財政一手把持而囊括之，且不恤倒行逆施，依附帝國主義以求生存也，社會環境至爲險惡，在在足以促軍閥之造成，曾在革命旗幟下之軍人，亦有中途變叛，與軍閥同一禍國者，主義之信仰不深，環境之誘惑自易，中正嘗謂軍閥非盡其本人所願爲，乃環境壓迫之使然者，此言非爲軍閥

怒，乃願我同志深自惕勵，勿爲環境所轉移也，惟三民主義能防止軍閥之發生，三民主義之真精神，爲救國爲犧牲個人自由，爲解放全人類之壓迫，此皆與軍閥根本不相容者，國民革命軍應受黨之指導及監督，成爲黨之軍隊，而竭力避免軍閥之行徑，上級官長當立志不佔領地盤，不把持民政財政，不包庇烟賭，無論勦匪或作戰，所得軍械及一切戰利品，必悉數呈報上官，聲候處置，切勿隱匿不報，據爲私有，希圖擴充私人之軍隊，今日軍閥成爲擴張自己實力之一念所誤，人各求擴張其實力而漫無限制，必至罄所入之財，不足包所需之餉，政治因之紊亂，軍紀因之廢弛，卒之兵日多而無一兵可用，且部屬效尤，同僚猜忌，師欲擴而爲軍，團亦欲擴而爲師，孟子所謂先利後義不奪不麀者，其流弊直無異於自殺，中國革命數十年所以不能成功者，亦惟此而已，中正深信諸將士之必不爲防此，惟爲徹杜漸計，爲完成革命計，祇有努力遵守黨之紀律，實現黨之主義，服從黨之指揮，國民革命乃黨之所有，任何人不得而私也。

，黨代表與政治工作人員，尤應有精神上之輔助團結，政治工作爲革命精神之所寄，其職責之所在，必相與努力，促其完成，不得輕視，此爲革命軍真正命脈之一，慎勿等閒視之。

三，當盡力注意士兵之教育及生活 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政綱，在對內政策第七項中，即規定注意改善下級軍官及兵士之經濟狀況，并增進其法律地位，施行軍隊中農業及職業教育，自國民革命軍成立，兵士之經濟狀況，較前之絕、發餉者，自稍改善，然以吾人之理想實尙甚遠，本年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正即與諸同志提出改善士兵生活案，但仍限於環境，未能實行，農業職業各教育計畫，猶爲事實所限制，不遑計及，今日欲稍提高士兵之生活及教育，惟賴諸將士切實注意，各在其可能範圍內力求改良而已，革命目的，在於解除一般人民之痛苦，士兵即受痛苦最甚之人民，投身軍隊以求解放，若仍使其飽嘗痛苦，則一切主義皆屬空談，中正深信今日士兵皆爲真正革命者

，因其來自田間，備受壓迫，如能明告以戰爭之目的，革命之意義，乃爲其自身求解放，爲我國家求獨立，彼等必皆與帝國主義及軍閥拚死作戰，而我輩統兵者之是否真正革命，則須視其能否注意士兵生活而定，自古名將，無不與士卒同甘苦，視士卒如子弟，今日物質設備，卽有未周，但官長能於士兵之品食服裝衛生經理以及教育事項，多一分注意，則士兵必減少一分痛苦，官長當力求減低自己之生活，而提高士兵之生活，尤必須注意士兵精神上之安慰，對於軍事政治，以及人生必具之各項智識，當隨時隨地，使士兵能有接受領悟之機會，革命事業之成敗繫此，諸將士個人之成敗亦繫此，中正不能不爲嚴格之要求也。

四，當努力使國民革命軍爲人民之軍隊 先大元帥於民國十三年十一月離粵北上時，曾發布宣言，謂武力與帝國主義給合者無不敗，與國民結合以速國民革命之進行者無不勝，今日以後，當劃一國民革命之新時代，第一步使武力

與國民相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爲國民之武力，國民革命必於此時乃能告厥成功，此吾人一日不能或忘之寶訓也；北方國民軍，以能實行「不擾民真愛民」之標語，雖遇強敵，終不挫敗，彼蓋亦接受先大元帥之教訓者，我國民革命軍之有今日，尤全以與國民相結合之故，東江之戰，廣州近郊之戰，南路之戰，皆奉民意爲指歸，得人民之贊助，惟吾人欲求國民革命之完全成功，猶不能以此爲滿足，當使全國人民能起而自謀其利益，蓋以帝國主義與軍閥頑強，我國民革命軍卽能將其擊破，逆料彼等摧敗之餘，反動必且更烈，取精用宏，死猶爲厲，欲使帝國主義與軍閥不能死灰復燃之計，必全國人民皆能起而共同奮鬥，與反動勢力作不斷之決戰也，國民革命之責任，不徒爲人民除平時之禍害，并當爲人民謀永久之幸福，不徒爲人民執捍禦之勞，並當扶助人民使有自衛之能力，諸將士自民間來，必思到民間去，宜隨時隨地，力與民衆相接近，與民衆同甘苦，滿足民衆對於革命軍人之要求，凡本黨政綱所定，與人民團體之發展



及一般之福利有關者，諸將士咸當切實奉行，勿視爲紙上空談，尤必依據大元帥所著之建國大綱，實行軍政時期訓政時期培養人民自治能力之必要政策，蓋必如是而後可使武力爲人民之武力也。

游介石先生名譜

凡此四事，皆爲其犖犖大者，中正深信此四者能實行，則國民革命軍必得完全之勝利，而中國之自由平等，亦即可依諸將士之奮鬥而達到目的，若夫嚴申軍紀，則有革命軍特定之連坐法，與革命軍刑事條例在，而「新兵精神教育問答」「戰鬥祕訣」「日課問答」「革命軍口號」諸條項，黨軍用之而著效者，惟期諸將士朝夕誦諷，勿視爲具文，抑中正尤有言者，自來革命之成功，戰事之勝利，其惟一原則在指揮統一勢力集中，集中則團結堅強，行動一致，乃能發生效力，統一則統計便利，整理有方，平時有系統之準備，各自爲全盤之規畫，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兵多固操必勝之權，兵少亦立不敗之地，否則人自爲戰，各自爲政，命令失效，訓練困難，有利則相爭攘，遇難則相推諉，不

幸小有挫折，輒至全部崩壞，九節度之師，潰於相州，可爲殷鑑，中國革命，歷次失敗，其原因亦多在此，今日爲吾黨生死關頭，再不於此注意，非僅革命無成，我儕咸將不知死所矣，惟所謂集中統一者，必以黨與政府之命命爲歸，而非如軍閥之以個人爲重，中正自立志革命，以至興學教戰，率師東征，未嘗敢稍蹈割據抗命之習，尤不加營私舞弊，斂財納賄，如中正有一毫自私自利類於軍閥之行徑，則凡我將士咸得起而舉發其事實，中正甘受黨與政府極嚴厲之制裁，吾人所任職務，就軍隊系統言，階級不容稍紊，然在黨義上，則皆爲吾志，革命軍之基礎，全在下層，甚願諸將士以同志與黨員之資格，監督上官，勿以階級區分，而致實際睽隔，失却革命之精神，惟實施命令，恪守軍紀，必須嚴厲施行，澈底要求，此爲責任與職權所在，亦不容有絲毫假借也，中正與諸將士情同手足，足託腹心，言雖繁冗，尚不百一，惟冀鑒其愚誠，共同奮鬥，以促國民革命之完成，則幸甚矣，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印。

## 出師北伐時告士兵書

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在就職的第一天，用極誠懇的意思，對於最愛  
愛的士兵同志們，講幾句最重要的話。

第一，革命的意義 我們的軍隊，叫做國民革命軍，是要完成革命的，大家  
都是革命軍人，先要明白革命的意義，我們爲什麼要革命，是要救國家，救  
人民，救自己，救子孫，現在中國危險極了，人民困苦極了，大家都逼得沒有  
飯吃，將來子孫更難活命，這全是我們的敵人帝國主義與軍閥勾結作惡，斷絕  
了中國和一般人民的生路，我們要打倒這些敵人，所以我們要來革命，先大元  
帥革命四十年，完全爲求中國的自由平等，我們現在要繼續先大元帥的事業，  
使得革命澈底成功，一個革命軍人，要有打盡世界上不平的勇氣，要有爲全人  
類謀解放的仁心，何況現在已到了自己的生死關頭呢？

第二，戰爭的目的。戰爭是一件最危險最殘酷的事，我們要救中國，如果能用和平統一的方法，自然最好，但是北方軍閥，做了帝國主義的走狗，破壞先大元帥開國民會議的主張，爭權奪利，自相殘殺，弄得中國天天不得安寧，尤其把我們革命軍人作眼中釘，恨不得由他們來斬盡殺絕，我們要救國，要救自己，除了和他們拚死作戰，還有什麼法子？有些人總說軍人天職在對外作戰，國內戰爭太無道理，這是不懂得革命的原理的話，革命的戰爭，完全是為救國家的獨立自由，求人類的解放，求主義的實現，絕不是為個人爭權利，爭地盤，並且軍閥既是帝國主義的工具，我們和軍閥作戰，也就是和帝國主義作戰，所以我們戰爭的目的，完全是為救國救民。

第三，犧牲的代價。革命和戰爭，都不免要犧牲的，我們革命軍最要緊的口號，就是不怕死，人生都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北方的弟兄們，拿性命賣給軍閥，去替軍閥個人爭地盤，自然死得太不值得，我們為革命而死，為救國

—— 蕭 介 石 先 生 名 著 集 ——

救民而死，爲求自由求解放而死，死的價值真比泰山還重，帝國主義和軍閥，已壓迫我們到沒有生路了，我們生而辱，不如死而榮，爲他們蹂躪而死，不如和他們決戰而死，不自由，毋寧死，是革命軍成功的一個秘訣，世界上什麼事都要有代價，犧牲就是革命的代價，不流血，不能求解放，不犧牲，不能成功，革命，爲革命而犧牲，是歷史上永久的光榮，政府忘不了你們，全國同胞也忘不了你們，我不是但叫你們去死，自己安坐後方，像北方軍閥一樣，我如果偷生怕死，不努力向前，大家都可以殺我，我們大家要一樣齊殺向前去，「好漢死在陣頭上，」殺賊而死，是最快樂最光榮的事。

第四，主義的需要 一個人要有主義，沒有主意，便搖惑不定，容易受人愚弄，一個團體更要有主義，沒有主義，便是私利的結合，也容易被人收買，我們革命軍是有主義的，每一個革命軍人，也必早訂定了主意，如像北軍兵士每月拿幾元錢的餉，便拿性命賣給他們的上官——軍閥，這樣的愚蠢行爲，就

因爲他們沒有主義，我們的主義是孫大元帥創造的三民主義，也就是救國主義，也就是打倒不平的主義，三民主義第一是民族，求我們民族獨立，不許列強來壓迫，第二是民權，求人民權利的平等，不許軍閥官僚來欺侮，第三是民生，求人民生活安樂，不許土豪劣紳來剝削，這些獨立平等的目的都達到，中國便真正太平了，大家就有福可享了，我們爲要實行三民主義，打破現在的種種不平，所以要革命，革命不成，主義不行，是我們莫大的恥辱。

第五，本軍的責任。去年打陳炯明的時候，各軍的名譽很大，後來改稱國民革命軍，是因爲中國國民黨要繼承先大元帥的遺志，完成國民革命，中國國民黨所屬的軍隊便應稱做國民革命軍，實際上，國民革命軍就是本黨的軍隊，黨員對於黨，本有責任，要服從黨的紀律，實現黨的主義，黨軍是武裝的黨員，責任更加重大，從前革命不能成功，是因爲沒有武裝的黨員，現在有了武裝的黨員，再不能打倒我們的仇敵，革命還有什麼希望？以後中國仍受帝國主義

的壓迫，人民仍受軍閥欺侮，大家都弄到生無立足之地，死無葬身之所，全是革命軍人不盡責任的罪過，我們生何以見國民，死何以見先大元帥與各位先烈，大家應該曉得，今後革命的成敗，關係全在我們武裝黨員的身上，要振起精神，一心一德，共同來負這個責任才好。

第六，成功的要素 革命本不是難事，只要革命黨員百折不回，始終不變，總有成功的希望，~~有~~有許多打勝仗的秘訣，武裝黨員一定要牢牢記住，才可以減少犧牲，并促國民革命早日成功。

一愛護人民，這就是實行三民主義的起點，不拉夫，不搶物，不佔屋，你愛護人民，人民也愛護你，行軍打仗，都得許多便利。

二嚴守紀律，革命黨員要守黨紀，革命軍人更應守軍紀，犧牲個人的自尊，而團體的紀律，才不是烏合之衆，才可以打勝仗。

三服從命令，軍隊裏面，最要緊的是服從命令，命令向前，大家便一齊向

前，這樣才可以動作一致，不至於散漫零亂。

四盡忠職務，革命軍人負有任務，一定要完全達到，方算盡職，無論怎樣勞苦，怎樣危險，都不能拋棄自己的職務。

五團結精神，革命軍的同志，都要相親相愛，團結一致，對於上官，尤要親愛尊敬，我們能同生死，共患難，萬眾一心，沒有不打勝仗的，千萬不可意見紛歧，互相猜忌，進退不一，動作不齊，反授敵人以可乘之機，弄得自己一敗塗地。

六不貪財物，軍人貪財，必敗之道，心中記着財物，臨陣不肯向前，打了敗仗，命且不保，錢有何用，即使僥倖逃脫，又能用得幾時，祇有革命成功，大家都可享福，那時才真是我們發財的日子。

八節省子彈，子彈是軍人的生命，打仗的時候，一定要省節子彈，見了敵人，千萬不要驚慌，一定要利用地形，照着孫大元帥所講「藏隱瞄準」的方法



做去，使每個子彈都能打死敵人。

八白兵衝鋒，打仗要緊的條件，是勇氣，是犧牲的精神，如果我們子彈放盡的時候，或接近敵人的時候，應以血肉與炮火搏戰，白兵衝鋒，奮不顧身，最後勝利常常在此。

九不怕敵人，我不怕敵，敵必怕我，我如讓敵，敵必殺我，我要自救，先要殺敵，殺敵祕訣，在向前進，在不怕死，敵被我殺，還有何人來殺我。

十立定脚跟，這句立定脚跟的話，是從前教兵的古法，現在似乎用不着，但是打仗總要穩定，如同現在各動作，先要立正，立正之後，氣就定了，心亦定了，胆就壯了，手亦穩了，如果軍隊排列不動，穩定如山，打仗未有不勝的，只要我們大家同心一致，堅持到底，就是打仗得到最後勝利的祕訣，古人說「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我們今日革命軍將士，大家是同志，如果同心同德，同生同死，敵人那有

不消滅，革命那有不成功，我想說的話太多了，各位士兵同志明白了上面六項，再記住「革命軍口號」，「革命軍連坐法」，「革命軍刑事條例」等等；國民革命一定可以因了你們的努力而迅速成功的，革命成功，不但是救國救民，也救了各同志自己，我敬祝各同志身體健康，爲國爲黨奮鬥勝利，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印。

## 出師北伐時告廣東民衆書

本年六月五日，國民政府命令特任蔣中正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革命軍之責任，在以與民意結合之武力，承繼先大元帥孫總理之遺志，掃除實行三民主義之一切障礙，以完成中國之自由平等，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設置，卽爲集中勢力，統一指揮，一方負責鞏固國民革命根據地之全責，一方便於國民革命之敵人決戰，廣東爲中國革命策源地，尤爲國民革命軍根據地，廣東人士對於革命之犧牲最大，卽其對於革命之責任特重，中正於就職之始，旣掬誠悃以告全國國民，尤願以最懇切最親愛之忱，對我廣東全省父老兄弟諸姊妹致其特殊之敬意與希望，廣東人民，於帝國主義開始壓迫中國之時，卽已表顯其革命勇氣，迨孫總理致力國民革命，前後四十年，自陸皓東史堅如以至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浩氣英風，足爲後死者之模範，遂以造成民國，然十五年來擾攘不絕

，革命同志在廣東之奮鬥愈烈，反革命分子之仇視廣東亦愈甚，廣東人民應一致努力，繼續孫總理及諸先烈未竟之工作，允研究前此革命未成之原因而改正之，於是內部團結之如何堅固，武力與民意之如何深相結合，乃爲今日必講之道矣，龍濟光，陸榮廷，陳炯明，楊希閔，劉震寰輩，襲所假借之名義各殊，而視廣東爲私產，以爲禍於人民則一，凡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者無不敗，若輩今已次第滅亡，而餘孽未盡，輒以港澳爲遁逃數，帝國主義者與北方軍閥猶時利用之以圖粵，因此而廣東人民之痛苦猶未盡去，國民政府成立以來，銳意掃除一切障礙，從事於政治軍事之整理，國民革命軍則尤以紀律爲重，不擾民，不干涉民政財政，不包庇煙賭，以求民衆之安寧，然爲四周環境所制限，凡所設施，恆不能悉照本黨所定之政綱，有蕩滌瑕穢之決心，而祇可先去最甚，有積極建設之宏願，而僅能略具端倪，禦侮需相當之軍備，則餉項之負擔未能驟減，防奸採取必要之方法，則社會之自由未能盡復，廣東爲中國之一部分，

中國革命未成，廣東雖告統一，不能獨享幸福也，我廣東人民蓋早知此理矣，國民政府不妥協不姑息掃除一切反革命分子之政策，當得多數民衆之擁護，黨軍與國民革命軍兩次東征討逆，一度回師靖難，以及肅清南路，皆得民衆熱誠之贊助，中國國民黨領導民衆，從事於國民革命，民衆之參加國民革命運動，亦日以熱烈，省港工人與帝國主義相持逾一年之久，猶不稍懈，最近農工商大聯合，尤足表示人民與政府合作之精神，欲求革命之成，必須團結勢力，且必忍受暫時之痛苦，以求得永久之幸福，我廣東人民蓋深明此義矣，國民革命軍爲人民永久之幸福而奮鬥，果使國民革命完成，三民主義實現，本黨規定之一切政策實施，則中國得躋於自由平等之地位，全國人民不復受帝國主義與軍閥之壓迫，亂源永塞，治本確立，土匪可有真正剿平之一日，以廣東人民之勤敏，物產之豐饒，其時生產事業之發達，又何可限量，此決非不能實現之空想，帝國主義軍閥已日趨於崩潰，最後之勝利，必屬於吾人，惟吾必須忍受暫時之

痛苦，團結一致，以與之決戰耳，中正材能淺薄，惟此身誓爲國民革命而盡瘁，決不敢效尤軍閥，視廣東爲私產，竊名號以自娛，惟中正願爲一切民衆而效死，民衆亦不可不盡自衛之責任，嚴密其組織，整齊其步調，各盡能力，以與政府合作，防止敵人造謠挑撥，離間，中傷之計，使革命根據地日益鞏固，革命勢力日益發展，廣東人民不惟可得確實之安寧，卽其負擔亦必逐漸輕減，故廣東人民之禍福，全以國民革命之成敗爲比例率，此廣東全省人民所宜一致覺悟努力者也，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說明民權之意義，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國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爲團體及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在今日軍政時期，中正當一本此旨以進行，有反對帝國主義，爲國民革命盡力者，中正愛之敬之，必以全力保障其自由，若甘爲國民革命之障礙，與帝國主義及軍閥聯絡勾結者，中正亦必與全省人共棄之，毋使得逞，凡掃除反側，剿滅土匪，促

成廉潔的政治，中正皆必惟力是視，不敢稍懈，我全省人民深念國民革命之重要，革命根據地猶爲國人託命之所，對於國民革命，務有以督責而維護之，是所望也，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印。

## 出師北伐時告海外僑胞書

中正奉國民政府之命，於七月九日，謹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職，統一指揮，集中實力，以打倒帝國主義者之工具賣國軍閥，實行先大元帥遺囑為職責，經有宣言，敬告我廣東全省民衆全國各界同胞，念我僑胞，遠適異國，時時與帝國主義者相接觸，所感受壓迫之痛苦，多而且切，愛國之熱心亦真而且篤，中正尤不得不有一言以相告，溯我國自滿洲入據以來，以愚民媚外為政策，於是列強之帝國主義，乘機而至，武力之壓迫，經濟之侵掠，互為因用，使中國喪失獨立，陷於次殖民地之地位，先大元帥外察大勢，內審國情，知非推翻滿洲政府，莫由改造中國，實現三民主義，故結合僑胞同志，作革命先驅，前仆後繼，至於辛亥，然後滿洲政府始克推翻，夫革命之目的，非僅僅在推翻滿洲政府，乃在推翻滿洲政府之後，得從事建設，致中國於自由平等之域，然而



帝國主義者竟資大借款於滿洲政府之餘孽袁世凱，使依然保有滿洲遺留之勢力，以解散國民黨，浸至馮國璋，徐世昌，段祺瑞，曹焜，吳佩孚輩，代嬪遞興，賴帝國主義之羽翼，久竊京樞，繼續其賣國殘民之事業，益陷中國於萬劫不復，去一滿洲政府，而滋生多數賣國軍閥，豈我僑胞同志奮力革命之本旨哉，是故辛亥之革命，不特未曾成功，而外寇內奸之禍，且變本加厲，先帥憂之，故民二民六之役，兩次北伐之師，皆係繼續辛亥革命之工作，其目的無二，事實原一，即今誓師，猶本此志，而時機益緊張矣，我僑胞贊助辛亥革命於前，豈可中途而廢，夫革命事業，非可倖而致之，必全始全終，乃克有濟，比年以來，我國人感受賣國軍閥之蹂躪，帝國主義者之暴虐，益多且切，羣知革命之不可稍懈，一致參加，共同奮鬥，廣東同胞，尤稱努力，因此努力，故能將軍閥陳炯明，楊希閔，劉震寰等次第消滅，而英帝國主義者經濟侵掠之總兵站之香港，亦受巨創，現在廣東已為廣東人民之廣東，一切建設事業，均在積極興舉

之中，（如北伐順利，軍費可少，更當減稅裁捐，）粵人自由平等之幸福，誠非軍閥勢力範圍內之同胞，可同年而語矣，然而帝國主義者視我革命民衆尤其對於廣東民衆，則深惡痛疾，日謀去此心腹之大患，最近供給吳佩孚軍械，借予鉅款，使其勾結匪類，擾我內地，入寇湘省，窺我門戶，其志在得廣東而甘心也，吳賊勢力範圍內之各省人民，困苦情狀，甚於地獄，但言商務，則一切賣買，均須行用其所印發之紙票，現金則悉被收括，奉與帝國主義者，購買殺人利器，商民欲轉埠者，只准隨帶現銀五十元出口，外埠匯銀回省者，不論由郵局銀行，只准以紙票交付，並設富戶捐資本捐，其數目由吳賊派定，不得短少，明搶暗索，重稅苛捐，傾家蕩產者，比比相望，而於農工之被摧殘，更難盡述，佔民之居，奪民之食，姦民之婦，拉民爲伕，視爲故常，使吳賊之勢力得至廣東，恐三千萬同胞無噍類矣，但革命軍在廣東一日，必不使吳賊得踐廣東一草一木，革命軍爲保護廣東人民，鞏固革命根據地起見，自應北出湘鄂，使

吳賊永不敢作禍粵之想，故爲廣東策安全計，須北伐，爲拯救全國同胞，須北伐，且我僑胞寄生異域，因中國國際地位不平等之故，備受異族之壓迫，禁止入口，驅逐出境之辱，不絕於耳，孰令致之，曰不平等條約，誰爲此不平等條約，曰帝國主義者，帝國主義者何所恃而不恐，曰恃其鷹犬賣國軍閥如吳佩孚輩，衆有多數爪牙，足以脅制中國人民，使其俯首聽命任所欲爲也，嗟乎，中國今日一切不幸之現象，何一非帝國主義者利用賣國軍閥爲其工具乎？故爲僑胞求自由平等計，亦必須北伐，北伐之目的，第一步在打倒帝國主義者之工具，賣國軍閥，並開國民會議，廢除不平等條約，然後建設人民的統一政府，實現三民主義，更當歡迎僑胞，開發地利，使同胞家給人足，中國自由富強，現在全國民衆，已受先帥主義之感化，暗中進行革命甚力，軍閥自身又呈崩裂之象，革命前途，至抱樂觀，我僑胞同志去國萬里，心系祖國，辛亥以前，革命之豪興，於今何如，務望一致團結，澈底主張，贊助北伐，參加革命，使先大元

帥之志願得以圓滿完成，國家幸甚，非僅中正一人感佩已也，整軍待發，書不盡意，諸惟鑒照，敬情毅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印。

# 十八年元旦敬告國民書

當民國十五年一月一日廣東人民慶祝國民革命軍克復東江統一廣東之際，余曾毅然宣言，以吾人堅忍不撓自強不息之努力，總理交與吾人統一全中國之第一步工作，必可於三年內完成，今者此希望幸已達到，青天白日滿地紅之國旗已飛揚於全國矣。

國民革命之第二階段，已詔示吾人從事於國家內部之改造，與以公道平等爲新基礎而改正外交關係，今日國軍編遣會議開幕，對於軍費之確定的預算，與冗兵之切實的遣散，均將解決，此會議之成功，其意義將爲中華民國歷史中預算確立之第一次，內戰自此終了，全國各界同胞自此安心進行其企圖。

外交方面，於此新年亦呈樂觀之形勢：我政府已與十一國締結新約，其中有已同意廢止領事裁判權者，而全體一致承認我國之關稅自主，果能於今日以

後之三年內祇以和平之方法，實現總理所主張之廢除不平等條約，以達到中國國際地位之平等，乃吾人所大願也，我中華統一團結之國民，今日欲求國家之獨立，民族之解放，惟有決定表現其堅決之毅力，繼續不懈之勤勞，一如其在過去戰禍綿延中所具之堅忍的努力，則此方新之工作，必更易達，我三年有成之希望，今重以一語告我全國同胞曰，救國之道，惟在吾人自強不息，中正以此自勉，并願我同胞共勉之。

## 告武漢工界同胞文

工界的同胞，中正現在站在黨的地位上，對你們有一個忠告，中國國民黨是個代表全民利益的黨，本黨此次命中正統率國民革命軍北伐，目的就是要解除全民在帝國主義和軍閥下的痛苦，武漢是帝國主義與軍閥勢力的中心，也就是全民向壓迫效力奮鬥的戰場，工友們是全民戰線中的主力，所以本黨對於武漢工友所受經濟上政治上的痛苦，尤其關切，以前工友們在帝國主義與軍閥之下，忍無可忍，屢次起來對壓迫階級作經濟上的奮鬥，本黨在武漢的同志，沒有一次不出全力盡擁護指導的責任，這種過去的事實，想工友都已明白看見了，現在本黨勢力已進展到了長江流域，帝國主義的走狗吳佩孚已經抱頭鼠竄，不能再來壓迫工友了，這是一個工友們解放運動和參加國民革命打倒敵人的時期呵，在這時期中，工友們和本黨，關係更加密切，步驟更須整齊，本黨急須

確定保障工友利益的實施方法，工友急須受本黨的指揮，工友要增進自身的生  
活與地位，當然要自動的起來奮鬥，但在奮鬥的進程中，必須在本黨之下，受  
本黨的指揮，才不妨害國民革命的進行，工友與本黨，在反動勢力聯合來攻的  
形勢之下，密合則成，隔離則敗，是一定的道理，工友若不受本黨的指揮自由  
行動，結果是被敵方各個擊破，一切希望都歸失敗，工友們應該知道，知道自  
身除為階級利益而奮鬥外，同時是國民革命的職員，在國民革命陣線中，更須  
認識作戰的意義，受本黨的指揮，現在，在帝國主義卵翼下的一切反動勢力，  
正聯合着向革命民衆進攻，我們一致團結起來，確立農工商學兵聯合戰線，或  
因指揮不統一，減少了作戰能力，結果是同歸失敗，同受宰割，在這一重要  
意義之下，工友們非但不該仇視商人，並且須在可能範圍之內，急謀諒解，此  
次武漢工友因要求加資，至於罷工，是工友應有的舉動，現在的物價，較八年  
以前加了三倍，工人所得的工資却還是八年以前的工資，生活困窘至此，自然



有必要，但在此要求工資中，必須有加指揮與組織，才能整齊有效，否則一方自由行動，雙方相持不下，影響本身問題的解決，影響大更會搖動到國民革命的戰線，根據以上的理由，特將十二分至誠，勸告武漢的工友們，你們要求加薪運動中，須認真國民革命陣線受本黨的指揮，至於對商人方面已經另有通告，勸他們自動增加工資，趕籌解決方法了。

# 告武漢商界同胞書

武漢的商界同胞們，中正站在黨的地位上，對你們有一個忠告，中國國民黨是個代表全民利益的黨，商人們的利益，本黨是當然尊重的，但商人要脫離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壓迫，要生存安全，必須與工人階級合作，參加國民相革命在國民革命戰線中，商人工人，地位相等，生死相依，只就這一點論，商人已有尊重工人意志的必要了，商人所得的贏餘，幾乎全部是工人所贈送的，若只圖自己豐衣足食，不管工人困苦顛連，在人類的同情心與中國的舊道德上，也都說不過，所以現在的商人，對於工人急迫的要求，是不該拒絕的，武漢工人所靠着生活的一切物價，比八年前已增加到三倍了，工人所得的工資，却依舊是八年前的工資，這樣，工人們如何過活得來，每月十二元工資，平均每日只四毫，已不夠養活一家了，何況還有不到十二元之半數的，三分一的，這樣，

商人們是關心得到，早該不待工人要求，自動增加工資了，可惜商人沒有想到，發生了此次工人因要求加資不成而罷工的事故，工人在軍閥壓迫之下，受着飢寒，無法申訴，現在他們見軍閥已倒，本黨在武漢已得了實施政策的機會，便提出了加資要求來，這是本黨所不該漠視的，同時，本黨對於調治勞資，鞏固國民革命戰線的責任，斷斷不敢放棄，所以將此十二分至誠，勸商人，「你們在勞資問題勃發中，應該用十分善意，自動的與工人協定條件，解決糾紛，革除賤視工人的惡習，同作國民革命戰士，」對於工人，已另有勸告，希望商人們注意體察本黨的好意早早解決工潮，大家好安心樂業，還有一句話，要對商人們說，人民生命財產，本黨與國民政府當然要全力保護的，快要破產的中國，有許多處全靠商人來挽回振作，本黨與國民政府斷乎不會蔑視商人的，希望商人們不要輕信謠言，中了敵人離間國民革命的詭計呀。

# 總理蒙難紀念告同胞書

距今七年以前，即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陳炯明稱兵叛變圍攻總統府

總理蒙難兵艦，與叛軍相持五十餘日，中正當時相從危難，親見總理孤危苦鬥，奮不顧身，迄今思之，猶歷歷如昨日事，此役爲本黨革命過程中之頓挫，當總理大無畏精神所啓示，卒肇後此革命之進展始基，可見唯努力革命，爲能支配一切之環境，而總理所謂之最後勝利，必當歸於最後努力者，實爲吾黨同志應永遠遵守之寶訓，值此重要紀念悲愴之餘，顯以所懷爲吾黨同志告，總理在蒙難中表現之精神其最重要者，爲負責不苟，叛軍圍攻公府之前，有聞陳逆密謀而迭告于總理者，而總理迭不爲動也，及叛軍垂迫，公府四圍，已布步哨，若非當時各同志扶掖以行，而總理尤表示守死勿去也，及其移駐軍艦，陳逆一方以砲火相圍攻，一方利用帝國主義者相威迫，自六月十六日

起以至於八月十日，無日不在生死呼吸中，而總理鎮定如恆，百折不回，毫無灰心，絕不肯輕棄職守也，此種大無畏精神，固爲同志所當效法，然觀於總理由抵滬，致表宣言，所謂義之所在並力以赴，威方非所畏，危險非所顧，務完成中華民國之建設，俾人民咸蒙福利始盡，則知大勇實基於大仁，惟有重視革命之責任，造次顛沛，不肯須臾放棄，而使此身之成敗安危，有不遑顧及者，守義之誠，負責之篤，尤爲永久不刊之規範美，竊嘗思之，今日革命勢力之擴展，較之總理蒙難廣州時代以云憑藉之廣，實已不啻百倍，然主義未行，統一未固，民生之痛苦未解除，民族之平等未實現，而叛黨叛國之徒，與軍閥官僚，共黨政客，及各種反動勢力，聯成一線，其倒行逆施，以謀反革命者，亦未有如今日之甚也，此時一有弛懈，不獨前功盡墜，且將陷我民族於萬劫不復，後死責任之重大，更非言語可以形容，總理在世，吾人之奮鬥，猶有所秉承，今既總理一逝而不可進攀，吾人雖兢兢業業，一致奮勉，猶恐不及

，若對於革命者，負責力行之精神，爲後知後覺所能學步者，而有不克踐履，則革命民衆之要求於總理遺留之大任，將雖爲負荷而保障之乎？中正自致力革命以來，屢以同志之督責，勉膺黨國之大任，常覺疚戾孔多，無日不思引退而補過，三次代表大會時，曾詳明於前，及視師武漢，復披瀝愚誠，期於軍事告終，總理奉安以後，解職休養，以圖效力於將來，而國內戰爭，又不旋鍵而起，黨國危機，紛乘未已，統一基礎，動搖時虞，中正誠不難頌踐前言，及時乞退，然內省革命之職責，追懷總理之提命，輒又不攀繞室傍徨，苦思冥索，終以國家統一，未臻鞏固之時，非吾人拖泥小節放棄職責之會，總理昔日，在粵蒙難，猶不自惜保貴之軀，中正何人，敢私頂踵。總理論吾人以革命，應不談成敗，不畏困難，中正何人，敢疑避謗，是用取消辭意，追隨中央，繼續自效，凡此出處之決定，悉本革命之立場，今敢坦率陳達於諸同志之前，亦期無忘總理負責之精神，願吾同志，一致以繼承自勉也，吾同志當知今日

革命最嚴重，最危難之時期，而民生困難已達極點，惟望確立統一之基礎，方可保障革命之實現，而其道厥在吾同志各盡所能各專其事，努力負責，以聽命于黨國，凡恬退以鳴孤高，因循以示遜讓，均非所以應革命之需要，抑亦無以對畢生奮鬥之總理，一義之所在，并力赴之一，必完成國家之建設，人民均蒙福利，而後吾人之責任始盡，爰相規相助之義，不辭爲吾黨同志反覆陳述，期共勉之。

# 出發剿匪前告全國將士書

(上略)中正此次赴贛剿共，臨行之前，國恥黨仇，萬感交集。對我全體將士，公私急切，想望情殷。更有不能已於言者也。慨自革命未成，赤禍方殷，中央依國民會議之決議，應全國民意之要求，已矢最大之決心，誓集全國之心力，弭此民族巨患，以竟革命全功，中正秉命黨國，督率軍旅，深惟國家安危之頃，正我袍澤效命之秋，特抒惻忱，以相勗勉。凡我袍澤，自必同仇敵愾，滅此朝食，以盡我革命軍人報黨國之天職也。中正以爲吾全國軍人之在今日，應有屹然不搖之決心，方能膺此時代艱鉅之使命，下列二義，必須明認篤信，一曰戒除內戰，保障統一，蓋國家今日克有此統一之局面，實犧牲我無數將士先烈之碧血所造成，吾人痛定思痛，應時刻追念先烈死事之悲慘，與戰地同胞之苦痛，當以全力保障國家之統一與和平，澈底爲民衆解除痛苦，故今日國家已編定



之軍隊，宜竭全力以剿匪，舍此以外，決不在國境之內，以軍隊與軍隊作戰；蹈同室操戈自相殘殺之譏，徒爲赤匪造成機會，以貽民族無窮之禍根，此中央所以不顧一切，決定以殲滅赤匪爲唯一之急務，中正願我全體將士，有深刻之認識者一也，二曰剿滅赤匪，安全社會，國民會議曾有決議，凡剿匪得力部隊，國家應特加愛護，優予保障，我將士苟剿匪有功，當然得人民之敬愛，而就中國國防需要，與實際國勢論之，已經國家編定之軍隊，政府惟恐其培養充實之不及，又何有遣散之可言，中國今日，實不患貧困，而獨患內亂，實不患財政之充裕，而獨患國家之不統一，與地方秩序之不安定，以中國區域之廣，國防之大，人民之衆，富源之厚，現有軍額，決不能謂爲過多，苟能政事入軌，國力充裕，現支軍費，豈但無須減少，且當逐漸增加，今日之不察事實而倡言裁減軍隊之論者，或製造編遣之謠詠，使我軍心不安者，非特無革命常識，而且無國家觀念，苟非喪心病狂，何至於此，凡吾革命軍人，固深明此義，自不

爲所欺惑，中央斟酌國情，權衡需要，亦既明定軍政大計，認爲現有軍隊，決無須乎裁遣，而我全國將士，既矢以身許國之誠，即應終身以干城自勉，此中正敢負責以告全國將士者二也，明乎以上二義，我全國將士，應知今日革命軍人之處境，如能以國家與民族爲前提者，則不患無以自存，而祇患無以自效，民族最大之禍患，既爲萬惡之赤匪，則我革命愛國之軍人，自均應引撲滅赤匪爲己任，凡受命擔任剿匪之軍隊，固宜以一當百以十當千，即其他非直接擔任剿匪責任者，亦應安心整理，加緊訓練，綏輯地方，恢復秩序，使剿匪軍隊，得以專一於任務，而無後顧之憂，抑又不僅現設軍人而已，凡昔曾參加革命，而中道攜離之軍人，誠能於此民族存亡危急之秋，認明大義，不爲反動所惑，不爲赤匪張目，扶持國家元氣，助成剿匪使命，則中正他日必將呈報中央，寬其既往之過誤，俾仍爲國家之干城，吾人置身戎行，應有愛國之赤誠，武士之血性，豈能任赤匪腥羶，搖我國族，此又我軍人應共有之自覺也，夫惟吾軍人

有衛國之天職，故禍國害民之反動份子，常欲得吾軍人同甘心，中傷誘惑，機險百出，若非篤信主義，絕對服從中央之指揮，常不能自免於危機，試觀過去叛變，卑污政客，何次不以吾軍人爲工具，當其結果，彼輩或暫逞權位利祿於一時，而我被誘之軍人，則永被天下之僂笑，且歷次事例，凡離開黨國附反動者，無不滅亡，擁護中央，堅苦奮鬥者，無不成功，中正每念及此，常爲吾袍澤懷懷於深閭失足之危，而決不惜此身，永爲吾革命軍人光榮歷史之保障，最近反動氣勢，又趨囂張，爲匪張目，如中風狂，對於中正，誣之以擁兵自重，詆之爲軍人獨裁，毀斥百端，有如毒矢雨集，中正百戰餘生，飽經憂患，尙有何求，如爲個人計，豈不以自効下野爲得策，今茲所以含誦忍辱，未敢言去者，徒以國恥未雪，主義未行，先烈之血未乾，總理之遺志未成，誠念革命爲責任，而非權利，斷不能放棄國家民族之責任，亦深信今日中正苟因小不忍而中反動派之毒計，以一退自得，則此後將士之流連，國民之困苦，必十倍於今

時，國族滅亡，不僅吾人生無容足之地，將士先烈，且亦死無埋骨之所。中正深念總理付託之重，昔日先烈與陣亡將士死後之慘酷，即使更有千百倍於今日之侮辱逼迫，中正亦唯有甘之如飴，一息尚存，決不忍輕棄職責，使我全國袍澤，一無保障。革命大業，因而中斷也。中正行將出發鄂贛，督率各軍圍剿赤匪信賴總理之威靈人民之助力，諸將士之忠誠戮力，必能於最短期間，肅清匪禍，奠安國族，幸而完此素願。決當解甲歸田，表我心跡，然軍人以身許國，不能成功，誓當成仁。苟中正因此捨命疆場，克隨總理及諸先烈將士於地下，則對我全國袍澤，惟望始終認定中正所指之光明大路，永不為反動政客作工具，使我全國袍澤，自相殘殺，尤望吾袍澤，對剿滅赤匪，誓死奮鬥，繼克中正之遺志，為先烈爭正氣，為民族除大害，以表示我中國革命軍人之真精神於世界，凡此披肝瀝膽之言，不欲為外人道，亦不足為外人道。吾為對於死生患難多年相共之全體將士，懇切叮囑，我諸將士，視此為長官之訓示也可，為家

人之兄弟之詔告也可，卽視爲中正預留之遺囑也，亦無不可，捨身報國之死無他，唯吾全國之將士，咸相與身體而力行之。

## 告剿匪軍官書

忠勇的軍官同志們，剿滅赤匪，為全國民意一致的要求，現在中央已依照國民會議，鄭重的決議，下最大的決心，努力於最短期間，一鼓殲滅，以解救目前被匪蹂躪壓迫的民衆，消滅中國民族生存發展之障礙，諸位同志，是國家的干城，是人民的先鋒，在此關繫於國家安危和民族生存的剿赤軍事進行中，必須敵愾同仇，誓死奮鬥，而尤須明切的認識與瞭解下列二點，⊖ 奮身於黨國，以表示我革命軍人的真精神，萬惡的赤匪，是我們誓不兩立的敵人，赤匪的力量澎漲一分，我們的生機便斷喪一分，所以赤匪的存在與蔓延，和我們革命軍人的生存，兩者決不相容，我忠勇的將士，既然以身許國，就必須以撲滅赤匪為自己唯一的職責，以救國家民族者而自救，在軍事進展的時候，決不能存一毫保存實力的私心，逡巡遲疑，致使赤匪日益猖獗，因為赤饒苟囂張無已，

我們個人的生命，尙且無以自保，實力又安所用，何況我們以一當百，以十當千，去剿除流寇式的赤匪，勝利必然屬於我們，卽或偶有損失，政府自必適應國家的需要，力求補充，而對於努力的同志，並將予以特殊的褒獎，和下次的拔擢，單者易折，衆則難摧，這是一個很淺顯的道理，赤匪雖狡，祇須我們參加剿赤的軍隊，能夠同心合力，彼此收互助之效，必不難在最短時期內，將他們消滅淨盡，假使我們人自爲戰，甲軍進而乙軍袖手旁觀，不但甲軍因勢孤而失機，且將使乙軍受連帶的影響，而同遭挫折，所以這一次剿赤，必須屏除隔岸觀火的態度，要各友軍同生死共榮辱，大家嚴密團結，一致並進，同時向赤匪進攻，然後才能收羣策羣力的效果，消滅赤匪於俄頃，而救國家民族於險危，以上二點，和我們這次剿赤戰爭的成敗利鈍，有極大的關係，各同志已數北伐討逆諸役，惡戰苦鬥，尙能博得百戰百勝的光榮，似此區區數萬的流寇，若一任其豕突狼奔，害家害國，豈不是我們革命軍人的恥辱，現在蔣總司令已經赴

親前方，躬冒矢石，指揮督剿，與一般士卒，同嘗甘苦，希望諸同志必須上體總司令大無畏的犧牲精神，下副全國國民殷切的期望，以最後的決心，爲最大的努力，消滅赤匪，綏靖地方，那才是革命軍人無上的光榮，那才可以使全國國民愛戴我革命軍人，永久而勿替。



## 告匪區民衆書

蔣介石先生名集

親愛的民衆們，你們在匪區內，已經受夠了，赤匪的蹂躪，赤手空拳的民衆，自然無力抵抗赤匪的橫暴，只好讓他焚殺劫掠，在朝不保夕的慘狀下，忍泣吞聲，過非人的生活，縱使有些隨聲附和的民衆，然而多半是受其脅迫，有的是爲着勢孤力薄，不能抗拒，有的是爲着無衣無食，只好屈從，決不是甘心從匪，這種情形，政府已十分了解，對於安分守己的良民，固然憐憫他們的苦況，對於被迫從匪的民衆，也充分的予以同情，我們知道，赤匪一天不剪滅，匪區民衆的痛苦，決不能解除，現在中央以最大的決心，厚維的兵力，期於最短期間，澈底撲滅赤匪，要從水深火熱中，把你們拯救出來，使你們能永遠安居樂業，同時你們也應該在匪區內，自動的嚴密組織起來，以便剿匪軍隊進攻時，好作國軍的內應，萬一你們沒有能力機關會去組織，也應該趕快逃出匪

區，將赤匪的情形，報告國軍，作國軍的嚮導，這是你們的生死關頭，你們要各自努力，假若你們不趕快覺悟，一旦匪區攻破，良莠難分，玉石俱焚，那就後悔也來不及了，匪區的民衆們，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個，盜賊的結果總是歸於滅亡，你個切不可再爲邪說所煽動，爲暴力所脅制，疑慮反側，內循自誤，你們唯一的生機，只有要求中央軍隊，迅速肅清萬惡的赤匪，你們唯一自救的方法，就是援助中央軍隊，克復赤匪所盤踞的地方。

# 告湖北水災被難同胞書

中正入贛督師，兩月於茲，抱殺身成仁之志，期於最短期間撲滅赤匪，卒賴我總理在天之靈，諸將士報國之殷，義師所至，匪膽爲喪，匪巢盡破，斬獲無算，刻正督令前線各軍，窮追搜剿，不久必能澈底消滅也，乃不幸赤酋將熄，天災又臨，大江南北，洪水氾濫，禍事之慘，災情之重，亘古未有，中正聞耗，五內如焚，乃奉政府急命，兼程來漢，謹掬誠摯之意，慰問我數百萬被難同胞，抵漢之日，目擊心傷，每睹慘况，悲哀怛惻，不知所懷，竊念我鄂省同胞，於屢受軍閥叛逆與赤匪相交蹂躪之餘，復來此空前未有之奇災，同胞何辜，遭此浩劫，中正無狀，尤深負疚，政府今日惟一之急務，爲救濟災民與消滅赤匪，以安定我國家與社會，本此毅勇之決心，爲謀迅速之救濟，故已籌撥鉅款，指派專員，馳赴各地，積極施賑，同時正多方籌劃，以謀根本救濟之力，

須知此次水災之奇重，不僅影響長江人民之生計，實關係中華民族整個之生存，吾人能迅速恢復災後之社會，即能維護民族前途之生機，故政府必竭其全力，誓為災民負救濟與保護之責，我被難同胞，亦應共體斯意，嚴守秩序，鎮定心神，以應付此嚴重之環境，毋為奸人邪言所惑，毋為宵小詭計所乘，聽受賑濟人員之指導，遵從管理人員之指揮，維持社會秩序之安甯，方足使各項工作，順利進行，解此厄運，登諸衽席，更望全國同胞，通力合作，本人類互助之義，懷救災恤憐之德，解衣推食，救人救己，持之以剛毅之志，率之以赴義之勇，與洪水搏鬥，以挽此浩大之劫運，人力勝天，毋懈毋怠，則天災國難之來，吾人必能戰勝一切也，謹以血誠，為吾被災同胞切告之。

## 新運週年紀念告全國同胞書

新生活運動者，實爲我中華民國新生活之基點也，其目的在以吾民族固有美德之「禮義廉恥」，著爲國民日常生活「衣食住行」規律，在由外形之訓練，促進內心之建設，此乃極平凡之運動，亦即針對我民族當前環境與病態之良藥也，計自去歲二月十九日，從南昌開始倡導以來，迄於今日，已閱一年，茲爲檢閱既往，策勵將來，以達成上述之目的起見，特再申述其要旨，並指明其繼續努力之途徑，以告我全國同胞共勉焉，當本運動去歲倡行之初，因我國人懇求民族復興之殷切，全國響應，各地風從，進展之速，得未曾有，惟以初時各地組織既多歧異，理論亦未盡同，而推行運動之方法，尤複雜紛馳旁鶩，漫無準則，乃於五月間製定「新生活運動綱要」，詳釋意義，規定程序，復於七月一日成立新運總會於南昌，訂立組織大綱，改組全國各地新運會，並示以進行

之軌範，分期漸進，逐步推行，由己及人，由淺入深，由不費錢不費時不費力之事作起，而再及其餘。由機關團體學校及公共場所等處作起而漸次推及全體社會，先以「規矩」與「清潔」兩項，為第一期運動之中心工作，於是自由發展之狀態，進於整齊劃一之途程，回顧此一年以來，全國各地，其成績進度，雖未能盡如吾人之所期，然幸賴各方賢達，與全國同胞，一致推助，努力奮發，使本運動之觀感與「規矩」「清潔」兩項之意識，得以深入人心，漸成風氣，造成相當之基礎，此實可引為無限欣慰者也，第一「規矩」「清潔」，兩項之致力，不過為本運動之初步工作，冀藉此矯正我國人陳腐生活之入手方法而已，今欲適應我民族之需要，發展我民族之生命，自非進更一步舉我全國同胞日常整個生活，實現新運綱要中所示之軍事化生產化藝術化之三大原則不成功，所謂軍事化者，並非欲全國同胞悉數武裝偕赴疆場也，只期其重組織，尙團結，嚴紀律，守秩序，知振奮，保嚴肅，一洗從前散亂浪漫推諉因循苟安之習

蔣介石先生名著集

性已耳，所謂生產化者，亦非欲全國同胞，皆作農工或盡事商賈也，只期我同胞人人能節約，能刻苦，能顧念物力之艱，能自食其力，以從事勞動生產之途，一洗從前豪奢浪費怠惰游蕩貪黷之習性已耳，所謂藝術化者，更非欲全國同胞均效騷人墨客畫家樂師之所為，只期其持躬接物，容人處事，能肅儀循禮，整齊清潔，活潑謙和，迅速確實，一洗從前之粗暴鄙汗狹隘昏愚浮僞之習性已耳，上述三化之原則，果能一一躬行實踐，勉習勿論，則「禮義廉恥」之條件，靡不具備，一個人之生活如此，則其人必精進而有為，一民族之生活如此，則其國必富強而繁盛，今欲使我全國同胞，實現此三化生活之精神，則其具體之辦法，第一應實施民衆之訓練與組織，第二應促進社會合作事業之組織，第三應加緊各種社會教育之普及，凡我各地負倡導新生活運動之職責者，亟宜分別組織勞動服務團，依上辦法，安定計劃，流入民間，努力指導，而此服務團之組織，應即以公務人員學校勞之，自強不息，始終不懈，負風動教化之責。

則新生活運動，乃克益切於實際，亦得符由淺入深推己及人之本旨，而我復民族之基礎，自不難由是而益臻鞏固矣，邦人君子，幸共勉旃，蔣中正二月十九日。



# 勸告四川紳耆服務桑梓協助剿匪拯救民衆書

## 衆書

赤匪滅絕倫紀，罔顧宗邦，屠殺焚劫，酷於閻猷，此其罪惡，在過去江西贛南及我四川通南巴各縣，發洩無遺，早爲舉世所熟知，若此萬惡亦匪，一日不滅，不惟我中華民族心腹之患，一日難除，卽我全川同胞亦永無安居樂業之日，而其所過地方之民衆，大受荼毒，則更無待論矣。比者朱毛潰奔川南，徐匪傾巢西竄，察其企圖，實欲會股川西，另造蘇區，然究其實際，則殘匪節節崩潰，實已勢窮力竭，正爲根本聚殲惟一之良機，現今在川全軍，或則分頭窮追或則扼要截擊，中正躬來督師，尤必嚴明賞罰，誓掃氛焰，振我川民，惟有前方進剿，固爲軍隊專司之任務，後方協助，則民衆應同肩其職責，所賴川省

物望素隆，民衆信仰之耆老賢良，本休戚相關之義，一致興奮，速回本籍，負責領導，組織民衆，廣築碉堡，實行清查封鎖，以及擔任運輸偵探通訊聯絡等事，增強地方之自衛。方策進軍隊進剿之便利，年來川省賢達，糾合羣力，組織協剿機關，募集款項，安撫流亡，贊助各縣，共圖事功，已著成效，若能本此精神，擴而充之，羣策羣力，見義勇爲，則澄清安定，期月可致，蓋目前川南川北兩處股匪，皆屬實力大進，物質恐慌，其必將乘隙窺虛，到處掠奪，裹脅壯丁，冀作垂死之掙扎，要爲必然勢之，如果各縣地方，胥力足自固，堅壁清野，使匪一無所獲，則殲滅之期，亦自隨之縮短，川民卽克早脫於水火，向者江西剿匪，該省士民曾有協助委員會之組織，軍民合作，歷經兩年，始終不懈，深資得力，今川省剿匪工作已屆浮屠合尖之最後關頭，凡我父老同胞，當不分派別，不較恩怨，不以避難離鄉求苟安，不以袖手旁觀爲得計，相牽投袂而起，協助進行，則中正必以肝胆相照，腹心相倚，相與共同戮力，完成天

職，昔石達開率十萬餘之衆，尙覆亡於川中民衆之手，矧今赤匪順逆勢殊，尤非石比，以川多才，詎肯任其魚肉，顧亭林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想我川中耆老賢良，救鄉自救，定具同心，而有以副桑梓同胞殷殷之望也，用布惓忱，維希垂鑒，蔣中正。

# 告川康陝甘寧青民衆協剿赤匪書

川康陝甘寧青各界同胞，赤匪禍國，爲患經年，毒蛇猛獸，遜其兇殘，滅國覆宗，絕非顧惜，所過之處，民無噍類，地成焦土，比年以來賴我全國民衆與忠勇將士，同心協力，贛閩湘鄂豫皖各省之匪，得以摧巢傾穴，次第蕩平，僅朱毛殘股，潰竄邊陲，徐匪在川，尙形猖獗，中正受國家付託之重，忝總軍旅，一隅未靖，怒然心憂，是以躬赴巴渝，督師進剿，更赴滇黔，揮軍追擊，數月之間，徐匪已受重創，不能負隅自固，朱毛殘餘無幾，更若喪家之犬，最近該兩匪自知勢窮力盡，急圖合股川西，冀作垂死掙扎，察其最後崩潰之末路，不外兩途，苟非橫竄康青，則必北向甘陝，倘果一旦突圍獲逞，不特其殺人放火之毒骸又將重演於西北，且亦爲我中華民族心腹之大患，中正茲已馳抵成都，嚴監諸軍，加緊圍剿，預料最短期間，乘其竄突，悉予殲除，以拯我同胞

於水火，絕我民族之大害，凡我川康陝甘甯青各省民衆，救鄉救國，義無坐視，滅此朝食，必具同心，值此殘匪亡命圖竄，聚斂在即之時，亟應併力同心，急起協作，一方增強地方自衛力量，一方協助軍隊進剿之便利，茲特將各地民衆應行努力之辦法，分別指示於次，(一)編組保甲，清查戶口，實行連保切結，以清除潛伏之匪類，(二)整理地方保安隊，並編組壯丁隊，或制共義勇軍，以充實自衛之武力，(三)組織偵探網，盤查各守望隊等，並爲進剿軍隊與鄰近地方團隊擔任通信聯絡，以增加防剿之力量，(四)建築碉寨，以備防堵，興築公路，以利軍運，勵行封鎖，勿使一絲一粟，輸入匪手，必要時，並自動集中糧食，堅壁清野，以免爲匪所乘，(五)與剿匪官兵聯成一氣，指臂相扶，以收軍民合作之效，民衆之間，尤應互相宣傳，造成剿匪安鄉之堅強意識，以爲剿匪之後盾，(六)勵行新生活運動，明禮義廉恥於衣食住行，由民德之增進，謀民力之充實，以振發頹敝，轉移風氣，製成禦匪之精神的壁壘，以上六端，皆爲我民族自

強自救，協助剿匪最爲有效之良法，徵之前賢戡亂之史實，證諸近年鄂贛等省剿匪之經驗，大都得力於此，卓著成效，我川康陝甘甯青各省之民衆，應即急起直追，努力實行，各盡其能，各竭其力，掃除一切苟安與自私自利之惡念，各本一片公忠誠之信心相與激厲，共赴事功，則衆志成城，匪雖兇狡，必將無所得逞，而後大軍圍剿殲滅，更見迅速，祖宗丘墓，克永保於無虞，井田完固，咸得安其生業，豈唯自救巨患，亦且功在國家，昔秦良玉以一土司之女，尙糾合能羣衆，蔚成勁旅，摧挫強賊，保障川東樂山，楊展以退閒之身，倡辦團練，雖兇悍如張憲忠，尙爲所敗，上下川南悉託安全，揆諸當日事勢，固由一二英傑爲之倡率，亦賴衆心相應，乃致其巧，是知謀事在人，古今無殊，消滅匪盜之良法，莫過於鄉邑之同心，所願我川康陝甘甯青各省之民衆，一致振奮，相與戮力，不避艱危，不辭勞苦，實行中正所指示各項剿匪自救之方法，以謀國之家與閭閻之安寧，則不徒剿匪前途，深資利賴已也，幸各勉旃，蔣中

蔣介石先生名著集

告川康陝甘寧青民衆協剿赤匪書  
正六月十日。

## 告共產黨政軍幹部人員書

中國國民黨爲救整個中華民族之危亡，來領導全民族與日本帝國主義者作殊死戰，爲欲節省肅清內憂的時間與力量，故向你們提出最後的忠告，希望你們能恢復人性，作深切的反省，而望澈底的覺悟，今姑不說你們殺人放火，擄掠綁票，專以毀滅農村社會，慘殺無辜同胞爲目的之行動，早已拋棄了一切主義政策，淪爲真正的土匪了，即便退一步承認你個的主觀中仍以爲是正在向着共產主義追求實現，而共產主義之不能實現於今日之中國也，已經在你們自己的結論中得到鐵的證據，你們自己說，中國自有共產黨以來，沒有一時一刻不在錯誤陣線當中，十五年十六年有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錯誤，十六年十七年又有瞿秋白盲動的主義錯誤，十八年六次大會又發生了農民問題職工運動的錯誤，至所謂立三路線的破產，鄧中夏退却前線的荒謬，都是你們自己所宣告，以次



推論你們便再幹若干年，也無非是一個錯誤的環境，這種鐵的事實是在雄辯着共產主義不能施行於中國，即共產黨不能存於中國。

無論你是什麼策略，什麼路線，左的右的，折中的，總之是此路不通，遲早要壽終正寢，眼前你們最大的矛盾便是在空喊打倒帝國主義口號之下，來延長幫助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沒有絲毫反帝國主義的工作，而且障蔽破壞民族的反帝運動<sup>也</sup>尤其是在一二八事變以後你們在贛南贛東豕突狼奔企圖破壞反日的戰線，搗亂抗日的後方，這無異於與日本帝國主義者內外呼應，就你們的立場說，非打倒帝國主義不能建立共產主義，而帝國主義者所持以解救其經濟的危機之唯一途徑，為加緊落後民族與殖民地之侵略。

況且你們也明明知道，「日本佔領東三省是帝國主義新的瓜分中國的開始是進攻蘇聯的具體極危險之步驟，」（見偽中央第四次代表大會政治任務決議案，）然而你們偏偏要在後方極搗亂之能學為民族反帝運動之死敵，你們不僅

是中華民族的罪人，而且是蘇俄聯邦的仇讎亦就是共產主義之叛逆，你們彷彿又在自欺欺人說要打倒中國國民黨的統治然後由我們出來領導民族反帝運動，這簡直是等於夢囈，你們離叛了中國國民黨的陣線，要爭取無產階級革命的領導權，現在經過好幾年的試驗了，你們所得到的是什麼？無產階級所得到的又是什麼？難道你們不可以自己照照鏡子麼？朋友，帝國主義者槍礮已對準了我們中華民族全體同胞的胸膛，民族的危亡，間不容髮，自救或是自殺，再沒有躊躇的可能，反帝尤其是反日，原為中國全民族共同的迫切要求，你們如尚有智慧與理性，應立即放棄一切。

放棄迷夢，表示一致抗日，那末你們從前的錯誤與罪惡都可一筆勾銷，而得到民衆諒解，如其不然，始終執戀少數人的野心與慾望，始終要為民族抗日的障礙，那我們已經準備，將不惜犧牲一切，先撲滅這阻害全民族求生之路的魔鬼，方能打倒侵略的帝國主義。

總之，能與我們共同反帝抗日的，即認他爲朋友，如果來搗亂我們國民革命工作的，就是我們的仇讎，爲友爲仇，生死利害，望熟圖之。

# 上總理書

中正匆促言旋，途中稍有感冒，致回里後，身嬰微疾，呻吟床第間者四五日，現在熱度雖退，而元氣尚未全復，病體懶慢殊甚，惟對於本黨進行計畫，仍日夕貫注全神，未嘗須臾忘也，此次勾留廣州旬日，決定援桂要綱，競存汝爲均各贊同，心竊幸之，然目前爲中正之所切憂有一不忍言，而又不能不言者，厥爲選舉總統問題是也，上次因此意見紛歧，致滋誤會，嗣經商榷一再，始行解決，惟現在爲期伊邇，根基尙虛，桂逆旣未剷除，西南難望統一，議員又未足數，國會尙非正式，則選舉總統一節，鄙見以順各方輿論，從緩進行，爲是此事，前在粵時，亦同汝爲細加研究，彼言對黨，惟有服從於此，固無異議，然亦事實上之利害關係，而言平桂之後，首舉大元帥，再選總統，則凡百進行，較爲穩當，此汝爲對中正一人之私言，乃中正對先生亦一人之私言，諒

勿以此視汝爲亦反對 先生之人也，先生之主張，早選者其目的在乎注重外交，與對抗北京政府爲最大關鍵，但由中正觀察，或有未盡然也，回憶吾黨失敗之歷史，無一次不失敗於注重外交者，民國二年及五年二度之革命，先生皆借重日本以爲我黨之助，乃日本反助袁助逆以制我黨之進行，吾黨因以失利，逮乎民國七年，先生督率海軍南下，聲勢不可不謂浩大，而又恃美國外交爲之援助，宜乎不致失敗，不料西南主張紛岐，內部不能統一，吾黨又因以失勢，英國從中妨礙而美國反爲壁上觀，則外交之不足恃，蓋可知矣，近觀俄國外交之近狀，尤足借證，列強各國對於俄國之壓迫，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兵力壓制之不已，繼之以封鎖，及其封鎖之無效，又利用波蘭，及反勞農軍以搗亂俄國，而俄國卒不爲其所困者，亦以其內部之團結堅強，實力充足，乃有所恃，而無恐耳，吾黨標榜顯著，外人目中無不視吾黨爲勞農制之化身，故無論爲美爲法，與吾黨個人有極善之感情者，至一顧及其本國之政策，鮮有不爲其所

反對與阻梗者，故本黨惟有團結內部，放棄外交，以蘇俄自強自立爲師法，以譚義金等反動軍，憑藉外交之失敗爲殷鑒，則內部鞏固，實力充足，自有發展之餘地也，將來桂逆一平，或順長江而下，或自西北而進，直擣黃龍，統一中國，固非難事，若以選舉總統之後，意見隨以歧異，內部因之不一，西南局勢，亦頓形渙散，仍蹈民國七年之覆轍，所謂對抗北京政府者，安在哉，近聞北京極望南方之選舉總統，以海市蜃樓爲倒孫之張本，此言雖未足深信，然亦可作一參考之材料，不無注意之價值也，至論廣州現狀，先生之於競存，只可望其宗旨相同，不越範圍，若望其見危授命，尊黨攘敵，則非其人，請先生善誘之而已，敢布腹心，幸垂鑒焉。

# 上總理書

目前面陳，以先生抵粵，則粵局乃平，故建議以先生速行爲是，今一再審慎，如先生獨行，而中正不侍從左右，於心實不能安，中正之所以不能從者，實有委曲之苦衷，殊非筆墨口舌所能形容，今中正必行請先生致電汝爲兄，言明赴粵左右乏人，閩粵比較，以粵爲重，本欲促介石來閩，茲因時局變遷，不得不攜之赴粵，到粵後，布置略妥，即當請其來軍相助，可否盼覆等語，待其覆電到後，中正再起程，則其誤會，或可減少若干，否則不但汝爲兄與弟更生誤會，且恐與先生亦生誤會，則中正之罪累更加一層矣，此則許電未到，中正不能行之一端也，因中正不能隨從，所以今日主張先生緩行，至於緩行理由，其端不一，亦非盡如致胡汪電中所言者，而其大要，緩行數日利多害少，有益無損，非如延遲至一月半月之久，有礙大局者可比，如果先生

同意，則請將代擬致各處電稿改正分發，中正待汝爲兄覆電到後，必來隨從，以副厚望，決不敢貽方命也。



## 復上總理書（一）

各電敬悉，粵局支離，諸事不敢遙斷，中正意沈軍如一時無法處置，不如暫且放任，即以滇軍與粵軍可供指揮，部隊令其全部移往東江，進攻惠梅，復以海軍，或江防艦隊占領汕尾，即運一部分陸軍，由汕尾上陸以斷逆軍惠潮間之交通，便與許軍夾擊潮梅，倘滇軍必欲駐省，不願移駐東江，則在省粵軍，亦須令其單獨進攻惠梅，使敵軍首尾不能相應，以便許軍之作戰，先生總以駐省城爲是，如有一部分可靠，滇軍担任衛戍，沈軍不敢作怪，如以此爲不妥，則當與攻惠梅部隊，同時前進，惟若此則省城難保，恐攻惠部隊後方動搖，殊非上策，總之惠潮逆軍未滅，沈軍無法處置之時，不如放任沈軍，先以全力撲滅陳逆，肅清潮梅，則沈軍不成問題，即暫棄省城，亦無不可，而海軍佔領汕尾，是制敵死命之要著，務請注意，中正當約季展二兄同來，行期俟晤面後再告。

## 復上總理書 (三)

中正驚駭下乘，過蒙垂顧，知遇之隆，並世稀有如 先生之於中正者，宜可無言，今竟形之於筆墨且連篇累牘反覆陳訴，敢冒睿聽者，乃有所不能已於言而言者，幸乞昭鑒，而審其是非曲直焉，去歲中正離國遠游，本作五年十年之計，初未嘗有匆匆往返之意也 及聞石龍失守，先生不知下落之報，爲之徨徨失措，寢食難安，痛苦愧悔，不能減於陳逆叛變蒙難肇和，聞報駭愕震驚，悲楚之時，此皆由中正不能堅持忍耐，始終侍奉之罪，反躬省察，但有引咎自責惶恐無地耳，是以激於義憤，決心回國，祇朝夕侍從左右，圖報萬一，而不復問個人之處境如何困難矣，不料到粵月餘，終日不安，如坐針氈，居則忽忽若忘，出則不知所往，誠不知其何爲而然也， 先生洞識人情，知我尤深，回想當時景象，諒亦知中正今日懺悔之言，非出於妄乎？抑中正之蓋誠，今與昔異

，而其才力反不如前，以致失信於黨，見疑於上也，中正自知鄙陋頑梗不可以化，然人非木石，終能知感，是以對我 先生，惟懇竭其忠悃，以爲報效之地，而乃事與願違，竟有不得通其意達其志者，以事之本末，未易明也，蓋世嘗有終身忍受枉屈而不得宣諸口者，亦有言非其時非其人非其地，言之不惟無益，而反足以見笑而自玷者，此古人所以甯爲放逐，伏死於巖藪江濱而不願回面汚行苟合，取容以求親近於一時也，溯自十餘年來，中正爲黨服務，未見尺寸之效，方自媿不遑，前在英士幕中，繼在粵軍部內之中正，其長短美疵，先生或憑耳聞，而未之目覩者也，至近年在汝爲幕中，及在大本營內之功過得失，諒爲 先生所見，而熟知者也，中正與英士共事十載，始終如一，未嘗有或合或離之形神，當時困苦艱難，可謂十倍於今日，而中正忍痛耐辱，曾不懈餒者，乃以其信之專愛之切，而知之深也，以我兩人，萬古交情，雖手足之親，未足間其盟契骨肉之摯，不能踰其恩義，肝胆相照，可質天日，故能與仗

安危耳，中正自維愚劣，豈不願深藏鳩拙，以爲養晦葆真之計，而乃諸同志羣相督策，函電紛馳，所以終不得自外門牆遁跡絕也，雖然今日豈復有真知中正者乎？如吾黨同志，果能深知中正專任不疑，使其冥心獨運，布展菲材，是雖不能料敵如神，決勝千里，然而進戰退守，應變致方，自以爲有一日之長，斷不致臨時紛亂以陷地，必能維持現狀恢復舊疆，從無不能成軍之時，更不知有元首受驚，不知下落之奇聞，至于共患難同死生之格言，自以爲可對古人而無愧色，此非中正所敢自詡，然亦無容自隱於知者之前，是乃 先生之所親者，豈不然哉，然而義不苟取，更願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期通其聲氣此亦中正之所自矢耳，去年惠州未下，忍離粵境，掉頭不顧者，中正平日之行動，果如是乎，抑豈 爲中正耐力不足，客氣從事之過歟，蓋事有不得已也，觀乎中正行後，楊秦代理之令，則可知其中之受人妒忌排擠，積成嫌隙，由來者漸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然此祇可自認枉屈，不敢訴諸人者，乃 先生終不捨棄，因

觸前事而道及之，然僅可爲 先生一人道，而猶不願盡情哀訴也，嗟乎，交友之難，知人之不易，傾軋之禍，甚於壑蔽，媚嫉之患，烈於黨爭，此豈愚如中正者所忍見哉，言念及此，能不爲之傷心，而厭世乎，吾黨自去歲以來，不可謂非新舊過渡之時期，然無論將來新勢力擴張至如何地步，皆不能抹殺此舊日系統於不顧乎？如果黨無系統，則何貴乎有，黨且不成，其爲黨也，試問今日吾黨系統安在，其果有中堅之力量爲之始終護持乎，惟聞 先生之門，身爲軍府僚屬，而志在西南統帥者，之，暫且蜷伏一時，而謀豎獨立旗幟者有之，至如爲國爲黨，而又爲 先生盡力者，殆無其人也，今日 先生之所爲，忠者賢者，及其可靠者，皆不過趨炎附勢，依阿諂諛之徒耳，然其間豈無一二正人，自持人格以維綱紀者耶？惜乎君子道消，邪正不明之際，誰復敢爲 先生極諫効忠，以蹈前者受謗見疑而不辭哉，若夫赤忱耿耿，蹈白刃而願犧牲，無難不從，無患不共，如英士與中正者，恐無其 之人矣，觀於除逆變亂，石龍失敗

之際，紛然各謀生路，終始相從之人數，寥如晨星，可以見矣，夫人之胆識有無，性質優劣品格高下，必於此而後方能測定其真僞耳，倘偏聽諂諛，輕信浮夸，而不驗其智愚，察其虛實，其蟠木輪囷，將爲萬乘之器，而墮珠和璧，莫不爲其按劍相眄以此而欲望賢良奮進，放手以扶持黨國何可得也，若既不能致信於人，而乃能勉爲人用，其必至見笑而取辱矣，今 先生來示督責中正，而欲強之回粵辦學，竊恐 先生亦未深思其所以然也，中正不回粵，尙不能置身黨外，如果回粵，焉能專心辦學，而不過問軍事政治，此雖中正避嫌遠引，不敢干預，一切或蒙 先生曲諒不令兼任煩劇，以全其孤陋之志，然而勢不能耳，是則中正來粵 先生縱或深信不疑，可無芥蒂，而於中正自處之道，不知如何而可也，中正任事固無他長足取，惟此一念至誠，不爲私而爲公，不爲權利之爭，而爲道義之交，乃可表見於吾黨也，是以處世接物，一以道義爲依歸，而合則留，不合則去二語，爲中正惟一之箴語，蓋取辱於人者，何如知難而

退之爲得也，至於妒能爭寵，植私攘權，今日爲友好，明日爲寇讎，是尤非中正所能片刻留也，要之中正腦筋單純資質頑鈍，明知國事爲人人之責任，革命爲同志之義務，惟自持不敢懈弛，共事必求和衷，否則奮束身自愛，保持中國古代之道德，雖爲世俗所棄，亦所不惜也，嘗念吾黨同志，其有以學識膽略並優而兼有道德者，固不可多得，乃祇有求其諳熟本黨歷史，應付各方，維持內部如展堂者，果有幾人何，先生亦不令追隨左右，以資輔翼之助，先生果以其爲書生而無用乎？然則現時吾黨能久而無書生習氣者，果有其人乎？抑或先生以展堂任黨務太久，驕橫過甚，恐亦有如陳逆之叛亂者乎，則請先生回憶中正曩昔常有陳逆必叛之語，乃當信今日中正之請，任展堂爲不謬矣，如先生恐展堂爲其兄弟所累，不利於公私乃可使其兄弟引嫌遠避，以成全其德也，奈何 先生新任彼長省一令，而忍使粵局停滯不得發展乎？抑豈以展堂昔日在職，爲有包圍把持之弊乎？然則今日植私府內盤踞不去，其把持包攬真有

不可思議者，展堂豈其倫比耶？展堂之短，不過度量狹隘，言語尖刻，辭色之間，往往予人以難堪，然其自勵清苦，則比其他書生之可貴尙足稱也，默察今日駐粵客軍，日謀抵制主軍，以延長其生命，跋扈之勢，已成然非可專罪客軍也，禍患之伏，造因有自，如不謀所以消弭之道，未有不可爲吾黨制命傷者，中正於此實有鑒於廣東現狀，不在外患，而在內憂也，矯其弊而正之，是在中央諸同志應付有方，處置適當而已，今日爲政府計，姑不必就全國着想，而當爲粵局急籌補救之方，如徒使汝爲一人總攬全權，恐有所未妥，以其聲譽旣不如前，而各方之情感，亦未見融洽也，借使以中正爲汝爲之參謀長，繼毀交迫，而人疏通調解於其間，則仍如去年之在軍府，中正果能久安於位乎？中正以爲吾黨同志，知先生與汝爲者，當推展堂，如以汝爲督粵，而以展堂長省，不惟汝爲有賴其補助，粵局可望其穩固，卽先生與汝爲之間，皆有無窮之妙用，如是內部固能堅強，卽大亦必能發展，舍是不圖，中正誠不知其所爲也，



至如當世之策士，不先謀粵局強固，根本穩定，而惟弄其私智，施其小技，聯滇不成，乃思聯湘，借重一方，排斥他方，姑不問其用心，究爲何如，亦不必深信蜀中同志之誹議，然而強枝弱幹，舍本逐末，團結外力壓迫內部之害，其必由此而起，不甯惟是，吾又知粵局之破裂，各部之糾紛，亦將隱伏於其中，此所以亟宜及時補牢，切弊矯正也，總之中正對黨對國，不願以權位而犧牲感情，以偏見，而傷公義，免效古人辨別公私，不以恩怨而論升降好惡，而議黜陟，如是而已矣，今先生既嚴令回粵，中正雖不才豈敢重違意旨，背負恩德，決於日內起程趨前領教，惟望先生曲諒中正之心地無他，言悉本諸天良，而非有一毫好惡之私參於其間也，先生不嘗以英士之事，先生者，期諸中正乎？今敢還望先生先以英士之信中正者，而信之也，先生今日之於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之深信乎？中正實不敢臆斷，如吾黨果能確定方略，則精神團結，內部堅強，用人處事，皆有主宰，吾敢斷言今後之局勢，必能有進而無

退，有成而無敗，使以是而復致失敗，則中正敢負其責，雖肝腦塗地不恤也，不然內部錯亂，精神渙散，軍事政治勢如亂絲，用人任事毫無統系，卽能維持現狀如今日者，雖成必敗，雖得猶失，是則中正雖遵命回粵，難圖寸效，而於國計民生，公義私交，豈特無補且有損耳，先生之於中正愛護覆庇，可謂至矣，然心所謂危，豈敢緘默，自恃生平且歷證往事以測將來，不憚曉曉辯愬以瀆清聽者，信義不符於長上，精誠不格於同志，無可諱言，其終難免於隕越乎，臨書悚惕，伏維垂照，而審裁之。

## 覆張繼論黨務書

溥兄先生惠鑒，日前奉讀手教，至深惆悵，人事蠟集，未即裁答，茲以出發在邇，所懷未吐，若鯁在喉，且懼兄不責其疎慢，而疑其有他意，獲咎滋重，撥冗奉布，幸賜省察，本黨與共產黨合作，爲總理與仲愷兄在日所確定，革命勢力，必就團結，共產黨主義雖與本黨有別，其致力革命則人所共認，本黨今日策略既與其他革命勢力合作，而乃欲排除，豈非矛盾，今日吾人所以與共產黨奮鬪者，斷定國民黨決非共產黨所能替代也，前提議決，則無論共產黨有否謀代國民黨之計劃，而弟以爲必無此事實之發生，此弟所能自信也，故本黨所尙須討論者，非與共產黨應否合作之原則，不僅與共產黨如何合作之方法，聞近有以賣國賣黨詆弟者，弟謂今日無賣黨與賣國問題，祇有敗黨與亡國問題，誰爲敗亡，惟不努力革命，祇惴惴焉懼人之蠶食，此黨國敗亡之所以不

能復振耳，本黨如能自強，無論他人有何陰謀，皆不能消滅本黨，能使本黨消滅者，爲本黨同志，惟自己不革命而猜忌其他之革命勢力，弟誠所兢兢自勉，並願與諸同志同勉者，惟此不敗黨而已，且證以事實，汝爲在此時，蘇俄同志，有爲軍事上之政務官者，今亦無之矣，五月十五日以前，跨黨同志有爲中央黨部部長者，今亦無之矣，是否賣黨，弟無庸自辯也，至責弟對於舊同志太過冷酷，不及總理之寬大，則尤有說，弟既主團結革命勢力，則凡屬革命同志，皆極盼望其合作，豈對於久共患難之舊交，反有歧視。惟既以革命爲前提，則與革命工作有妨礙者，又豈能多所顧惜，汝爲不離粵，南路叛將無從消除，財政統一無從實現，錦帆不禁錮，不僅東征有後顧之憂，亦何以使勾通叛逆者知所做懼，鐵城則於廖案發生時，有縱逃兇犯之嫌疑，本年五月復運動黃埔學生煽動金融風潮，企圖顛覆政府，梯雲謀向某人締結一萬萬元之大借款，與某某主義者妥協，吳因而伍自去，皆非得已，弟認爲在革命進行上，不得不暫犧

粹個人交誼者，惟此數君而已，精衛漢民二兄，弟但有苦留，而彼倏然遠引，咎豈在我，去年之西山會議今年之上海大會，弟皆表示反對，此則黨紀所在，無可通融也，弟以爲欲革命成功，必澈底做去，不妥協，不姑息，總理革命四十年而未成功，其原因尙多，亦未始非一般老同志從旁掣肘，使 總理不能逕行其志之所致，本黨每有一最負責任之同志，卽爲一般老同志所不喜，英士執信仲愷今皆死矣，方其在時，皆對於 總理太負責任，而一般老同志，卽已大多有忌嫉態度，弟每念及，輒爲心碎，弟今願爲英士執信仲愷之續，而決不敢師法釣名沽譽之流，稍存一毫畏難圖安之計也，今 總理亦已逝世，弟追維 總理最後之付託與今日革命之環境，不論如何艱難困阻，皆不敢稍放棄其責任，成敗利鈍，旣所不計，毀譽榮辱，更何容心，如弟爲個人計，正可藉灰心或高蹈爲名，乘機休養，則誰不以我明哲保身爲得策，然而於國家與革命前途，則爲何如耶，弟今願對黨完全負責，不稍存觀望與推諉之念，他日本黨有成

，因爲黨員人人之義務，萬一不幸而致敗亡，則弟個人獨負其責也，惟本黨之覆轍，實不忍明知再蹈，且自本黨改組以來，嚴振黨紀，總理亦已改其往昔之態度，此觀於馮自由之處分可知者，使總理今日尙在，而弟得承其訓示，則不妄協不姑息之處置，或視弟更爲澈底，亦未可知，博寬大之美名，而誤革命之大計，非弟所忍爲也，如鄒海濱章太炎等，放言高論，以反對革命勢力之鞏固發展者，尤不願同志爲之也，區區之意，甚思團結國內軍人與同胞，以對抗某某主義，何況舊日親愛之同志乎，吾同胞不惟不諒苦心，不知自反，而惟斷絕總理所延一線之命脈，此與扶助仇敵殘殺同志有何異乎，鬪逞私憤於一時，以某某主義者分散革命勢力之邪謀，事之痛苦，孰過於此，兄以愛黨之故，不敢輕徇私交，此爲弟所深佩，惟愛黨必以其道，因革命勢力必求團結，不能懷疑及於總理所定與其產黨合作之政策，因革命手段必須澈底，不能稍違總理末年欲高談的紀律改造本黨之精神，兄爲真愛黨者，或能聞弟言而首肯

歟，北伐成敗，關係國黨興亡，弟所欲求教者甚多，倘能惠臨長沙，共商至計，不勝大願，書不盡意，惟希亮察，敬頌道安。

# 復和平代表書

仲仁伯器厚生家麟伯楨諸先生大鑒，前月念八日教書，本日始由楊君賜讀，道義之言，敢不尊重，閩贛之戰，應由孫氏負責，解鈴繫鈴，尙屬原人，此間祇候其撤兵之期，即可停戰，至於望和誠意，已於撤圍南昌之日見之，如有公暇，可否駕來前方一敘，以罄積愆，敬復並請

公安。

弟中正手上

十五年十月十六日



## 復顧子才書

惠贈浙軍杭州光復記，披讀一過，欽佩奚似，吾浙革命歷史，若非親歷其境，經營始終如先生者，竊恐當時光復之事實，以及過去準備之功業未必網羅無遺若是之詳且確也，雖然，以鄙人之所知言之，尚有一二疏漏處，故亦有不  
能不補述其梗概者，當攻燬撫署之際，先鋒敢死團，自張伯岐君所率兩隊外，又有董夢蛟君所率一隊，尙未記錄，孫貫生君部下亦屬董君帶領，蓋臨時報名而赴陣者，踴躍爭先，絡繹不絕，以致所有武器，不足分配，故以董孫兩部，並爲一隊，以葉仰高君所率者，留於機關部，作爲豫備隊，出發之際，共分三隊，先述革命宗旨，指示敵人方向，說明一切任務，宣告賞罰條例，然後發布口令暗號，是夕鐘鳴句半，由陳泉卿，莊新如，蔣著卿，陳欽安諸君，分發子彈，配備糧食畢，即得周朱沈毛諸君各路探報，二標隊伍已由望江門新城門分

道而進，於是先鋒敢死團，亦排隊前行，紀律整然，其出發秩序，實與各軍無異，攻擊之初，先由陳濟汾沈筱九二君，投拋炸彈於署側，楊馥齋樓窗之下，署前部隊，隨響攻擊，二標隊伍亦相繼前進，霎時彈聲震地，火光燭天，署中衛兵，聞警奔潰，全城克復，在此一戰，其間有王常君者，當搜索任務，奮勇猛進，深入署內，身被數傷，尙不自覺，仍復往來報告，不失其常，是爲先鋒敢死隊中之最雄武者，同時並攻軍裝局，有王伯南君，卽與王子黎君同時來杭者也，又有曠縣人周祥生烈士，攻敵中堅，陣亡於軍裝局內，其死事尤不可沒，此皆先鋒敢死隊之實錄，務乞補誌，以彰功勳，志清不學無文，何敢妄肆評議，惟旣任先鋒隊指揮之名，諸志士之戮力同心者，知而不言，則是貪人之功，以爲己有，卽志士不我責，撫躬自問，能無赦顏，破壞已畢，建設方始，知才力不逮，因渡扶桑，以就舊業，足下加我以功成不居之名，聞之愈不自安也。

## 與鄧仲元書（二）

吾輩相守以信，相與以誠，所知無不可言，所言無不可盡，固非世俗泛泛之交可比，倘緘默隱忍，則去友朋規勸之義益遠矣，頃以思之急所言，未免不恭，知我如君，想能見諒，鄙見以爲吾輩作規模不患其不宏遠，而患其散漫，思慮不可不求其周密，而恐其固我，凡人之指摘我輩者，必有授人以指摘之際，要當切己反省，則攻擊實爲祛疾之鍼砭，反對正是吾輩之師資，豈得以逆耳之言，而置之不納乎，若自反而縮，內無疚於神明，雖是非毀譽，成敗利害，胥無所動於中，若弟之過，足下知之而未明言，弟亦自知其過而不能速改，是則弟皆以爲恥者也，自弟組織支隊以來，毫無整頓之希望，坐耗餉需，人孰無良，能不愧作，揆厥原因，計有二端：現成部隊，既不能另自選將練兵，又不能如意整頓革新，平時或受撫循，臨陣則不聽指揮，欲圖更張，則枝節橫生，

以因循於今日而不可收拾者一也，支隊組織之始，舊人難覓，人才缺乏，內部官佐，半係狗尾續貂，及乎職員委定之後，屢思易人整理而不可復得，故每每措置乖方，不得收指臂之效者二也，此皆弟朝夕引為憾事，甚望及時取消者也，此外尚無越出範圍之舉，所置人員，僅守此缺無濫之戒，多設差遣四人，即為馬弁之用，委員六人，分任職務，僅足敷用，以上尉副官至今尚缺一員而未補，上尉參謀至本年二月而始補，至如中校參謀，自鄧君去後，亦為慎重人員，節省經費起見，不敢再補，至多用幾名委員，以補助參謀副官之任務，去重就輕，於經濟上幾費躊躇，總期無冗員，無浪費，綜覈名實，循規蹈矩，不敢稍萌矜張之氣，以妨礙學養，乃仍不免有求全之毀甚矣，三代下無直道也，聞者不諒，據之以為考成之祕訣，相人之導窳則中施者之計矣，足下以為然乎否乎，足下處事以謹慎，而轉入收斂，其病又坐狹隘褊窄，對於弟則仁已至矣，義已盡矣，弟亦謂極足下海闊天空之量矣，然而猶以為未足任其翺翔也，足下

對他人未必如弟也，他人亦未必如弟之能原足下也，每聞人以足下有伯夷之隘，所謂君子之過，人皆見之者非耶，此其故由於足下嫉惡過嚴，涇渭太分耳，弟亦時有此病，而轉以規足下，蓋不忍知而不言，言而不盡也，老子以諂諛我者爲賊，子路人告之以過則喜，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願，我輩互相警戒互相勉勵，則寡過之道，爲善之機，胥在乎是，弟雖不勇，然願足下有以教我，則收之友直益多矣。

## 與鄧仲元書 (二)

上次在漳，面陳個人去留問題，語悉由衷，想蒙鑒察，弟留連於本軍者，已越一載，始以足下推轂之重，既以總座愛護之深，故敢竭盡駑鈍，効其驅馳，以助總座者助本黨，公義私情，所由來也，默察今日之局勢，以及最近措施，非特無益於黨，無利於國，而且無以對 孫先生，如是而又欲戀其棧豆，自問初心，能無愧怍，弟自去年怫然而去，赧然而歸，以常情論之，已屬輕狂，早爲識者所譏刺，然揆之於情，度之於義，無所負疚，則悠悠之口，惟有付之一笑，未足以容懷也，又自永泰退回，以成敗論事者，多卒致誹謗交作，雌黃沸騰，惟當時弟天君泰然，神明自若，此心此志，鬼神可鑒，故乃忍辱負重，含羞抱恥，示其大度，以冀萬一之補救，尙無辭退之決心也，今則心勞神疲，自愧才不足以御下，德不足以服衆，而又信不足以孚人，內無指揮之力，外乏

介石先生名著集

應付之方，對本軍不能補助毫末，在支隊又難如願設施，而猶依依不舍，則謂之素餐尸位，頑鈍無恥者，可即謂之患得患失，投機取巧者，亦無不可，若長此以往，竊恐同入於爭權奪利，盜名竊位者旋⑤之中而不自覺，爾時人將謂我以義始者以利終，其品格不幾一落千丈乎，夫人孰不樂與君子共事業，然亦孰樂與小人爭權利，况君子道消，小人道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歷觀往事，每每如此，若不於此時引退，以待將來排擠軋轢而後已，勢不至喪失人格而不止，豈不大可惜乎，若夫本軍之情狀，則每况愈下矣，前之尾大不掉，與麻木不仁者，咸成爲痼疾，今之黨派之爭，區域之分者，又成爲初症痼疾，以遷延不治，積之時日而更深，新症以諱疾忌醫，自貽將來之伊戚，久之必有沈篤，決裂不可救藥之一日，弟據後果，以遡前因，凡吾輩所設施者，皆不過爲他人作嫁衣裳耳，言念及此，吾爲自身惜，又爲吾兄悲，竊謂本軍現象，無論對內對外，如再不摧廓清，則將來更難收拾，弟非不知因循可以漸圖補救，苟且

可以彌縫一時，然而養癰貽患，勢必有潰爛之日，可不察乎？本軍人數之多，百有餘營，闢地之廣，二十有餘縣，然而土匪作梗，永安失守，延宕二月，竟不能痛剿殄滅者，無他，軍紀不振，軍心不一，兄弟既有閭牆之爭，外侮無同心之禦耳，今日本軍所受之辱，不可謂不大，即使上下臥薪嘗膽，發憤雪恥，猶慮不及，今乃不以爲恥，不以爲仇，而反以爲友，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也，蓋弟因始謀不臧，威聲不著，既不能出一將一卒以捍患，忝竊司令之名，曩以永春安溪問題，尙未解決，告辭恐近於規避，不料延宕至今，茫無頭緒，未知了自何日，再四思維，顧弟一人之去留，毫無關係者也，因而思退之心益切，如一日不退職，精神多受一日苦痛，卽職務亦多一日荒廢，回防以來，耳鳴腦暈，胃傷腹瀉不止，偶有思慮，則徹夜不寐，若非及時政治，必成痼疾，近日又有浙軍關係，無論弟赴汕駐漳，雙方浙軍，皆不安心，此次往廈，未見潘某之前，謠詠紛起，潘亦不明弟赴廈任務，諸多懷疑，及會晤之後，反覆陳疏，其



於公務雖能釋然於懷，而對於弟個人之疑懼，終不能渙然冰消，不寧惟是，即弟在長泰，亦深爲他部所疑忌，故弟在粵軍一日，人將以我有粵軍爲後援，非特弟個人受其排擠，即本軍亦大受影響，故弟爲公爲私，皆不得不離職遠避也，且第二支隊司令部，以事實論之，形同贅疣，已無存在之必要，况自弟任事以來，軍事毫無起色，餉需徒增糜費，人孰無良，能無愧色，揆厥致弊之由，計有二端，一因現成部隊，關係太淺，既不能另自選將練兵，又不能如意整頓革新，平時或受撫循，臨陣則不聽指揮，欲圖更張，則枝節橫生，以是因循至于今日，而不可復振，二因支隊組織之始，倉卒集事，舊日同事，無從召集，故部中人員，率多藜藿充饑，狗尾續貂，以致措置乖方，難收指臂之效，此皆弟朝夕引爲憾事，急思改弦更張而不能得者也，如能於此時收束取消，則裁減一機關，即可節省一部份之用銷，當此餉項奇絀之時，得此不無小補云爾，又有言者，本軍今日最大之惡習，整頓爲難，收斂無方，其故由於各官長以保

全地位，把持勢力，孜孜以個人私利爲懷，而不爲本軍全體着想也，卽前之所謂痼疾與初症者，亦莫不由此而生，吾輩所爲何事，豈可傳染此症，深蹈此習，而不激揚提唱以稍示吾輩之精神道德乎？故弟自願首先取消，所有名義權位，雖不能必其風動一時，然而於私心則庶可告慰也。至汕頭事對內則頭緒紛繁，組織整理，皆難措手，對外則性質複雜，應付交際，吾所適從，竊恐非弟才力所能勝任，有此種切，故弟朝夕所希望者，惟有息肩退休之一法而已，然而明知總座過愛，遽難邀准，今日辭退，若不掛印徑行，則無論公呈私函，必無效果，徒著一層痕跡而已，但今日拂衣以去，不惟無以對上官，亦卽無以對部下，且吾輩事業豈止於此，而來日方長，可以效力者，正復不少，焉敢輕以自絕，故特縷述下懷，千祈爲我懇切疏通，期在准予設法退職，俾得暫爲休養，否則請暫委其權位輕易之事，以爲退休過渡之張本，則始終成全之德，皆吾兄之所賜也，今日之言，自信披肝瀝胆，應有盡有，毫無假飾於其間，然而形諸

筆墨，已獲不能忘形之恥，揆之友道，實有愧疚於心，是不能無所感戚也，倘再見之公牘，則痕跡愈顯，必惹外人之揣測，有好事之徒造謠作祟，因風掀浪於其間，則於所願未遂，而情義已損，是則獲咎於吾兄者，不更大乎？如兄不以外人視弟，尚請潛移默運於無形之中，不使外人注目，則幸矣，要知吾輩共事，不在於去留形式之間，惟在道與志如一日，則事業無限，報效有期，請以此意轉告總座，俾弟早日休退，以遂區區之願，則感激高誼於無涯矣。

## 與鄧仲元書<sup>(三)</sup>

昨議作戰計畫，以兄不在座，諸多未決，援桂之遲速，計畫之當否，是兄一人之事，始終不能辭其責也，弟以爲今日之局面，正兄任勞任怨之時，而非避嫌避難之日，兄以爲避怨，可以全交，殊不知適足以害事，兄以爲避嫌，可以遠怨，殊不知適足以招怨，應斷不斷，當言不言，此習一成，小之足以障礙粵軍之進行，大之足以敗壞全局之基礎，吾知上下同人，皆將不能爲兄恕也，吾輩天性質直，染俗未深，各能力矯世之所謂權術與手段者，則終有見諒於人之一日，弟此次來粵，拿定知無不言，言無不忠之主意，以對上對友，又拿定不生內部糾紛，不失個人情義之主意，以待己待人，而兄之地位，與弟不同，雖亦不可不以此爲心，惟兄尤當不顧私交，不避私怨，更宜開誠布公，應機立斷，尤須顧全大局，調劑內部，爲今日惟一之責任也，粵軍今日，處於苟安保

守地位，如不積極進行，以謀發展，到三二月之後，大勢一變，必悔今日準備之不早，遷延之誤事也，蓋目前粵軍，惟一之方針，乃在從速援桂，向外發展，則內部之團結，即可堅強，廣東之根據，即可鞏固，急進一日，即得一日之利益，遲緩一日，即增一日之損失，如果能迅行出發，雖擲十百萬金之餉彈，亦所不惜，奈何不計其大而務其細，不謀其遠而圖其近也，吾祇知於大處遠處幫競公，吾祇知以直接幫汝兄者，即所以間接幫競公亦即所以幫吾兄，吾又祇知粵軍局部之不安全，為全部之不安全，如不為局部謀安全，即不為粵軍全部謀安全也，吾以為千百瑣微之務，幫競公不如以一二重大之事幫競公也，今日之援桂，將來之靖國，謀粵軍之發展，圖全軍之安全，即重大問題也，至於局部之得失，錙銖之出入，是非兄今日之所急耳，吾甚恐兄終以保為主義，則彼此界限太明，前途無進取之望耳，以兄今日之政策，非特妨礙孫先生之前途，亦所以限制競公之事業，豈可不猛然改變乎？今日之言，兄必以為責兄太苛，

或以弟爲偏護汝兄而發，然弟對二兄之感情與關係，不相上下，以私交言，則對兄或有過之無不及者，而汝兄之辦事無緒，重內輕外，弟所素不滿意，如爲我個人計，固絕無有所希望汝弟者，故弟爲此言，毫無左袒之見，亦無自私之心，若二兄易地而處，則弟對汝兄亦不能無言矣，處此患難時期，所可共事者，屈指能有幾人，兄與弟更非泛泛之交可比，當此緊要關鍵，尤不忍隱默無言，自昧天良，故不得不爲兄罄情一談，是非美惡，信從與否，固非弟所計及也，援桂之計既定，準備之緩急，事實之能行與否，此責不在他人，而在吾兄之主張何如，弟此來面面受屈，處處見怪，徒傷固有之感情，而無益于事，實自悔來之太早，行之太果，如動員下令，而後來粵，則當此難題者，固不在我而在兄也。

## 復廖仲愷書（二）

來示藉悉 孫先生明日赴粵，不知近日粵情如何？故不便武斷，以弟見所及，而測粵局之將來，可得數語如下，一曰，粵局早已確定，不能轉移，二曰，此次行動，不過徒達驅逐陳逆之目的，而不能殲滅陳逆之勢力，將來難保其不死灰復燃，三曰，今日決非根本解決之時期，不過多此一舉而已，四曰，粵局以後變化，三月一小變，半年一中變，一年一大變，其或不能延長至半年或一年之久也，惟此變化，不可徒悲觀一方面着想，如運用得當，應付有方，未始不可化亂爲治耳，孫先生此行，欲求一治本方法，實無善策，不得已只有先求治標之法，亟圖維持現狀，不使內部紛擾，然後再求進步之道，因時措施，則較易爲力也，到粵後第一要着，即對於各軍，當一視同仁，萬不能有一毫軒輊之分，弟於去年粵變之初，已屢與諸同志解釋此旨，倘再如昔日顯然以第二

軍爲政府之基本部隊，則其餘部隊皆不能不以化外自沮，此洪兆麟等中立部隊之所以不能不接近陳逆，以至叛變，而魏邦平等之仇視陳逆部隊，亦不能附從孫先生樂爲我用也，孫先生如對於各軍，以大公無私之態度，一體相待，不惟各部皆樂爲我用，而且互相牽制，易於駕御也，其次則爲用人一端，弟意欲求達政治目的，不能不略講政治方法，且不能不用新式政治家，以求達政治目的也，對於此層，弟與兄等見解，或略有出入，但弟以今日爲就西南而言西南之政治，則不能輕棄唐李，如謂此二人對孫先生消極抵制，或其不忠於黨，正惟其消極抵制，而致政府于敗，正惟其不忠於黨，所以政府屢遭挫折，回憶六年來，吾黨失敗之原因安在，則不能不追想此二人之關係，故欲免除其抵制與困難，不能不設法補救，補救之方，惟使其樂爲我用而已，蓋其人非與孫先生絕對的不相容者，有時且樂爲我孫先生用，是其所畏者孫先生之主張太堅，不能容納其言也，弟意如欲達政治目的，但期與我所定之目的無礙，



而有益于政府，則其餘各事，不妨容納若干。蓋黨義與政權二者，此時尙難鑄爲一鑪，今日吾黨政策，約言之有二道，一曰先求得政權，而後實行主義，一曰先行主義，而後求得政權，然此時欲急急求得政權，而又欲在先行主義上着手，則十年二十年後之事，非今日中國之所能也，弟意以爲只求實行主義，而不問政權之得失，則日久時長，固必有見效之一日，但此時不應急求政權也，倘欲實行主義，兼欲求得政權，則進行步調，當先求政權，而後推行主義，較爲簡易也，若果如此，則吾黨幹部，決定方針，五年之內，不加入政府，專注重於黨務之推行，只做實行主義之事，而政治方面，則當另招一班中國式的政治人材，如唐李者來求政權，則政府與黨當暫分而爲二，其進行之效，或較迅速也，弟意以爲政府與黨之手續之範圍不明，不惟政府混雜不清，易致紛擾，卽主義亦因政治關係，而不能貫徹也，如果組織政府，以舊日黨員辦理黨務，而以少川伯蘭組安等皆予其關員一席，則政務或較有起色，而政權目的，亦

不難求得也，蓋歷年以來，益覺黨員與政客性質不同，才能亦各有所長，如專恃黨員而辦政治，不惟範圍太狹，外人望而却步，且其結果，必啓外界惡感，社會反對，難得完美之成效也，此節爲自以弟有一得之見，未知兄等以爲何如也，如以爲然，則展兄任省長時，以兄與精衛二人介於政府與黨之間，則主義不致偏廢，而政權亦不致旁落，蓋弟發此議，其一乃在欲速得政權，先以政治方法統一中國，而求實行主義，其二，則以黨與政府明定範圍，組織政府，不妨先用中國式政治家如譚唐李孫等爲統一中國之預備，不然，以今日中國局勢，仍固執從前之主張，則其政府決無統一中國之望，吾黨政府之所以屢遭失敗者，其最大原因，未始不在乎此也，惟恐其弊陷於偏重政權，而放棄主義，故二兄不能不在孫先生左右，以防此偏重之弊耳，孫先生行時，留滬何人，從者幾人，兄自隨行否？尙乞一一示知，弟目疾難愈，不能長書，耿耿此心，無時或已，此函如以爲可，請呈孫先生一閱。

## 復廖愷仲書(二)

連接各友函電，於心殊有不安，故不忍翫置忘情，以負愛我者之盛意，謹掬熱誠，作與諸同志最後談話，弟此次回滬原因，蓋非發於一時，亦非爲一人一事而下此決心者也，吾黨自陷於絕境，而偏曰人之陷我，自不設法，而徒嘆無法補救，凡事不自振作，不自整理，而反責人之不爲我振作，不爲我整理，以弟觀察粵局，不惟毫無危險困難之可言，而且大有可爲，今日財政雖支絀萬分，然亦辦理無方之所致也，孫先生回粵，已閱十五日，爲時不可爲不多，而對於民政財政軍政未聞有一確定方針發表，以慰軍民之心，則政府內部，亦未見有一實在方案內定，如期施行，政府中人，皆抱一頭痛救頭，得過且過之想，不於根本著想，大處落墨，惟恐粵局不亂，政府不倒，自殺不速，以了一場心事者，使有人欲建一議案，定一方針，而不問其是與非利害，則一概抹

殺，置若罔聞者，財政民政，其初爲徐楊辦理固不得法，而其後接辦者爲兄與海濱，何亦毫無起色，最初接辦時猶可，曰根本已爲徐楊敗壞，一時不易挽救，何以辦理半年有餘，而仍無成效若此，豈非財政機關果爲軍隊把持，或爲財團從中破壞反對所致歟？以弟愚見，其弊之由來，不能責人而恕己也，亦不能徒怨天數生成遭遇不時也，天下事未有無方針爲條理而能治民者，亦未有不公開不整理而能理財者也，至軍事方面，去年之上年，弟在粵時，實定有一全盤計畫，且豫定平定與整理兩時期，雖爲各種阻礙及各軍不能如計畫實施，然亦不能不歸咎于弟之自身無耐性與能力，以致同志嫌怨見棄，難安於位，竟致有今日軍事紛亂，不可收拾之現象，此去年之粵局不進步，兄與海濱與第三人皆與有罪也，要在吾人亟自反省過去之罪惡，以爲未來處世之藥石耳，如不反省既往之錯誤，而一意孤行，則各事不惟無起色，而且必致僨事，其不至失敗而不止也，至於去年一年來籌款備餉，接濟不絕者，哲生與有功焉，然其引用

非人，措置無方，以致百弊叢生，而有今日之困窮貧弱者，雖其始謀不滅，我輩皆不能辭咎，然哲生經驗缺乏，誤于羣小之過，爲尤甚也，以哲生之品性才幹學問，以及其過去辦事之成績論之，實爲一優秀之同志，道義之朋友，然而吾人不能以其所長，而忘其所短，亦不能知而不言，言之不忠，自失其友誼，且政府今日至此地位，凡有責任者，如再不反省自悟，則粵局長此擾亂，必無整理收束之一日，今日粵中財政，已爲財團所把持，財團不去，財政無人可辦，而財團貪殘惡劣，人人共見，如欲其辦理財政，未有不假公濟私，以敗壞政府名譽，喪失本黨信用者也，試問在粵各軍總司令軍長中，有一人贊成財團者乎？且有一人不恨財團之貪劣惡毒，攪亂粵中財政者乎？如用此等奸商辦理財政，誰不自危，如用此等市儈，包辦鴉片捐稅，誰能信其不厚圖中飽，何軍肯放棄既得權利，以讓給財團之霸佔，而自絕生命乎？凡事不能專責備於一方，當先自反本身之是非，如吾必曰軍隊強佔財政爲不良，則人將曰，財團把持財

政，終於絕望，則吾軍隊應否自求生命爲得也，其言如此，未始無故，且亦成理也，如果哲生此後仍欲庇護財團，執迷不察，而孫先生必以哲生信用財團之計爲是，此非財團誤大局，實乃哲生害大局，亦可曰哲生之終身乃爲孫先生所害也，弟於財團，向無交涉，亦無宿怨，至弟之個人，則更與財團無關，財團之用舍利害，初不關於弟之本身，卽兄等之以弟言爲是與非，弟亦絕不計較，卽弟之去就行藏，亦決不以區區財團一方面之關係而定進退，不過事實如此，利弊如此，不得緘默不言，昧我良知，決非有意見與客氣，參於其間也，弟甚願吾友皆以合道爲朋，而尤盼諸同志親賢遠邪，共扶危局，勿爲羣小蒙蔽或竟以一二市僧奸商之故，而置友愛同志人格於不顧，且致先烈頭顱光榮黨史，反爲此市僧奸商，取利發財之機械也，弟意現在粵局，如能於用人行政確立方針，理財整軍，妥定辦法，不作深遠高奇之施政企圖，祇可守因陋就簡，按部就班，確能實踐之挽救方策，以資進行，則半年內統一廣東，一年內整理

蔣介石先生名著集

廣東，年半以內，可以準備周到，年半以後，乃可向外發展矣，蓋現在粵局，不患在外敵之強，而患內部之難，卽此時吾黨不患在對外之難，而患治內之艱，且治內必須有條有理，分時期，定次序，而非一朝一夕所能見效，亦非空口白話，所可搪塞者也，吾深願吾黨同志，追求既往不成之病因，而尤以去年過去一年間之經驗，爲反省之明鑑，則今日粵局之財政軍政，決非束手爲策，不用本末，顛倒是非，不明馴致，以邪作正，賞罰不行，良堪深歎，弟以爲凡力之所不及者，賞罰固難行，然並此可以賞罰者，亦不能明正其功過，此其政府之威信，所以不立也，夫爲政之道，對人惟有在邪正賞罰上用功，對事惟有在條理次序上着手，吾於孫先生決策力行，凡宏綱畢舉所見者，而且遠實無間，然吾輩得此導師，實爲吾輩之幸，獨於此對人對事之要點，若有未悉合乎中道者，古今來亦有賞罰不明，邪正倒置而能成功者，亦未有不講條理，不定次序而能立業者，以孫先生之事業言之，其精神上歷史上早已成功，至於事

上時代上欲求成功，其責任在吾輩，而非孫先生一人之事也，故吾輩不因循苟且，專意順從，亦不應使其固執己意，喪失同志人格，反爲宵小所污辱，而致黨國自陷於不測深淵也，弟本愚戇無知，恣睢滅裂之徒，謬承諸同志之垂青，不覺其罪累之重，盡我黨員之天職而已，尙有一言，欲直告於兄者，卽對俄黨問題是也，對此問題應有事實與主義之別，吾人不能應其主義之可信，而乃置事實於不顧，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卽弟對兄言，俄人之言，祇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也，至其對孫先生個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國共產黨而乃國際共產黨員也，至我國黨員在俄國者，對於孫先生惟有詆毀與懷疑而已，俄黨對中國之惟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爲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爲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於人，而能有成者，決無此理，國人程度卑賤自居



蔣介石先生著名著集

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如神明，天下寧有是理，彼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於其間而已，所謂俄與英法美日者以弟視之，其利於本國而損害他國之心，則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至兄言中國代表總是倒霉，以張某作比者，乃離事實太遠，未免擬不於倫，其故在于中國人祇崇拜外人，而抹殺本國人之人格，如中國共產黨員之在俄者，但罵他人爲美奴英奴與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爲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爲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則將來恐亦不免墮落耳，黨中特派一人赴俄，費時半年，費金萬餘，不可爲不鄭重其事，而於弟之見聞報告毫無省察之價值，此弟當自愧信用全失，人格掃地，亦應引咎自辭也，弟在俄行動，自覺無可爲人誹謗之處，亦無失却黨體之點，因入共產黨問題，而弟以須請命孫先生一語，即以弟個人忠臣相譏刺，弟自知個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笑，然而忠臣報君，不失其報國愛民之心，至於漢奸漢奴，則賣國害民而已也，吾願

負忠臣卑鄙之名，而不願帶洋奴光榮之銜，竊願與兄共勉之，吾嘗怪吾黨同志因循不言，以致弊病百出，事無救藥，弟觀察事體，自以爲不參主觀，毫無客氣偏于感情之間，然人苦不自知，以他人視之，或以弟有觀察錯誤，判別不正之弊，亦未可知，是非善惡，悉以兄之目光爲準，而弟則但期致我良知而已，書雖冗長，而意猶未盡，弟雖未亡，而實欲兄以此書作亡友遺囑耳。

## 與譚組安書（二）

頃奉手教，恍若面晤，別後想望，爲之一慰，張師約日內可以出發，惟加入何翼尙未決定，在汝兄之意，視何翼前進較速，則加入何翼，中正主張，以加入左翼爲宜，而張師實力，中正不得不爲先生直告之，其全部好槍不過二千，如欲其加入助戰則可，若使其單獨前進，擔任一面，則恐牽累友軍，請爲裁酌之，倘貴軍能抽二千以上之槍，與之共進，則臨敵庶有把握，如以爲可，請卽來電催發，並於電中言明何部，何時可前進，祇待張師速來，則張師必可出發也，此間情形如常，贛方敵軍將來之謠甚盛，中正之意，祇要東江方面，能有一翼前進，則各方隱憂，可以立消，北軍更不必懼，如果北軍由梅嶺入南雄，則貴軍以一部由連平入三南，以搗其後，不須多兵，卽可抵制江西之敵，故中正所慮者，仍在東江之不能前進，不患北軍之侵入我疆也，軍中時疫流行，

其原因多在飲水不潔，如可移駐之營，總以遷地爲良，先生戎馬多勞，更須保重，貴軍伙食，可弗過慮，蓋仲愷展堂諸先生，對於貴軍尤爲關切也，近日情報林洪二逆，相軋益烈，當林逆未到油以前，陳逆在油會議，已派定黃強陳覺民等，接近黃業興黃任寰等部，將欲實行改編時，而林逆忽到油，故陳逆之計不得遂，此爲逆部祕密消息之一據，可知林洪陳水火之狀矣。惜乎本部不克乘此良機，以襲其虛耳，東江局面，非貴軍速進，不能再有第二希望也，言之痛心，敬請戎安。

## 與譚組安書(二)

今日以回校時間匆促，不克詳敘爲歉，此次粵軍之所以加入左翼之故，想在洞鑿之中，而其不忍始終患難之友軍困頓中途，獨任其難，實出於至誠，故決心前往，以促進戰機，惟當時計畫，本以湘軍爲主力，而粵軍仍敢直前赴難，其決心可以想見，然觀此情形，實有不能不以助爲主之勢，而與其初心已不相符矣，初本期以粵軍促湘軍之作戰，今乃不能不期湘軍促粵軍之作戰也，弟意無論爲大局計，爲湘軍與粵軍計，而湘軍不能不速下，共同作戰之決心，况所望於湘軍加入兵數，並不在多少乎？弟敢斷言，此次粵軍赴戰，湘軍如不加入，殊無勝算可操，而湘軍亦必人受影響，倘湘軍果能加入，無論多少，總得決勝之成算，此種加入作用，不惟壯湘粵兩軍之氣，且足殺逆敵方張之謐，否則粵軍加入東江，令其單獨作戰，而湘軍坐守不進，以不知者之目光觀之，何

異於袖手旁觀，而湘軍將何以保向來百折不回忠義奮勇之榮譽耶？如先生以爲粵軍此去必敗，則湘軍惟有設法補救，盡量加入，以挽此危局，弟以爲粵軍不加入則已，如果加入，則湘軍惟有與之共同生死，至於豫軍之能否加入，是另一問題，而先決問題，則固在湘軍也，則意無論前方病死兵士如何之多，而只要求湘軍抽去一部，協同作戰，以振聲威，殊不過難也，如并此而不能允諾，似乎不合情理，弟爲是言，並非不知前方困難之狀，而亦決不敢有所越分苛求於長者之前，至於弟對湘對粵，決無輕重厚薄之見，而對於長者尤不敢知而不言，亦不敢言之不忠，以自負愛我者之所期也，臨穎神馳，不盡所言，何日駕來黃埔，俾可掃榻以待，並乞裁復爲禱。

## 與張靜江書

日來閑居無事，常以弄墨自娛，愧無進步，不能當大雅一睇，七日教言，領悉一是，代認恆泰股份，甚感，請爲簽字，關於弟以後之處世行止，請兄隨時指教，以冀有成，弟自知尚有賢者嫉惡一日之長，惟養氣功淺，加之自少欠缺居敬工夫，持之不能有久，故隨俗變遷之病，仍不能免，每用自戒，而終未能痛改爲恨，季陶爲我益友，而公則爲我良師也，惟自苦天資頑鈍，素性暴躁，對於愛我諸公，恆未能奉若神明，而且時出侮辱之言行，既傷感情，復灰友心，非有一二篤愛友好，嚴厲督責，因事規正，終恐隕越貽羞，因之每發巖居穴處，甘與豕鹿爲侶，草木同腐之嗟嘆，滄白性懶，無足深責，季陶愛我，而不知我之短處，且感情用事，責人太苛，日前廣州之行，竟棄弟而不與攜手，又祇知罵人偷安，而不恤人之困難，吾公患病，行動不便，又不能常親聆教，

此弟所以孤陋益甚，終身無長進也，此次赴粵，實迫於孫先生之命，明知其地非我所能久居，其事非吾黨所能挽救，而必欲強之使從，是亦至不幸之事，悔疚在念，敢爲傾腹一談，孫先生七日來電，命我速行，弟意一以動員之日起程，二須季陶同行，三請速匯淡遊元冲之款，四以個人名義，隨從督戰，勿居名義，祈吾公出名代覆，俾得措辭稍圓，不致有傷感情耳。



## 復展堂仲愷書

疊接函電，領悉一是，稽遲未報者，有以傳達遲誤，及弟見時，他友已爲我代答者，有以傳聞不一，致誤會，不敢冒昧陳覆者，而疑竇叢生，易招恐怖，因成刺激觸發牢騷者，又是一端，元冲來書，約我赴歐，引起我最初之興，而徘徊今日之行者，是亦不無影響也，季陶造舍，詳悉粵情，心始釋然，本可摒擋一次，力疾粵行，而季陶愛友過切，專橫太甚，不容弟置一喙，因之激成憤怒，又起我不願問世之心，事後思之，實堪自笑耳，總之弟對黨對友，不敢存一分偷安之心，亦不敢作絲毫驕矜之氣，而於愛我諸公，更不願有些敷衍客氣之意，以自暴棄，卽對仲兄之函，時形不遜之詞，殆亦自居摯交，率性直書，無所隱飾，不敢效世俗泛浮之狀，以自負良知，兄等愛我，諒能曲宥愚拙，不卽以此見外乎？弟對粵事，終抱懷疑不安之態，孫先生督師，更不放心，

如以此主張由 孫先生自動，以爲將來改組軍府地步，則現在改組，何須督師爲耶？盡弟一以基本部隊不多，稍有挫失，易致動搖，許軍雖衆，其自練可靠者，亦屬無幾，第二粵軍將官性質複雜，程度不齊，一經直接，陣中勤務，諸多困難，竊恐感情弄惡，則基本盡壞，不可復問矣，小故多端，此其大者，如以此言出諸競存，則其計更差，今日競存對 總理，如當作二人看待，則將來一場無結果，可以斷言也，對於援桂之計，約有三要，一、競存任總司令親自出馬，粵軍官將此時非競存不能調度，二、孫先生督師，三、許鄧洪三部同時動員，方爲有濟，弟意如此，未知高明以爲何如，廣西地形險阻，殘兵足有二萬餘，許軍全部，恐不足以當此強寇，而滇黔湖南之援軍，數目更不可算列正式計畫之內，今日援桂，須作粵軍單獨作戰之考案，而對於閩浙贛鄂兼顧慮及之，其或庶幾乎？元冲未回之前，弟不能離國，則動員下令，孫先生出發之日，弟必來粵隨從前進，報效萬一，如特設一督練公所，卽爲練兵，徒以

有名無實，因人設官之事，相約是更觸人嫌倦，增我刺激矣，赴歐之舉，未始非爲本黨謀發展，毋以此爲個人避難偷安計也，根本解決之策，我以爲在彼而不在此耳，執信復生，必從吾言矣，追悼執信，不能與會，思之惟有痛苦，兄等當益難爲懷矣。

## 與胡展堂書

昨日所擬汝兄報告，如交盧閱，則打破滅之觀念一層，尙須反覆詳明，使其改變態度，但此種話頭，當面不便口述，文章又須檢點，蓋爲人代謀之事易起人疑，亦易爲人笑也，夫滅之觀念，一以爲借擁李之名，必能爲李恕諒，二以藉浙之聲援，必可得陳逆深信，不知彼既有在廈逐李之事實，雖百口擁李，亦莫能自辯其矛盾，陳逆如果誠意聯浙，則其必能用滅而滅許，然陳之觀念決不容有浙之勢力在閩，故寧用李以亂閩而滅許，且假李以滅浙，在閩之勢力，是滅之自信，必能爲閩粵緩衝之見解，已可知其難靠矣，今日陳已實行其用李亂閩之計，不僅統率其殘部，而且統率粵軍以攻漳廈，此時和齋當知李與陳聯絡而不易分離，亦當知受惡於李者，卽不能不受忌於陳，知此則所謂緩衝之計者，吾知其必不能行也，敵旣聯而攻我，我反分離而觀望其可乎？總之滅與我

應否聯合，且能否團結，其關係在彼而不在此，即應否守閩，及能否攻粵，其關係則在敵而不在我，惟對於李逆，不能不從速驅逐，即使李能知難而退，則對於李逆在閩之殘部，亦不能不從速肅清，我之所憂，乃在驅李，而不在急急攻粵，如恐我之攻粵，因之以拋棄驅李之計，是因噎廢食也，烏乎，今日平閩之計，其一則肅清李部與在閩之陳部，其二則驅逐入閩之蔡部，至於攻粵攻贛之計，則尙在其次，如欲實行以上計畫，則在閩有力之部隊，非團結一致，作共同作戰，始終不渝之計，則閩局決無樂觀之一日也。

# 與展堂精衛書

十九日，展公手教，領悉種切，弟之行止，不應以一楊西巖免去而定，如無根本辦法，雖去徒招物議，自損人格，有何益耶？弟本一貪逸惡勞之人，亦一嬌養成性之人，所以對於政治，祇知其苦，而無絲毫之樂趣，即對於軍事，亦徒仗一時之奮興，而無嗜癖之可言，五六年前，懵懵懂懂，不知如何做人，故狂妄半生，覺無意趣，近來益感人生之乏味，自思何以必欲爲人，乃覺平生所經歷，無一非痛感之事，讀書之苦，固不必說，做事之難，亦不必言，即如人言弟爲好色，殊不知此爲無聊之甚者，至不得已之事，自思生長至今，已三十有七年，而性情言行，初無異於童年，弟之所以能略識之乎者，實賴先慈夏楚與教導之力也，迨至中年，幸遇孫先生，與一二同志督責有方，尙不致於隕越，然亦惟賴友人誘掖勗勉之力耳，至今不惟疲玩難改，而輕浮暴戾，更

蔣介石先生名著集

蔣介石先生名著

甚於昔日，如欲弟努力成事，非如先慈之夏楚與教導不可，又非如英士之容忍誘掖，亦不可也，英士待人，不免好尚權術，然其先必事事容納人意，體貼人情，而至最後，則他人必事事悉照英士之本意，而改變其本人之主張，使人尙不自覺，如是待人，不可謂其果善，而人則反感其妙，以弟之愚拙而有今日者，未始非其誘掖之功也，今弟做事，既無人督責如先慈，又無人體貼如英士，而欲望其有成者，恐將轉以債事也，此爲弟個人性情上做事不易之實在情形也，兄如不以姑息愛弟，而欲弟爲本黨效力，於此等處，似須爲弟打算也，至孫先生之待人，其道義深篤，實使人沒齒不能忘，此弟所以懷德愈甚，而怕傷感情之心則愈切，此弟之對本黨與孫先生，皆不能不自勉，庶不愧爲人士之道，當亦爲吾同志所深諒也，弟對自身短處，略有自明之一日，如我友能以童子視弟，而以慈愛至誠待之，則弟或能久安於事，雖有困難拂意之事，亦必能忍耐堅持，如一遇感情意氣之時，乃卽放棄一切，頓起灰心者此其故，蓋因弟

自知愚頑，苟全性命於亂世，以保先人之遺體足矣，豈敢復有虛榮之心妄想，本身之稍有成功乎？故革命雖爲人人責任，而弟今日之革命，除爲平民抱不平，爲先烈爭志氣以外，實爲本黨與師友之情感所動，而決非爲一己徼倖以圖功名也，故此心一存，不惟勇氣銷沉，而且驕矜難除，惟其不爲己而爲人，所以始終抱定一合則留，不合則去之意，而於個人事業之成與不成，終不計較矣，明知此種之卑陋謬妄，爲人生不宜有之思想，奈天性頑硬，變化不易，故對人常懷奢望，且責備過切，以爲人人應須視我如孩提，而待我以至誠，亦即人應曲諒我暴戾，體貼我愚拙，不宜有一毫客氣也，而不知此雖兄弟手足，亦有所不能，乃欲責之於友朋，豈可得耶？所以世無一人可爲我盡交道也，此則實寫弟個人處世之觀念，而不敢一毫掩飾，惟不願與人盡情畢述者，亦以世無知音，言之無益，而反爲輕笑耳，兄等可謂洞識人情，不待弟自道破，而早在明燭之中，弟性如此，再出則徒見隕越而已，兄等如以弟爲非出不可，則當爲



弟代謀一持久之策，如何乃可使其安心樂業，以期其成也，今若不去，將來尙有爲。孫先生決策定難之時，如弟去而復回，以後不能復見同志之面，勢非遁世隱跡不可，如果至此，于弟固爲自得，而兄等之本願，當非如是也，弟之行止，請兄等爲我善謀直告也。

# 與精衛仲愷書

返甬後，連日腹瀉不止，現來普陀天福菴靜養，回滬之期，不能如約，汝協各處，有否確息，不勝繫念，閩邊湘邊，與廣西各處軍隊，弟意急須派相當專員，分往慰勞，並授其以後進行方略，俾有所依據也，對於軍事之意見，約分三項，甲，先謀桂湘閩贛四省中之一省，或二省爲根據，然後進攻廣東，乙，待各軍聯絡確實後，約三個月內，聯合各軍，由各路前進，準備合擊廣東，先定廣東爲根據，然後統一西南，丙，各軍如不能一致，平閩之計，亦難實行時，則許軍祇有聯絡某軍，強襲汀永爲根據，第一步爲先取潮梅之計，第二步爲平粵之計，惟對湘桂各友軍，皆須指定其任務，如湘邊各軍取北江，桂梧各軍取西江，令其牽制西北江逆軍，使許軍專擊潮梅，此乃各自爲戰，本不相宜，然得步進步，隨打隨想，亦未始非計，較之不變不動，漫無頭緒者，則聊勝

一著也，對於作戰準備事件，陳述大略如下，一，湘滇各軍，皆退入湘邊，即可令其聯絡廣西滇軍，共計湘桂兩方友軍聯合約有一萬餘人，以後攻粵，當以在湘桂各軍爲主力，而以閩邊各軍爲助攻，二，指揮全權，委諸協和，並責成其積極籌備，三，以三個月爲期，即以本年十一月間，爲戰鬥開始之期，四，餉項以貳萬人計算，發動時至少須發餉一月，當籌備三十萬以上之款，方可如期應付，五，子彈缺乏，無法接濟，亦須與各軍言明，六，滇軍以朱培德部爲主體，請 孫先生手書慰問益之，對於廣西滇軍能否設法統一，或應如何處置，弟查金黃之歷史及言行，皆不及朱，如 孫先生有意令朱統一滇軍，彼或較易爲力，能使滇軍指揮統一，亦一美事，否則朱雖不能統一，其必能設法聯絡，引爲本黨用也，綜之廣西滇軍張金鄧楊，各方面皆有一部勢力，皆當顧全其體面，不能抑此揚彼，注重片面也，弟意以湘桂兩部滇軍合言之，則以朱爲主體，以桂中滇軍言之，仍認張爲主體，而不拒絕金鄧，使其各自進行，利用其

各人固有勢力，並不認張統率來桂，至今而不散乎？故廣西滇軍，以不變其現有建制與名稱，仍認張爲中心，不使其紊散無緒，而以聯絡與處，各事隨時詢於朱培德，並令其注意統一指揮之事，則兩方滇軍，或皆能爲我用也，至於梧州之關鄭各部，三月之後，不知其有否變化，尙難預料，只有聽其自然，不能十分顧慮，而劉振寰部尙須設法聯絡，如其果能爲吾所用，則目下上海與廣西滇軍之聯絡，即可令其擔任，且彼爲桂人，如彼能與滇軍聯絡，則彼此互峙，必非淺鮮，今陳旣聯陸，則劉對陳必無善意，由此一點觀察，劉當不致反顏，似可信用也，黃明堂部，亦只可聽其自然，如彼能退入桂境，或能與劉與滇軍聯絡更好，否則散竄山中，將來未始不可爲我助也，默察現勢，可爲吾用之軍隊，在湘桂者，約有一萬至萬三千年之數，在閩邊者，約有五千至八千年之數，總數則在二萬左右，以閩邊部隊爲東軍，以湘桂部隊爲西軍，籌足三十萬以上之款，如期解往，約三月後，合攻廣東，如善用之，則年內必可奏東西夾攻之

效，如各方同時發動，逆軍必首尾不相應，吾軍如果有一二處得利，則逆軍全局必敗，否則各軍則各認目的，而各自爲戰，亦必可逐步進行，潮梅不難平定，現在最要之事，卽分頭派員慰勞各軍也，沈部果能聯絡，於我末始無益，且將來或可爲我所用，此時對於桂湘贛閩各省有力者，如能設法聯絡，不爲我後患，亦一重要之事，否則桂如果爲陸有，陳陸聯合，則桂中滇軍攻粵，又須爲其牽制，故不得不設法消除其障礙，如劉關張能確實提攜，先將廣西平定，然後東下攻粵，則陳逆不足平也，此計較諸先平湘平贛平閩爲便而易舉也，蓋陳逆諸將，視廣西爲畏途，我軍平桂，彼必不敢派大隊來援一也，陸林在桂，地盤未穩，如劉關張合力較易平定二也，我軍平桂，滇唐無力能爲其後援，北軍亦牽制，較之平湘平贛容易多矣，三也，有此三者，則吾軍如果不能先平粵，當先平桂，以爲平粵之基，亦非下策也，且湘邊之湘滇軍，移至桂境，亦較便利，平桂則粵不足平矣，如果先平桂，後平粵，則延長時日，在所不計，未知

孫先生與兄等之意以爲如何？致函於前敵將領時，可作三案，一先合力攻粵，二先合我在湘桂各軍之力爲桂人平定廣西，然後東下平粵，三在湘部隊以全力助譚平湘，在閩部隊以全力助閩人平閩，或助王驅李，然後合而攻粵，如攻江西則恐牽涉北軍，陳逆且必來夾攻，蓋今後作戰，仍認定西南本身問題，而不牽涉北軍勢力範圍之江西爲是，倘奉直之爭復作，則攻贛各案，亦未始不可實行也，以現勢論之，譚王在湘閩，各有勢力，如能利用其固有勢力，乘此機會聯合我軍，佔領全省，則事半功倍，故本軍如先謀根據，則以閩湘二省爲第一目的，其次當以本軍現有勢力爲根據，而謀進取則當以廣西爲目的也，弟意以爲如能先得一省爲根據，然後再謀廣東，較爲穩妥，不然，既無根據，即無接濟，又難聯絡，對內對外，皆甚困難也，蓋對外聯絡，亦須有一標準，對於少川在粵作爲，亦亟須注意，弟以聯新不如聯舊，聯直不如聯奉，聯吳不如聯曹，聯奉又不如聯浙，浙奉曹皆可聯，而吳則非待其心悅誠服時，請勿派遣

代表輕與之聯也，弟意北方各派，皆可聯而吳則必欲其投誠降服，而後方可容納，不然，益未得而害先受，未有不爲其所侮辱利用也，以吳所信用者，如口口口口口等，皆與吾黨種端反對之徒，彼所爲重而吾所爲輕者，弟以是知孫先生與吳不易聯絡，非至吳真有悔心時，決不能表其誠意也，且吳之勢力有限，決不能久，不必視之過重，直曹如能與我聯絡，卽可以牽制吳力而有餘，彼之助陳，勢所不能，欲其助我，更不可得，故對吳態度，不能與對其他各派同日語也。未知兄等以爲然否，萬一吳果有誠意與我聯絡，須得盧之保障，或竟由其間接交涉，則聯絡或較可靠，卽對盧亦可加一層誠意，以感動其心也，總之：現時武力，不得不注重浙盧，故對浙盧，當養成其東南勢力，使其懷德感惠，期他日爲吾黨所用，至於政治主張，不能不容納伯蘭若干意見，授其若干權力，任其活動，或對直交涉，無論何方接洽，歸其一人辦理，及其最後，或有幾分成效可觀，如政治委員會，有會長時弟意以爲不妨委伯蘭，以免黨員

新舊界限也，此皆弟偏見，其中不無毛病，可否尙祈兄等與孫先生商酌之，滄白意頗牢騷，乃由對人問題而發，彼自願專任文牘之職，其長處亦在於此，以後關於文牘往來，可否專委於彼，而以惠生專管黨務部事，是亦調劑內部之一法也，家內之事，非筆墨所能達意，對人問題，尙請孫先生注意及之，黨約不改，黨務終難整頓，乘此時機，改正誓書，收容一般有爲青年，則黨勢必能增大，國聞通訊社每月津貼五百元之數，似難中止，商報如能維持，則言論多一機關，即多一分勢力，以現在武力既窮，如輿論再不注重，是更難爲力矣。



## 復汪精衛書

奉讀三十一日手教，開誠見示，敢不銘心，千里咫尺，孺慕良殷，既感臨別贈言之切，何忍再蹈緘默不宣之咎，如不於此時傾吐衷曲，神明似覺難安，故敢直陳不諱，知我罪我，所不計也，一年以來，弟自問對公對私，皆出自赤忱坦白，決無絲毫掩飾，如璧姊函中之所謂僞者也，然夫人必欲以此加罪於弟，其亦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所常有，然固無傷於弟之光明，特不知兄亦有如此之感想，以疑而生厭否也？至兄對弟之個人，扶掖教導，不遺餘力，人非木石，焉能無動於中，述往思來，但有自覺慚惶而已，惟世嘗有感其親近左右，背其見解而不能自主者，弟拘執於疏，不能間親之義，而又不能爲兄明言之，因循誤事，以至今日，言念及此，能不痛心，茲以夫人斥弟爲僞之語，不得不略概以明耿耿之私，今兄既忍心撒手棄弟而行，復有何言，弟豈敢戀棧久留，不共

進退乎，縊思 總理託弟以大事，如中途而廢，不惟有喪 總理之明，而且無以副吾兄之望，況國家大事，豈容真人兒戲，以一己之利害，而置大局於不顧，是以引一息尚存，此志不懈之義，以翼盡 總理未成之志，並完吾兄未竟之責，所以一切大計方針，一遵 總理遺囑，并循吾兄意志，即對於 CP 之合作，亦尚望其精神上之團結，但不能如兄之遷就讓讓，而於事實反生障礙，敗壞至於此極也，前者弟知兄之用心苦矣，然其結果如斯，是兄與弟皆不能辭其咎也，手教所言，兄已厭我，使我不得不去，然立於革命戰線，固不可招之使來，揮之使去，此行實出於自願云者，以弟觀之，適得其反，姑以過去之事略，證之益明，弟言之不謬也，兄誠不識弟之真性，故有疑弟與厭弟之心，如人弟爲僞，而兄卽以爲然，譬有人欲去弟以爲快者，或有陷弟以爲得計者，而兄將如之何？吾兄必大以爲不然者，然由來之漸，不可不防，如聽信非人，必中陰謀者，離間之計，以致鑄成大錯，來書反言弟之受誦，無乃過乎？然弟對兄

之心，始終如一，不惟不疑兄，而且諒兄，仍願與兄共事者，以兄之本義無他，惟爲左右所惑耳，今事既至此，兄又因而抱病，弟亦不忍相強以增兄之病狀，惟革命事業，非第一人所能負責，更非第一人所能盡責也，然弟既不願負總理之重託，又不願置兄之責任於不顧，任重如此，豈能致遠，諒兄亦不忍恣然置之遷地養疴，萬不能逾三月之期，於此期內，或可不擾精神，以期速廖厥疾，如逾期不歸，則待軍事稍定，民心略安，弟必步兄後塵以明心迹，倘兄能屆時釋然大悟，屏除左右，惠然肯來，共圖國事，幸何如之，所謂學西文求學問者，當此革命期間，安得如許閒工夫也，茲恐兄以弟爲疑兄厭兄之心，終難釋然，而以弟爲僞之意，又不能不明辯之，故不揣冒昧，略陳事實如左，

(一) 自弟由汕回省以來，即提議北伐，而吾兄當時極端贊成之，並準備北伐款項，以示決心，不料經顧問季山嘉反對此議，而兄即改變態度，因之北伐之議，無形打消，坐失時機，此兄不能自主之一端也，

(二)季山嘉提議，派兵由海道運往北方，此爲其兒戲欺人之談，實爲其根本打消北伐之毒計，弟卽知其無北伐之誠意，當時弟並以彼用意之毒，陳明於兄前，謂此計於吾總理北伐畢生之志，完全相反，兄既知之而復允之，此亦吾兄不能自主之一端也，

(三)自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黨務政治軍事陷于被動地位，弟無時不抱悲觀，軍事且無絲毫自動之餘地，革命前途，幾至瀕於絕境，故與兄提議，必先與確實交涉，不可使中國革命陷於被動地位，以違反我總理聯合蘇俄之本旨，與蘇俄扶助中國革命獨立之成約，然此不可專爲蘇俄同志責，實兄與弟皆不能辭其咎也，

(四)季山嘉勸弟往北方練兵之計，其虛實誠僞，已彰明較著，蓋弟在粵一日，而季山嘉個人之計劃，總難實現，故其不得不設法使弟離粵，以失去軍中之重心，減少吾黨之勢力，乃兄不察，竟順其意，且贊成之，惟恐不遑，及弟

與季山嘉反臉令赴俄休養，而兄恐觸其怒，反催弟速行，弟受總理付託革命之重任，不能以一顧問之喜怒而定去留，亦不能以一顧問之態度，而頓變知友之態度，置一切情理於不顧，此亦吾兄不能自主之一端也，

(五) 自弟辭職之後，當時實有遁世絕迹，獨善其身之決心，而兄乃滯遲延擱，既不批准，使弟不能辭責引退，而又留中不發，使弟又不能負責整理，卒之軍紀廢弛，整頓無方，以致三月二十日之事一發不可收拾，此固非兄之本意，而兄之不能自主，蓋灼然矣，

(六) 委任李黃為第八第九軍長，而季山嘉特留第七軍長一缺以待來者，此缺非其預備王懋功叛弟後即以此為報酬乎？凡此諸大端，兄豈未曾察知乎？既知之而不矯正之，是兄不能自主之又一端也，

(七) 軍事委員會議決本校經費為三十萬元，第二師經常費為十二萬元，翌日乃擅減本校為二十七萬元，而加第二師經費至十五萬，當時弟問兄何以參謀

團推翻議案，擅減經費，究係何人主持？乃兄顧左右而言他，夫推翻決議，擅移經費不可謂小事，豈兄果不察知乎？及弟面質，而兄又置之不容，一任若輩之播弄，以自失政府之威信，亦迹近行賄，使其所部推倒上官，此端一開，則革命軍紀豈可收拾，甚矣季山嘉倒行逆施，一至於此，而兄不能毅然矯正，是兄不能自主之又一端也，

(八) 撤退季山嘉之電，鮑爾廷復電同意，兄豈不知，季山嘉與弟相處之難，而兄偏視之如寶貝，任使其與弟爲難，卒成今日之結果，是兄不能自主之又一端也，

(九) 第一軍自招募成立以來，未有欠餉至三月之久者，弟之所以能指揮如意，軍心團結者，此非無因也，自弟由汕回省以後，汲汲以欠餉爲慮，吾兄亦云發給，及季山嘉打破北伐之計後，兄卽一反前議，甚至欠餉亦靳而不予，使弟對部下，盡失其信仰，必使其軍隊離心，不能維持而後止，爲弟個人之不德

，竟使我全體將士，皆成餓殍，此何忍心於是，使弟不得不出于辭職，至今仍不能脫離關係，且成爲怨府，此亦兄不能自主之一端也，

(十)當三月初旬，吾兄召集孫文主義學會，及聯合會員訓話時，聞兄有土耳其革命成功，乃殺共產黨，中國革命未成，又欲殺共產黨乎？此言也，不知兄何所指，而軍官聽者，無不驚駭，皆認兄此語是引起共產黨與各軍官之惡感，無異使本軍本校自相殘殺也，所以三月二十日之事，一觸即發，以爲共產黨員，聞兄之言，必有準備，所以各軍官亦不得不出於自衛之一道，蓋本校出身之軍官，對於共產黨員幼稚者之行動，固多不滿意，而謂其有殺共產黨之心，則弟係其絕無之事，蓋一般軍官，皆知現在革命戰線之不能撤散，與其殺共產黨，不如謂其自取敗亡也，且當時事實可證明其動作，皆出於自衛，而無攻人之行動也，

總之吾二人應爲總理負繼續革命之責，不能以一顧問之喜怒，亦不能以

一顧問之好惡而中傷感情，以弟之心推之，固知兄必無負弟之意，然以上述之事實證之，其果弟爲人間乎？抑兄早爲人所間乎，其果弟疑兄而厭兄乎？抑吾兄疑弟而厭弟乎？請兄再思之，惟一年以來，吾兄對黨對國之功績甚大，此無論何人，不能否認者，然而優柔寡斷，大權旁落，竟使事事陷於被動地位，即中山艦冒命移動，陰謀暴露，弟對於兄決不有絲毫之苛蒂，然而平日之放縱，卒釀成今日之惡果，可不悲乎？然往事已矣，惟望於此三月之內，宿疾痊可，早占勿藥，出任艱鉅，共負總理付託之使命，弟以爲革命事業，欲期其成，弟固不能離兄，而兄亦不可離弟，方足慰我總理在天之靈，惟祈兄以後處事，務使大權在握，當機立斷，事事立於自動地位，不爲左右所欺蒙，則弟必始終追隨於吾兄之後，若兄果始終不出，厭而棄弟，則弟亦爲有引罪辭退，決不再事第二人，以自卑其人格，耿耿此心，當爲吾兄深鑒也，弟自信與兄，無論相隔至如何之久遠，精神決無貳注，無論何事，總以吾兄之爲意，此可告慰



於吾兄，而兄亦不必以此紛擾精神，暫謝諸務，靜心調養，以備他日更任較繁劇之工作，俾我二人得以共事至最後之一息也，如兄仍有以弟爲僞而疑之厭之，則弟但求貴恙之速痊，個人私見無不可以犧牲一切，如有益於黨國，有利於貴恙，卽勿預謝罪，在所不計，區區之意，統希垂鑒，諸惟壽照不宣，

中正手上。

## 與楊滄白書

弟定元日起程，敬將以後進行意見略述之，軍事當促許軍尅期抵省，會合在省各友軍，先謀集中，然後再定一共同作戰方案，以爲攻守勦撫進行之程序，使其分明任務，團結精神，不致有參差不一，主客異形之嫌，政治當以整理財政爲先，廳長不速易人，延誤大局，必非淺鮮，弟對此點，自信見解或較在粵正確，故欲行之前，不得不將此等成敗關鍵，竭忠盡言，決非有何作用參於其間也，財政如無把握，軍事難定計畫，廖任廳長，許速回省，二令可否在弟起程前發表，俾弟來省後，即可着手進行，而鼓來者之氣也，彷徨日夕，竚盼覆音。

## 復滄白香芹書

復滄白香芹書

一二六

前接 孫先生巧電，本擬卽月來粵，因汝爲兄復電未到，不知其中情形如何，且目疾亦未痊愈，故一時未克成行，昨又接 孫先生有電，及湘芹兄電，暨滄白兄致靜江兄電，知事已緊急，雖目疾未覺十分全愈，亦當前來，惟精衛展堂二兄，到滬弟尙未晤面，弟意擬約二兄與之同來，乞轉請 孫先生爲電致二兄，或電靜江兄，一催之，萬一展堂兄不能來，弟準邀精衛兄同行，至粵局如何進行，弟因未親臨其境，殊難遙斷，沈軍如近在省城附近，粵省局面與二星期前無所變更，鄙意在省滇軍，與粵軍聯合，先行撲滅之，最爲上策，否則以省城交與一部分滇軍衛戍司令守衛，其餘大部分滇軍與粵軍先攻克惠州，預備放棄省城，俟惠州破後，與許軍夾擊潮汕，餘孽方可肅清，惟須與省城粵軍各將領說明，使各明瞭，不得不放棄省城之理由，及將來之利害，方能見效，

如能卽日照行，沈陳蔡必不及聯合，否則我攻惠州，沈軍可攻我後方，非常危險，孫先生大本營行動，應當仍在省城，滇軍能担任衛戍，沈軍必不敢來犯，如以孫先生在省爲不安，亦可與攻惠州軍隊一同出發，指揮一切，若滇軍均不願攻惠州，可先使在省粵軍盡行出發，粵軍果能一致攻惠，以應援粵之許軍，使陳逆潮惠各部，首尾不能兼顧，則削平陳逆，亦非難事，總之沈軍在者，現如無法處置，不如暫且放任，沈軍在省附近，潮惠未下以前，不當顧念省城，徒滋紛擾，貽誤進行之程序，依此計畫，應速放棄省城，以全力肅清潮惠，則沈軍自無問題，處置粵局，於此中求之，或有一二端緒之可尋，諸公以爲何如。

## 復古湘芹書

五日手教，領悉一是，日前諸陳來書，屢以弟行期相詢，且勸弟赴粵，推其用意，實不願弟赴粵，其中關於內部感情數語，竟作無意識之談，直可置之一笑，弟定於兩星期內起程來粵，到粵之後，或去前方，或留後方練兵，均由孫先生處，當視其於事實有益者爲之，弟固無意見也，如弟駐省或駐韶練兵，而不引起某部注意，則準備於半年之內，練成一支勁旅，參加中原劇戰也，如果練兵，弟不願徒驚虛名，最初僅練一旅，名目且未經成旅之時，亦不願假以名義，免招他人之疑忌，倘於事實有礙，且恐引起他人不安之狀，則不如往前作戰，然而對於政府今日之地位，與將來之發展，如欲有所効力，則終久不能達其目的矣，是否尙乞吾公抵粵後與同人商妥，電示大略，如果練兵，則於用人一事，在滬須有接洽，惟不知槍械如何籌辦？可否設法速成，弟之一旅，

計劃組織三團制，槍械須在八千桿以上，果能有械有餉，則四個月內可以完全練成，亦使人不及注目之一法也，組織方法，弟已製有細密計劃，不患其事之不能實行，惟以無械無餉爲念耳，可否之處，祈爲轉商，弟之行期，最遲則乘廿四日之中國號，乞勿明告外人，此時仍以弟不來粵爲言爲是，展堂先生不知有否回省，來函祈提及，此函請與廖汪胡三公一閱。

## 與戴季陶書

日前一劇開場之初，實以兄聲色俱厲，不容我置喙餘地，太子人難堪，故出老羞成怒，兄固愛我者，凡有勸解，無不順從，然弟素性暴躁，平時對人，常欠恭敬，而對兄則已覺十分忍耐，吃虧受氣不堪於不知不覺之間，蘊釀此激烈抵抗，以爆發於今茲，患難相共，甘苦同嘗之日，事後思之，自愧更又自笑，爲人不自愛惜，暴棄傲慢，一至於此，有何面目以對良師益友耶？茲引曾滌生誠其弟沅甫與彭雪琴相爭時之家書一節，以爲我二人取照寶鑑，則往後交誼，益加深摯，未始非因此至成也，尙祈曲宥罪惡，不吝教益幸甚。

# 復戴季陶書

十四日來教，語語悽激，讀竟泫然，不知爲懷，間有一二意帶譏刺，尤令人難堪，吾謂靜江待友，善處在不出微言，使聞者自愧，孫先生待友，其善處在簡直痛快，使人畏威感德，而兄之待友，限格太嚴，鋒銳太露，度量不甚寬大，此所以少遜於孫先生與靜江也，然兄之待吾，私愛之厚，道義之深，有過於孫先生與靜江之待吾者，而吾之待兄，固亦奉爲畏友良師，然而敬憚之心，終不能如對孫先生與靜江者，其故雖由年齡相若，忘形已久，習慣自然，然兄之好偏勝，感情用事，辭氣時涉矜厲，是亦其大端也，粵中自成風氣，孰有如孫先生之以誠待人者，而其內容復雜，尤非吾兄所能盡悉，如以對我個人言之，則揮之使去，招之使來，此何等事，而謂吾能忍受之耶？度量不大，則或有之，然吾人妄自尊大，固不可，輕自菲薄，亦何可爲耶？趨炎附勢



蔣介石先生著名集

，夤緣於權豪之門，貪位戀棧，乞憐於無情之友，是豈吾輩自重黨員人格之道乎？兄嘗言英士對兄常懷畏忌，是以與英士感情未洽，甚不願與英士代譯日語，使當時有人強兄與英士共事，吾知兄必起而反對以爲大不然者，今日兄之強我與競存共事，不禁有同病相憐之感，毋乃兄亦責人重而責己輕乎？假如兄與我易地相處，則兄亦不知如何爲懷矣，於此則兄於我尙須恕宥若干也，來函謂我有促我出山作事，是促我之壽命一語，此係兄誤聽弟言，或誤會弟當時之意也，弟當時只言我性質暴戾，不適合於世，必離隔朋友，獨居深山荒野之間，或可延長命運云，此蓋弟因兄平日規戒之言而有感，自恨任性俠氣，處世動輒得咎，不如巖居穴處，或可免於隕越，是亦自怨性躁，並非怨兄促我出山，而我亦惟以出山爲懷懼，並非不願出山之語也，總之弟不願自居偷安，亦決不願自外於世，畏難避怨，是或有之，而貪生怕死，則未之有也，澈底之事，根本之計，則樂爲之，不實之事，無益之舉，則不樂爲也，弟處世之病，在乎極端

，故有生死患難之至友，而無應酬敷衍普通之交好，所言如此，所行亦如此，於此則或有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之感慨，至於知交之督責，親友之規勸，則嚶嚶鳥鳴，惟恐不得，豈有不肯樂從者，吾之取重於兄者，增我智識，長我學問，助我事業，諸益尙在其次，而在不客氣，不敷衍，規勸督責，不稍假借，時時能導我以正，強我從善，此弟之所以不能須臾離兄者，而兄之所以不輕棄於弟者，諒亦不以弟侮慢爲罪，而終望弟有成業之一日乎？吾甚願吾兄規勸不怠，尤望吾兄爲我之 孫先生與靜江，則中正或能變化氣質，而漸進於道義，凡人之善惡，而以環境造成爲多，本性亦未始不可移耳，赴粵決以援桂動員之日爲期，未知吾兄能否同行，此行可謂有人無我，言之不重，徒自愧悔而已，附覆 孫先生電稿，請一閱。

## 與張溥泉書

弟由滬起程時遇朱君，已與之談及某事，可否請其先行也，惟初次接洽，屬爲相助之語，可否明言，且彼果力能助我否？皆須調查明白，弟意接洽之前，尙須請貴友探明其內容與事實，或竟請其間接與之明言我輩要求與希望，如彼樂助，究能至何程度爲止，倘于此數者事前能先探明，則接洽時間減少，即弟往北亦較易耳，連日肚瀉不止，現往普陀天福庵，約一星期後回舍，此事務請積極進行，俾得速成爲禱。

## 復黃膺白書

接誦手教，愴念無窮，昨復電至中段凄然泪下，未知兄又作如何感想耶？民國存亡，全在 中師一人，英兄爲民國而死，亦爲 中師而死，英兄不死，中師至今，或不至臥病京中，時勢所趨，而使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言之殊堪痛心，今弟既不能隨 中師北上，英兄亦不能復生以事 中師，中師來京，當非偶然，而兄自不能不以英兄與弟之事 中師者事之也，兄與弟如果能以英兄之心爲心，則英兄誠不死，而其目瞑矣，粵中紛亂日甚一日，要想於紛亂中理出一個頭緒來，恐非朝夕所能爲力，然粵治之時，卽爲國治之日，此時要知治國非難，治粵爲難，望兄在京以全力事 中師，使弟在粵專心滅賊，或能副吾兄之望也，餘無他言，祇問何時入黨，共仗安危而已，翹首北望，神馳何似，伏維心照不宣，

## 與沈存中書

來書已悉，近得鄉人來函云，各兵寄往家信，多言餉銀不夠，思將逃回，是不可不預防之也，夫防逃之法，第一不可使其身邊有錢，當發餉時，當令其激存營部，代爲付郵寄家，故此時最要者，查其寄銀回家之通信處也，查後呈報，總不許其袋中過三毫之銀，第二不准請假外出，卽星期日亦令作別樣勤務，毋使其閑暇，第三本月餉銀均發足十元，以後如有成績者，再行酌加一二元，此外務須曉以大義，令明白當兵之意義，引起其在營之趣味，使知營爲一大家庭，官長待士兵，饑則食之，寒則衣之，病則醫之，無異於父兄之待子弟，在家爲良子弟者，在營卽爲良兵士，在國卽爲良國民，在黨卽爲良黨員，又令其明瞭主義之究竟，如果民生主義不成，則中國人民皆成爲外國人之牛馬奴隸，求死而不可得，故現在士兵爲其個人，及其父母子孫求幸福，所以犧牲生命

與安樂，亦不能顧，更令其知團體生活之緊要與快樂，必使其團結精神，共同生死，擊滅叛逆與國賊，取消不平等條約，恢復我中國國家和民族之地位，然後個人真真之幸福乃可得也，故現在只有一意拚命殺賊，斷不可存一毫逃避之心，逃避者無志氣，無心肝，不但不能當兵，而且不能做人，吾人必須爭氣立志，殺賊復仇，方不愧爲人，亦不愧爲黨員及士兵，要知軍人以衛國愛民爲天職，其人格在國民中最高尚，故須犧牲一切，方不墜革命軍人之名譽，吾輩爲黨員，爲軍人，卽是總理之黨員與子弟，要使其能知與黨與總理關係之密切，而不可自暴自棄，如此則或可感動兵心，團結其精神，庶不致逃避矣，如何盼覆，練兵以勤爲主，耳提面命，始終不怠，必有成效之一日也。

## 與茂如競雄擇生樵峯書

軍官學校，如仍須開辦，則從前弟所定方針，如學期課程薪餉及軍官選考等事，應皆照常進行，不必有所變更，如有不宜之處，可於開校後隨時改正，吾人作事應有一定，方針既定，雖小節間有出入亦須照行，不必拘泥也，譬如畢業學期一事而論，此即為學校第一重要問題，關於學生之前途，影響甚大，前既決定為六個月，今忽改為一年，則凡從前所定之課程，預算及一切計畫，皆須重新另定，其可如此容易乎？凡校中事，教授方面，由茂如兄決定，教練方面由蔭朝兄決定，而以仲禮先生總其成，其餘事諸兄多盡職務，少出主意，免礙進行方針，如弟在粵則可提出意見，磋商解決，今弟不在，雖可提議磋商，如改變大體，則不免啓自擅之端，故對知友不能不盡言也，吾人做事，苦於無經驗，而尤苦於無見識，所以凡事要詳細考慮，不宜徒聽人言，以犧牲主

見，及其考慮既得，進程既定之後，雖山崩海啸，亦可置之不顧，此等處於吾等年輕識淺時，更易犯之，須各加意焉，蓋不如此，胸無成竹，見異思遷，而道聽塗說之弊，亦由此而起，吾輩非泛泛悠悠者可比，應須互相勗勉，以期有成也，弟擬即來粵，相會匪遙，諸俟面罄。



## 與陳炯明書

接讀十五晚手教，委擬構造營房之格式及布置等項，略陳管見如下，凡營房之構造，以堅固高燥與明朗三者爲至要，蓋使其不易破壞與易於整理及清潔也，然本軍經費艱難，其材料等件，決不能如正式營房之完備，故本軍營房之建築，乃以臨時暫用爲準，至堅固一節，暫置勿論，茲惟求其明朗與高燥而已，夫營房之設，雖與軍紀風紀大有關係，而保持其軍隊之康健，乃一大要素也，房屋之明朗者，空氣流通，高燥者潮溼不侵，則疾病無從發生，而康健可以保持，如欲求其高燥，則樓下房間地板須高厚，而其地板離地之高須在一尺以上，至欲求其明朗，須多開窗戶，尤以高大者爲宜，至於宅數當以營爲單位，如一團之營房，則並列三宅，或前列二宅後列一宅，而每宅間隔須留空地五丈以上，若前後距離之空地，至少當與屋之高度成六十度以上之角度，方爲相宜

，一旅之營房，分爲六宅，或前後重疊，或東西對列，皆不可拘，至於一師營房之地面，竊恐漳州無此寬廣之處，故今日計畫，最大以旅爲單位，如能以一師營房共築於一處，則兩旅營房或東西相對，或左右並列，如北京之萬壽山下及南苑各營房之格式，固爲最好，然工程浩大，建築不易，如此廣場，漳州附近且甚少，蓋僅以一師營房之面積計算，須一千八百米突（合華尺三里）較力之地之而大集合場，面積，又至少須三千六百米突轉方，兩項面積合計其轉方面積在五千米突以上，約佔華尺十里轉方之廣場也，至於每宅之大小格式則每宅當分四單位，以一單位住兵一連，其間分爲十六間，如樓房上下各兩大間，每間前後各分二間，爲共十七間，以九間住兵，每間可容十四床位，及長條八人桌二張，其餘房間可狹小，只容七床位，及長條八人桌一張之地已足，卽以一間作連本部事務室，以二間住官長，以一間住連長，以二間住軍士，以二間住雜物作倉庫也，（上下各一間）又營房經始之初，固以飲水之良惡爲最要，而廁所

蔣介石先生名著集

浴室炊場三者之地位，亦不可不注意也，每連當有廁室一間，附於各連營房之後，或側面之空地，其間數須寬大，可容十二人，同時大便而不至擁擠，即置十二之便器地位，洗面場即設於其左近或間隔若干空地，與其並列亦可，即以每連營房之後附設廁所與洗面場所，以其兩所並列與其中間所隔空地，三者共計之，橫長而與其一連營房正面之橫長相等為準也，每洗面場所合築一井，是為必不可缺之件也，浴室則每團一個（照日本式樣）炊場則每營一宅，而炊場與浴室皆在廁所之後，離營房十五丈以外之地為宜，此外又有膳室，與賣軍用品及飲食物之酒保等屋，如兵卒膳室，即在各營房之內，軍士膳室三間，則在酒保附近，另築軍士會食廳，或即在酒保樓上，至將校膳廳，則營房左近另覓一較為幽靜之地，構造將校會食廳，而將校之講堂，即可以膳廳充之，閱報及圖書各室，與將校俱樂部將校購物所等即可附設其間，或於其樓上也，至于酒保三間，或五間，可築設在炊場之旁，或在其附近另築亦可，此外團本部與三營

本部，共十二間，築設於本團營房適中之處，至旅司令部，與師司令部，皆可於離營較遠處，擇一幽雅之地爲宜，蓋旅師各部，於直接教練上，較團部任務爲輕也，又衛兵室當築於正門之內，與兵士會客所及禁犯兵之營倉合爲一宅，約須平房五間，以團爲單位，消防室亦可設於其附近之地，此外猶有一極大極難之建築，卽兩操場也，面積須在 150m 以上之大宅一間，以間柱脚以減少爲宜，故棟梁各材須較高大堅固，其價必貴，似宜暫緩建築，當設較少之兩操場數間以代之也，其餘如醫室，則擇其僻靜之地建築五間，此乃團之醫室，至師之衛戍病院，則規模較大，須另經營也，其餘如彈藥倉庫一間或五間，當築於離營房較遠之處，又貯物倉庫十間，當築於團本部附燥之地，又馬廄三間，修理什物場五間，皆築於團部附近之地，而師之修理什物場又貯物倉彈藥庫等，則須另行建築，不能附設於司令部之內也，此乃營房構造之規模，及附屬房屋與其左近之布置也，而營房周圍，當築設計高一丈二尺以上之土牆，惟大集合

場，則可不圈入在內，至於大集合場之寬廣問題，本無定規，固以愈大愈好，然一團之集合場最好有六百米突轉方之地位，使之營橫隊並列時，不見其狹窄爲度，與少亦須在四百米突以上之可容二營橫隊之地也，是否有當，須待詳細研究，再行呈報，而營房構造及其附屬房舍各名稱，則大致不差也，構造營房圖式估工者，或有營房之圖樣，而名稱及房舍或未如所擬呈之多，則當取長補短，照其舊圖改正若干，必比個人研究尤爲完全也，中正定二十日後來漳，惟催造職支隊各營報銷及點名發餉二事，各支隊由司令官點名獨立隊由各部隊長點名發餉，請速下命令，待各部回來時，即可遵照施行。

# 與許汝爲書

清遠城今日已完全降服，至其收降情形，張副司令未有報告，而弟不知其詳，亦無從報告，該副司令前在總部時怕弟，而又恨弟，惡感已深，此次由河源出發至今，對弟又是怕恨，悖謬招搖之舉動，不勝枚舉，關司令不遵命令，亦受其鼓動之毒也，他不具述，茲將此次清遠戰事始末，略陳述如左。

- (一) 鼓動其部下，聯名阻止弟赴前綫，視察戰況。
- (二) 與敵人私開談判，並不報告軍部，與贖稱敵人投誠繳械，並無其他條件。
- (三) 入城已一日，並無一報告，及至軍部派員往視，方知詳情。
- (四) 阻止陸部入城，一手包辦清遠。
- (五) 擅委增城清遠知事。
- (六) 在中途利弟他行，常探詢是否同往清遠城。

(七) 以上數條，不過舉其大概，其餘譎張爲幻，使人難堪之事，不一而足，弟實不願再駐軍部，茲將各部隊派遣停當，軍部安排妥貼，即行告罪引退，張副司令之陰險叵測，荒謬絕倫，至於此極，弟不得不退避三舍，以免後患，見知見罪，惟所命之，即信與不信，亦惟兄審察，弟惟本諸良心，從實報告而已，至於各部隊所駐地點，及軍部所辦之事，並報告之如左。

(一) 第五支隊駐於新街銀蓋坳沿鐵路一帶，其部隊至今未到，此事未知能實行否。

(二) 第十一支隊及第十八統領，派其向韶關南雄一帶，前進驅逐敵人，此爲一時權宜之計，弟頗不放心，但其前日尚能從命前來龍塘告罪，可知此人對兄，尙無他意，故弟擅自派去。

(三) 衛隊全部駐清遠城廂附近。

(四) 各部子彈除在河源出發前分配外，以後在响水發給衛隊六八彈五千五百顆

，第五支隊五百顆，在增城發衛隊六千顆，第十一支隊五千顆，謝關兩部各二千五百顆，後由石龍解來六千五百顆，當時因令謝部挺進花縣清遠，彼要求發足子彈，故將此六千五百顆之數，皆給謝部，以其挺進，他方不得不補充若干，想無偏助之嫌可言，今日所到一萬三千，則八千五百給衛隊，以五千顆給陸部，而謝部則一顆不發也。

(五)餉銀概有賬目可查，想無不公之理，惟謝部向花縣出發時，途中多自領去二千五百元，弟本只允其二千五百元，而其後領去五千元，是咎在謝部，而非分配不均也，此外照營發給，大略不誤。

(六)謝部向花縣挺進時，要求空白命令紙三張，弟照准發給，今已用去一張，即其委花縣知事者也，此花縣知事，即前謝宣威所保之謝由己，因當時兄已允其記名，而弟爲一時權宜之計，亦不得不准其所請，此外則對於各部及軍部，無甚他事，弟以爲可告無罪，如兄偏信人言，則弟亦惟有聽之而



與許汝爲書

已，言盡於此，伏維鑒察。

## 與第一師黨代表書

本軍各團黨部，實在是有名無實，所謂黨的活動，是很少有精神的，近來士兵告發的困難，苦痛太多了，而且親眼看見的亦不少，甚至有排長以糞塞士兵之口，或痛打毒罵，而士兵之飢凍不管，更屬視爲常事，所謂軍中衛生經理絕未講究，甚且有開除士兵不發清薪餉，爲其連長中飽，此等惡弊，發現不一而足，根本上說還是各團黨部活動不力，徒有形式，而無一些精神，這因爲訓練及組織時間太少，作戰時間太多，亦難怪其然，然黨部之組織，不論戰時平時，皆應進行，在此休戰期內，趕緊先把第一師各黨部整頓起來，使士兵開小組會議時，完全自由發表其意見，及報告其痛苦，官長不得懷恨報復，如此則士兵經濟與生活，雖爲經費所限，不能完全改良，而其精神及環境，決不致如現在之暗無天日也，士兵精神與環境不良，各級黨代表應負完全之責，而連上

官長，如軍妨礙黨代表職權，或有使黨代表不能行使職權時，應盡情告發，否則黨代表應負其責也，吾輩革命，如不先在士兵生活上注意改良，則所謂改造一切社會者，皆空浮而不確切，并決無良好結果，請兄等對於第一師各團連小組多下工夫，并監督其實行，將來由第一師以推至各師，則黨軍名實或有相符之一日，而革命始有成功之望也，事務太繁，工作太多，並非責兄等個人，不過於隊內黨務，須特別注意促進，不使顧此失彼，輕本重末，兄意爲然，請將此函摘要錄登報端，使各官長知黨之重要，而不致輕忽小組會議也。

## 致政治委員會書

敬啓者，時局至此，革命軍募練計畫，萬不能緩，茲預定募練幹部三營，以爲整頓，現有各軍及以後新練各軍幹部之用，此外預備步兵三團，礮兵工兵各一營，步兵每團步槍約計二千三百零四桿，至二千三百四十桿，（因二種編制未能確定）機關槍六桿，其人數合官兵伕役與輸卒共計全團人員爲三千五百六十九名，開辦費合槍械服裝用具馱馬招募費等共計約四十三萬六千餘元，總計步兵三團，礮工各一營，成立費爲二百七十二萬餘元，而十二門之砲價，尙不在此數內，各兵種編制，當另表詳陳，故不贅述，所定預算，數爲二百七十二萬餘元，於現在政府經濟狀況之下，驟聽之未免駭然，以爲過鉅，然分畫時期按計畫進行，如以一年爲成立之期，則每月支出，平均計算不過二十二萬餘元，如政府果有決心，視此爲治本第一之道，期其必成，則此款籌備，似不過難

~~~~~蔣介石先生著名集~~~~~

，即如去年湘軍未來粵之前，政府經濟已覺窘迫萬分，及至湘粵援軍，每月增至三十餘萬，而政府財政之窘况，似未較前爲甚，如能節減無益之糜費，或另闢一種可能之財源，專備訓練革命軍之用，其事必可望成，患在不能實行耳，惟此事籌備成立，爲期最短一年，從速進行，尙慮不及，豈容再緩，然全軍成立之期，僅須一年，如能照計進行，三個月之內，可成三營之幹部，六個月之（至明年二月底止）可成步兵一團，九 月之內，（至明年四月止）可成步兵二團，而至明年七月步兵三團，砲工各一營，均可如期成立，以中正之意，如果三營幹部，能於三個月之內成立，則廣州根據地，可以策安全而無慮，迨至革命軍三團成立以後，不特廣東全局，可以肅清，即底定中原，亦易着手，此非中正妄自誇大之詞也，以中正觀察，廣東現在局勢，實無軍事計劃可言，必待三營幹部成立，則訓練革命軍之根基乃成，而廣州乃以穩固，如果革命軍能成立三團，則廣東全局可以平定，而軍事計劃，始有可言者，倘三團完全成立，則

北伐大計，並可實行，不然，則今日局勢，戰略既。可施，政治又屬空談，惟有坐以待斃而已，勢已急矣，時不我待，及今爲之，或未爲晚，是否可行，尙祈於本月以內決定，俾可尅日進行，以免遷延貽誤，則大局幸甚，吾黨幸甚，此致政治委員會。

祭總理文

維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三十日，弟子蔣中正，致祭於總理孫先生之靈前曰，嗚呼，山陵其崩乎，梁木其壞乎，三千學子，全軍將士，其將何所依歸而託命乎，廿年相從，一朝永訣，誰爲爲之，而竟使至此，英士既死，吾師期我以繼英士之事業，執信踵亡，吾師並以執信之責任，歸諸中正，素懷澹泊，與俗解諧，不及早興，辜負厚望，而今已矣，夫復何言，憶自侍從以來，患難多而安樂少，每於出入生死之間，悲歌慷慨，唏噓悽愴，相對終日，以心傳心之情景，誰復知之，黃埔一役，吾師以民國之文山自待，而秀夫視中正，去年臨別北上，以軍校既成，繼起有人，主義能行，雖死無憾之語語中正，而乃於昔年蒙難之地，留此明教，以爲紀念，豈兩楹之奠，早夢見於吾師耶，抑中正嘗思之數命，果可信乎，胡使哲人不常存，國運果有待乎，胡使主義不早行，而

卒致吾師悲憫憤激以病以死者何哉，要亦黨徒之不力，人事之不臧，而今吾師精神刺激，憂鬱成疾，以致於今日之不起，付之於數命，歸之於國運何爲乎，嗚呼，撫今思昔，瞻前顧後，舉凡可歌可泣，可悲可傷，心摧腸斷，終身隱痛，其誰與訴，其誰與知，而今而後，豈復有之人生樂趣乎，朝聞道夕死何憾，主義不行，責任未盡，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觀，今惟教養學子，訓練黨軍，繼續生命，澄清中原，以慰在天之靈而已，嗚呼，精神不滅，吾師千古，主義不亡，民國長春，神靈顯赫，率英士與執信，以助黨軍革命之成，北望燕雲，涕零不止，魂兮歸來，鑒此愚誠，嗚呼，尙饗。

祭告 總理文

維中華民國十七年七月六日，國民革命軍既奠北平，弟子蔣中正，謹詣香山碧雲寺，致祭我 總理孫先生之靈曰，溯自我 總理之溘逝，於今已三年餘矣，中正昔侍 總理，親承提命之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誨拳拳，所以期望於中正者，原在造成革命之武力，剷除革命之障礙，以早脫人民於水火，乃荏苒歲時，迄於今日，始得克復舊都，展謁遺體，俯首靈堂，不自知百感之紛集也，方 總理哀耗抵粵之時，中正剷除陳逆，駐軍興寧之日，追憶 總理，「政綱精神不在領袖」之遺言，不啻對我同志永訣之暗示，中正服務在軍，病不能親藥餌，歿不及視殯殮，惟我父師，不可得復，戎衣雪涕，疚憾何窮，自茲以還，唯以繼志述事，痛自策勉，恪遵全部之遺教，益爲革命而戮力，三年之間，本黨基礎瀕於危亡者，先後五次，革命勢力，幾於覆敗者，凡十五次，而

軍事危機，尙不與焉，每當艱危困危之來，中正唯一秉遺教，追隨先進，勉圖靖獻，盤根錯節，更歷已多，洎乎本年中央第四次全會，方克安渡艱難，重現團結，回憶曩時同志，在紛歧離析之事，與主義之遑悔冥否塞之會，若非總理有灼然昭垂之遺教，將不知何術以復歸於共同，至若橫之紛然而來，毀謗之無端而集，若非總理有成敗不計，與各用所長之寶訓，亦幾不能力排艱難奮鬥，以迄於今日，茲當肅祭靈前，懷過去則撫創而思痛，念未來則臨冰而知危，所欲復告於總理者，萬緒千端，更僕難盡，已往不追，固不欲瑣瑣陳述，以瀆靈聰，而來日大難，輒敢以微願所寄，奉祈昭鑒，謹稽其概，爲我總理陳之，

我總理昔日爲集中革命勢力而容共，爲聯合平等待我之民族而聯俄，乃自總理逝世，中國共產黨竟忘服從三民主義之前言，壓迫本黨，恣行搗亂，破壞革命，加害民生，我同志爲保持國民革命之目的，於是有去年四月清共之

之舉，然對於蘇俄，猶冀其能尊重宣言，不相凌犯也，不料其黨作困獸反噬，而蘇俄則窮寇齎資糧，藉外交關係之掩護，有參加暴亂之行爲，我同志以其顯違平等待我之精神，轉爲革命時期之障礙，爰於本年一月，繼清其之舉而絕俄，凡茲政策之變更，皆經同志反覆考慮，認爲無背於總理之遺教，然使總理迄今健在，共黨當不致逞如是之狡謀，人民庶可免蹂躪之浩劫，是則我總理之中道殂謝，奚止國民革命之不幸，今總理既不可復作，而全國同胞困窮凋敝之餘，又何堪再受劇烈之犧牲，是唯有闡明主義，以遏止異說之傳播，戮力自強，以致邦交於平等，廢除條約之遺囑，必貫徹於最短期間，此中正所兢兢自勉，以勉同志，敢爲我總理告者一也。

噫，昔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時，我總理垂誨諄諄，以紀律廢弛，人自爲戰爲厲戒，以精神結合，團結一致相詔勉，誠有見乎革命之危機，往往伏於內部之渙散，乃自總理逝世以來，同志之間每因觀點之偏差，輒肇意志之

分裂，因互信之動搖，妨及共信之根本，言行趨向，遂有異同，質直言之，不獨二百萬之武裝同志，未能悉明黨義，竭誠信仰，尊重中央，即我黨員之間，對於主義亦未能全體一致，有確切不搖之認識，黨基未立，肯坐此故。總理之靈，應有遺憾，今軍事掃蕩，幸將告成，建國伊始，尤需要有統一堅強之黨，若非全黨同志，精誠結合，悉泯已往之糾紛，共圖今後之建樹，過則相忘，善則相勸，犧牲個人之自由，確守嚴明之黨紀，同歸於三民主義指導之下而努力，將何以絕反動之覬覦，負救國之大任，抑亦何以對我奮鬥畢生之總理，此中正所兢兢自勉以勉同志，敢爲我總理告者二也。

溯自辛亥革命，我總理即主張以南京爲國都，永絕封建勢力之根株，以立民國萬年之基礎，以袁逆爲梗，未能實現，我同志永念遺志，爰於北伐戰爭戡定東南之日，即遷國民政府於南京，而建立中華民國之國都，今北平舊都，已更名號，舊時建置，悉予接收，新京確立，更無疑問，凡我同志誓當擁護先

總理夙昔之主張，努力於新都精神物質之建設，澈底掃除數千年傳統之思想，以爲更新國運之始基，庶異日遺褫奉安，得藉靈爽監臨，而普耀主義之輝於全國，此中正所兢兢自勉以勉同志，敢爲我 總理告者三也。

革命首先革心，爲我 總理重要之遺訓，而於革命垂成之時，并宜切實服膺。今革命運事已達告終之時期，人民疾苦亟待切實之解放，凡我同志，若不於此日檢束軍心，痛自省惕，則虛榮利祿之誘，地盤權位之私，個人主義之企圖，封建思想之留遺，處處皆有政客包圍之危險，時時可中官僚墮落之惡習，稍存疏懈之心，卽不免蹈辛亥革命之覆轍，使先烈赤血凝成豐碑，頃刻碎爲齏粉，自唯有遵 總理革命之訓，懷履霜堅冰之戒，而後過去成績，始能保持，循環革命，得以防止，此爲中正所兢兢自勉以勉同志，敢爲我 總理告者四也。

三民主義之國民革命，依據我 總理遺教所詔示全部，事業異常艱鉅，軍

事告終，僅係破壞時期告一段落，並非國民革命全部之成功，我國人民於法美諸國革命之先例，以爲軍事勝利，政權移轉，卽係革命完成，此實不明國民革命之諦，蓋繼此以後，關於「心理」「物質」「政治」「社會」之建設，及民生幸福國際平等之勸求，有需於全體同志全國同胞之共同奮鬥者，殆十倍於軍事時期，譬之征途千里甫發其軛，既不宜矜功自盡，尤不可中道懈弛，總理有言，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必至三民主義完全實現之日，方爲全黨同志，克盡厥責之時，此中正所兢兢自勉以勉同志，敢爲我總理者告五也。

本黨爲解放民衆而革命，破壞期間，民衆已飽受不可免之犧牲，軍事既終，若於軍隊問題，無適當之解決，不獨國家財政，不勝鉅額軍費之負擔，人民膏血，不能再應無量之供求，而以二百萬少壯同胞之勞力，悉令棄置於不生產之軍隊生活，尤爲社會經濟之損失，我總理昔當軍閥未除，尙以實行裁兵，望國內軍閥之覺悟，化兵爲工之政策，博大仁慈，昭垂天下，今北伐完成，久

困之民，渴望天日，值茲更始之際，合國防計畫，與兵工政策，爲整個之計議，確定兵額，分別裁留，以裁兵者強兵，且以裁兵促全國庶政入於正軌，此實千載一時之良機也，吾國之苦兵禍久矣，唯貫以革命之精神，乃可望澈底之解決，此中正所兢兢自勉誓以全力贊促武裝同志，務底於成，敢爲我總理告者六也。

溯自我總理和平救國之主張，極於軍閥官僚之頑梗，而不克實現，本黨欲剷除障礙，不得已而用兵，惟當轉戰之際，目擊戰區同胞之困苦，以及前綫將士犧牲之重大，常覺革命成功之後，應有根絕內戰之圖謀，以國家兵力，當爲捍衛民族利益而用，國內戰爭，實爲無上之恥辱，此次北伐動員，數逾百萬，轉戰豈止千里，殘破者均中國之領土，死傷者皆中國之同胞，痛定思痛，祇有哀矜，自今以往，宜使全國皆知內戰爲可恥，而注全力於國防，明恥教戰，唯以自衛，臥薪嘗膽，以求貫徹總理民族獨立自由之遺訓，此中正所兢兢自

勉以勉同志，敢爲我總理告者七也。

至于破壞之後，亟待建設，我總理遺著之建國大綱，建國方略，對於程序節目，早有顯明之規定，祇須全體同志，篤信力行，卽不難建築三民主義之國家，以竟國民革命之全功，值此軍政告終之時，若不以實際政治之設施，表示革命建國之力量，則武裝同志奮鬥而得之成績，將因人心失望，而不易保持，故今日最要之計，宜使一切政治，完全無背於建國大綱，而軍政訓政，交替時期，尤須遵照建國大綱之規定，尅日實施地方自治之基礎工作，舉凡調查戶口，測量土地，辦理警衛，修建道路，首定訓練民衆，努力實力，輔之以主義之宣傳，證之以實行之成績，務使全國人民之思想，悉以三民主義爲依歸，全國政治之設施，悉從本黨之指導，勵行總理以黨治國之主張，俾中國能得系統之建設，此又中正兢兢自勉以勉同志，敢爲我總理告者八也。

中正海隅下士，未嘗學問，得聞大義，追隨革命，胥出我總理教誨，裁成

之所賜，竊見 總理遺教，崇高博大，論其精意，實古昔聖賢所未發，中外宏哲所未規。語其平易，實天理人情之結晶，野老村婦所共解，奚止具興頑振懦之功，實亦爲生命建樹之本，今當建國伊始，而 總理已長辭人世，不復能躬親指導，千鈞之責，寄於後死之同志，戮有力同心，勉爲祖繼，以 總理之精神，以結本黨之精神，以 總理之思想，統一全國之思想，國民之基本既立，人民之解放可期，中正自許身黨國 久已矢之死靡他之決心，初不意百戰餘生，尙能留此微軀，詣 總理之靈堂，而致其瞻禮，今後有之生曰，卽爲奮鬥之年，竭其全力，濟以忠貞，成敗利鈍，未遑計也，靈爽匪遙，唯昭鑒愬誠而默相之。

祭東征陣亡將士文

維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三十一日，陸軍軍官學校校長蔣中正（黨代表廖仲愷）率全體員生士兵謹以花香醴之儀以致祭於我陣亡諸將之靈曰。

嗚呼痛哉，真靈浩浩，烈魂霄騰，死爲雄鬼，生是干城，大慙蠡國，四海洶洶，青年志士，咸思奮興，呼號奔走，冀靖賊氛，吾黨同志，更抱熱忱，黃埔軍校，濟濟羣英，犧牲家室，束髮從戎，志存主義，期進大同，東江陳逆，盤踞要津，謀叛元首，抗命稱兵，奉命來征，惟吾將士，人民喜躍，箠食相迎，紅湖淡水，強寇瓦崩，興甯一戰，賊巢既傾，昊天不吊，折我股肱，招魂祭酒，痛哭何從，諸君雖死，繼志有人，實行主義，誓竭血誠，黃花千古，史乘光榮，神其有知，來格來歆，尙饗。

祭廖黨代表文

維中華民國十四年八月三十一日，蔣中正謹致祭於

仲愷先生之靈，曰，嗚呼，總理逝世未半載，而先生突死於凶徒之狙擊，是猶慈父見背，而盜又殺其長兄，國民革命之大打擊，中華民族之損失，豈祇三千學子，全軍壯士痛失師承，嗚呼先生，追隨總理，革命二十餘年，臨大節而不奪，屹然爲吾黨之長城，其好學深思猶曷及，最難能者，爲勇猛精進獻身主義之精誠，先生積二十年之經驗，知非先有爲人民奮鬥之武力，進而以武力爲人民所有，則革命將終於無成，乃贊襄總理，手創本校，謬以中正爲知兵，一年以來，學子成業，黨軍成師，皆賴先生之殷勤訓誨，辛苦經營，東江廣州諸役，奉主義以深入，羣衆所至，箠食壺漿之迎，先生持不妥協之特性，與反革命派不兩立，兵士受其感化，殺賊之速，乃爲舉世所震驚，國民政府成立

，先生爲其中堅，禁絕煙賭，統一軍政財政，援助罷工工人，皆以促國民革命之進行，庸詎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先生爲羣小所側目，竟作主義犧牲，嗚呼，國人相驚之赤化，在軍事實確無根據，在理論亦非惡名，先生盡瘁於黨國，人皆知其無私怨，其扶到農工團體，乃欲救民之困苦，泯人類之不平，羣小曷爲而殺先生，甘爲帝國主義者之虎俵，其事甚明，先生之死，乃革命反革命之決戰問題，而決非所謂共產反共產之爭，嗚呼，民國五年之夏，英士遇害於滬濱，中正經絕其喪，中夜不寐，痛哭失聲，匪僅以慟其私，實慮無英士在，更難制止大慙之專橫，自茲以後，哭執信，哭仲元，皆切人亡國瘁之痛，惴惴焉，懼大廈之將傾，今先生又殞命於外人屠戮我國同胞之時，雖罪人斯得，亦何足稍減後死者傷痛之情，嗚呼，三千學子，全軍壯士，何以慰先生在天之靈，亦惟奉行遺訓，澈底革命，誓將一切帝國主義打倒，一切反革命派肅清，人孰不死，或視泰山爲重，或視鴻毛爲輕，爲革命而死，爲主義而死，爲

擁護人民利益而死，則萬古不朽，正氣常存，嗚呼，成敗利鈍，非所逆睹，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中正曩以昭告於總理者，今又敢以昭告於先生，九原有知，來格來歆，嗚呼，尙饗。

祭陳英士文

祭陳英士文

一二七〇

維民國五年五月二十日，義弟蔣介石，致祭於英士義兄靈曰，嗚呼，自今以往，世將無知我之深愛我之篤如公者乎，丁未至今，十載其間，所共者何如事，非安危同仗之國事乎，所約者何如辭，非生死與共之哲辭乎，而乃一死一生，國事如故，哲辭未殘，死者成仁取義，固無愧于一生，而生者守信踐約，豈忍惜於一死，嗚呼，大難方殷，元兇未戮，繼死者之志，生者也，完死者之業，生者也，生者未死，而死者猶生，死者之志未終，而生者終之，死者之業未成，而生者成之，不終不已不成而不死，亦不已以履去春握別扶桑，第二化身之讖語，以守我之信，踐我之約而已，嗚呼，追念前情，悲多而樂少，思深而悵長，辛亥以前，謀浙謀粵，一事未成，患難日迫，激感日深，幾不知復有我之分也，辛亥以後，禍亂相尋，變故百出，非知愛之深，鮮不爲奸人所中傷

，癸丑一役，敗挫之餘，從公往來，不離朝夕者，曾幾何人，長逝之後，繼公事業，不渝初衷者，更有何人，向之趨炎附勢，排我斥我毀我誣我者，果何如乎，今之幸災樂禍，妒公忌公譏公刺公者，又何如乎，誠耶僞耶，是耶非耶，不恨生前之中讒，惟願死後之可告慰耳，噫，赤忱未剖，奸邪乘機，忠言失察，竟成今日之禍，悲乎哀哉，而今而後，教我勗我，扶我愛我，同安同危，同甘同苦，而同心同德者，殆無其人矣，已矣哉，感此蒼涼，吾復何言，世路崎嶇，人心嶮巇，瞻前顧後，徒增寒心，白髮在堂，黃口離抱，奉老扶小，更切苦思，公其有靈，來格來歆。

祭馬幹亭文

維中華民國八年，歲次戊午五月二十四日，乙亥援閩粵軍第二支隊司令官蔣中正，謹以清酌時羞之奠，致祭於陣亡幫統幹亭之靈曰，去歲識君，韓水之潛，逮我成軍，首來戲下，閩事方殷，羽書旁午，佐我戎行，整飭隊伍，永泰一役，赫赫厥聲，身先士卒，踴躍登城，北虜喪胆，閩閩不驚，既智且勇，是翰是屏，天未厭亂，小醜跳梁，永春鼎沸，糜爛楓洋，原燎星火，蟻決堤防，一日三警，勢獬以猖，君乃奮臂，引爲己羞，願言殺賊，與子同仇，載囊弓矢，乃裹糧餼，方期一鼓，擒殲蚩尤，胡天不佑，禍福相倚，噩耗傳來，三軍斂氣，嗚呼幹亭，天事人事，壞我長城，失我道濟，國家多故，適此閔凶，默察冥冥，厄運未終，既折我翼，於孰培風，心灰欲死，吾道其窮，君擅資稟，疆楚南國，宜死疆場，宜葬沙漠，篝火狐鳴，其林則綠，有才死此，寃重山嶽，

與君定交，未及一稔。今日哭君，惟我尤甚，知己之感，袍澤深盛，公誼私情，聲淚俱迸，嗚呼幹亭，身後寂寞，一棺蕭寺，淒涼欲絕，漳長之間，相離咫尺，魂兮來歸，屋梁月落。

哭母文

悲莫悲於死別，痛莫痛於家難，哀莫哀於親喪，苦莫苦於孤子，嗚呼，天胡不弔，奪我賢慈，竟使兒輩悲痛哀苦，至於此極哉，吾母來歸，已三十有六載，當吾父健在之十年間，家中鞠育之苦，嫁娶之勞，飭家接物，皆吾母一人之內助，其苦心孤詣，已可感於無窮者矣，迨後先考中殂，家難頻作，於此二十六寒暑間，內弭閹牆之禍，外禦橫逆之侮，愛護弱子，督責不肖，維持祖業，不振家聲，何莫非吾母誠摯精神，及無量苦心，有以致然也，嗚呼，吾母艱苦卓絕之志，既如此其甚，而不孝冥頑不靈又如彼，回憶當時，憂危之情，愧惶幾若無地，痛念至此，百身莫贖，人子若斯，尙有何顏立於天地之間耳，嗚呼，自今以往，外應族鄰，內主家庭，安能得吾母復生，再爲我獨承勞怨也，且復誰能容我狂愚，恕我暴戾，撫慰我激憤，曲諒我苦衷，爲我代苦代憂，至

死不怨如吾母者乎，嗚呼，凡昔之足以裨益於兒，不惜茹苦飲痛，自甘枉曲，明祝默禱，籲求安全如吾母之慈聖者，今竟欲一再見其聲音笑貌，而不可復得矣，嗚呼，吾母一生爲鄉里服勞，爲國家酬德，嘉言懿行，至多極美，吾不能於傷悲之際，畢憶無遺，吾無惟痛吾母以愛護兒輩而凋瘵，以教養兒輩而病困，而有獨爲不肖一人以犧牲，其身雖上升兜率，無所遺恨，惟生者之罪惡之苦痛，自此益難爲懷矣，吾更痛心於指胸，難過之語，吾尤痛於易簣之頃，強爲藥好酒好以慰兒之言，自此兒雖連聲直呼，不復更聲聞母之咳唾，猶憶當時吾母呼吸迫促，兒乃趨撫母背，以冀挽危亡於頃刻，然竟因是不獲觀，最後慈容之悲戚，嗚呼恫矣，從此抱恨終身，不知生存於人世，復更有何意趣耶，其惟勉圖報親，藉慰地下之靈，未減兒輩罪孽於萬一，以聊舒終天之痛恨乎，嗚呼，其可得耶，其不可得耶，母而有靈，鑒斯哀忱。

致祭譚延闓院長文

維中華民國十九年十月十八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暨全體委員等謹薦馨香，致祭於國民政府委員行政院院長譚公組菴之靈曰，嗚呼，大亂漸平，而建設爲當務之急，公竟釋黨國之責任而長逝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公之身雖沒，公之功不朽也，昔年辛亥武漢起義，首先響應者，實惟湖南，而危難之中，出任艱鉅，此公之功也，討袁護法諸役，信義大白於天下，作西南之保障，此又公之功也，挈湘軍以赴國家之難，而嶺表馳驅，總理在時則竭智盡忠，含辛茹苦，逮乎總理逝世，迄以定都南京，五院成立，數年之間，患難頻仍，所更非一，往往定大計，決大疑，俾我國家拯于危墮，卒致統一和平之盛，此尤公之功也，方期政治修明，生民樂利，或有時可以遂公東山之志，乃元惡大憝之肆行叛逆者，自去年以來，迭相倚伏，自不得不以國家之武力，掃除訓

政時期之障礙，艱難轉載，動經歲時，賴公坐鎮中樞，經綸密勿，而中外引以爲重，初不意鄉之所以憂勞成疾者，一發而終不可治也，然公究未嘗以其身爲己之身，故猶力疾在公，夙夜匪懈，更不意大軍告捷，底定中原，而天不慜遺，哲人遽喪，嗚呼哀哉，任重道遠，蓋古之所訊弘毅者也，畢生功烈，炳炳麟麟，固將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矣，政府深惟崇報之義，已明令國葬，務極哀勞，惟戮力神州，斯人不作，几筵布奠，咸不自勝其悲從中來也，中正等亦惟有恪遵總理遺教，勵行三民主義，庶幾以竟公之志者，慰公之靈，冀鑒精誠，祐我黨國，尙饗。

祭軍校諸先烈文

維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本校成立十週年紀念之期，校長蔣中正謹率全體員生致祭於本校先烈之靈曰，嗚呼，本校成立迄今十年，此十年過程，無非艱難奮鬥之歷史，亦無非悲痛壯烈之歷史也，當本校成立於黃埔之際，困處孤島，三面皆敵，全校同志不過數百，受總理精神之感召，廖黨代表懇摯之維護，皆矢勤矢勇，以實行主義爲己任，十四年東征，率所練數千之衆掃平陳林楊劉諸逆，不意東江之戰方捷，總理離我等而逝世，兩粵之根據初定，廖黨代表又被害於仇讎，我校同志際此鉅創深痛之餘，益加奮勵，以期完成總理與諸先烈之遺志，十五年中央出師北伐，兩載之間，轉戰數千里，流血十餘省，革命軍中皆吾校同志爲其幹部，本黨統一全國以後，赤匪爲患於內，強鄰進逼於外，戰雲瀰漫塞北，敵氛延於江南，安內攘外，陷陣衝鋒，亦皆吾校同

志爲之中堅，吾校爲革命奮鬥之血史，於茲十稔，而全校同志爲革命捐軀者，前後以數千計，東征以還，凡革命諸戰役，皆余爲之指揮，本校同志亦皆與余相隨沙場，誓共生死，每當戰爭劇烈之際，見彈雨橫飛，寶刀欲折，吾親愛同志傷痛之慘，或竟棄我而長逝，鼻酸淚落，心腸爲摧，悲痛之情，莫可言喻，夫豈不知我等爲主義而戰，所欲有勝於生，革命成功，則團體精神永在，然以與諸同志切磋講肄，相與朝夕，親如骨肉，情之所至，不獲已也，嗚呼，諸先烈之所以輕生命，冒鋒刃，慷慨捐軀，視死如歸者，爲主義耳，爲黨國耳，主義一日不能完全實現，本黨一日不能健全，民族一日不能自由平等，卽余與後死同志，尙未能完成諸先烈之志願，十載光陰，倏忽已逝，撫覽成績，遺憾尤多，此日致祭先烈，益增余無涯之痛也，余之所以自矢者，惟有領導後死諸同志刻苦淬礪，盡瘁心力，終逝者之業，成逝者之志，以求無愧於總理廖黨代表及諸先烈耳，嗚呼！今日之祭，吾校後先同志齊集於是，十年往事，恍然如

昨，英爽有知，當不異於骨肉重逢，復觀昔年聚首一堂，說禮談兵之樂，而吾輩之於先烈，則音容已杳，只可見於夜深漏盡，追思懷想之中，不亦悲乎，嗚呼哀哉，尙饗。

祭剿匪殉難飛行四烈士文

維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謹以清酒香花之儀，致祭於興國剿匪殉難飛行隊員張君維藩，咎君玉麟，張君保衡，邵君振甲諸烈士之靈前曰，嗚呼諸君，英光燁燁，氣概摩空，高張健翮，如鵬斯搏，如鷹斯揚，秋高鵬鷲，太空翱翔，氣吞雲夢，志凌霄漢，艱險備嘗，精誠苦幹，興國匪巢，幾歷寒暑，掃穴黎庭，陸空大舉，君等英邁，奮翮參加，騰空轟擊，斃匪如麻，孤鼠突奔，胆落鬼泣，彈雨紛飛，雲垂離立，忽焉鍛羽，碎骨糜軀，神歸碧落，血流平蕪，狂寇烟消，靖獻勳大，雖死猶生，泰山增價，先軫元歸，斜陽古道，丹旄飄揚，悲傷如擣，西雨悲弔，聊薦椒漿，英靈不昧，來格來嘗，嗚呼尙饗。

孫大總統廣州蒙難日記

此記爲余極沉痛之作，付印尤爲余所不獲已也，廣州變亂，余惟自悲吾黨之不幸，豈復忍以內容真相暴於世，以自貽其羞乎？粵變以來，余所以不願以一言一字，露布其叛亂事實者，猶守絕交不出惡言之古訓耳，九月抄，余養痾天童，見報紙有發表 孫總統聯德密函者，不禁髮指背裂，益覺陳氏謀害總統之心毒於蛇蝎，余雖欲爲其緘默而亦不可得矣，嗚呼陳逆，汝不能在廣州嫁總統以拳匪之禍，汝今猶欲誣指總統爲過激黨乎？世界大戰告終，對俄對德之外交，如英如美，如法意日本各國，無不急望其恢復邦交，以謀提攜之道，吾與俄德，豈能不再締約，以修兩國之好，其可永永絕交，終陷於孤立地位乎？况外交祕密，爲各國所公認，而總統此函，又僅爲同志間磋商之詞，豈足爲謀害總統之勝券乎？自此函發表以後，中外人士凡有知識者，莫不認爲應有之政策

，外人且以爲總統之外交目光，高人一等，又以爲中國之有人，不惟不忌，而且表示其敬仰之意，故發表此函，徒足以彰陳氏謀害總統之罪惡，而又加其一重媚外賣國之鐵證耳，廣州叛亂，謀害總統之事實，其歷歷可數者，不下六七次，至余所聞而尙未發現者，又不知凡幾，叛逆之智，不爲不足，今既事過境遷，如其苟爲天地父母之所生者應有天良，於此當悔昔日之非，翻然自新，以恢復其墜落人格之不暇，奈何必欲置其十餘年父事師事之長上於死地，而後甘心乎？嗚呼陳逆，即使汝能謀害總統一人，其能謀害三百萬之黨友乎？即能掩盡中華民國四萬萬國民之耳目，其能抹殺汝遺臭萬年之歷史乎？自發表密函以後，雖傾西江之水，亦不能滌汝賣國叛黨之劣跡矣，嗚呼陳逆，汝即不爲國家計，其能不爲個人計乎？嗚呼陳逆，曾不一念自身與本黨之關係，以及前後之事實乎？數年以來，曾與汝同生死，共患難，轉敗爲勝，扶危爲安者，果何人乎？汝今日之所挾以謀總統之奇貨，非粵軍乎？汝之粵軍，果何自來乎？其

間如何成立，如何援閩，如何回粵，又如何援桂乎？汝所素稱爲益友之汪精衛胡漢民，與汝所自認爲良將之鄧鏗許崇智，今皆安在乎？其不爲汝所謀害者，亦皆爲汝所排擠殆盡矣，汝素所敬畏崇拜之黨魁，雖幸而脫汝之刃，然已退避三舍矣，汝固可以據粵自豪，獨居安樂矣，汝之叛逆事業，與惡劣人格，應可以從此知足自止矣，奈何欲更進一步，必爲禽獸不爲之事，汝不知冒人之功以害人，藉人之力以殺人者，必有人冒其功，藉其力，以殺害其人者，汝果不悔過自新，長惡不悛，則多行不義，必有自斃之一日。余尙不欲盡暴汝之罪惡，然汝果能自安於心乎？人卽不欲殺汝而怨汝，汝果不急求其幸免自殺之道乎？世有知人，其或曲諒余不獲已之痛苦，而於此記加之意焉，蔣介石識於太湖之萬頃堂。

六月十五日粵軍將領，得陳炯明惠州來電，乃開祕密會議於白雲山總指揮處，葉舉又接其若密長電指授各將領圍攻總統府，佔領行政各機關，及派兵

進駐韶關等各方略，是夜十時，有某軍官以電話報告總統，言今夜粵軍恐有不軌行動，務請總統離府，總統以爲謠傳，不之信，及至午夜十二時後，林祕書直勉，與林參軍樹巍，前後來府報告，言今夜消息險惡，請速離府，暫避凶鋒，總統言競存惡劣，當不至此，即使其本人果有此不軌之心，而其所部，皆與我久共患難，素有感情，且不乏同理之人，未必助桀爲虐，受其欺弄，請諸君不必猜疑，以免驚擾，林祕書等言粵軍橫蠻，不可以常情度之，如其果有不利於總統時，當奈何？總統言我在廣州之警衛軍，既已全部撤赴韶關，此即示其坦白無疑，毫無對敵之意，倘彼果有不利於我，亦不必出此用兵之拙計，如敢明目張膽，作亂謀叛，以兵加我，則其罪等於逆倫反常，叛徒賊子，人人可得而誅之，况吾身當其衝，豈可不重職守，臨時退縮，屈服於暴力之下，貽笑中外，污辱民國，輕棄我人民付託之重任乎？吾當爲國除暴，討平叛亂，以正國典，生死成敗，非所計也，林祕書等，以總統決心堅忍，不敢強勸，乃即辭

出，總統卽入私室就寢，少頃，各處連來電話報告，皆言今夜粵軍必亂，務請總統遠離，總統不信，迨至二時許，有某軍官，自粵軍營中潛出，特來報告，言粵軍各營，炊事已畢，約定二時出發，並聲言備足現款二十萬，以爲謀害總統之賞金，且言事成，准各營兵事大，放假三天，（按大放假卽粵軍搶劫之暗號）等語，總統猶未深信，及聞各方號音，自遠而近，乃知粵軍已經發動，卽命衛隊準備防禦，此時，約已三時，林祕書等，復來勸總統出府，總統言，倏存果敢作亂，則戡亂平逆，是吾責任，豈可輕離公府，放棄職守，萬一力不如志，惟有以一死殉國，以謝國民而已，當時各員見總統堅定如此，非可言動，乃以數人臂力，強挽總統出府，是時，各路皆有步哨，已不能自由通行，林祕書等，爲叛軍步哨接連盤問數次，幸得通過，而總統單身行至財政廳前，已遇叛軍大隊，由東而來，諸人已不能通行，總統遂參在叛軍隊中，從容不迫，履險如夷，叛軍以爲其同事也，亦不查問，及至永漢馬路出口，總統方得脫險。

，步至長堤，安抵海珠之海軍總司令部，與海軍溫司令等，同登楚豫艦，召集各艦長，議決應變戡亂之計。

十六日 上午三時後，叛軍步哨，已密布各路，斷絕交通，佔領各行政機關，粵軍第二師洪兆麟所部之湘軍，於拂曉時，圍攻總統府，府中衛士，僅五十餘人，在觀音山粵秀樓附近防禦，與叛軍對抗，叛軍衝鋒十餘次，皆被衛士用手機關槍擊退，死傷之敵，達三百名，守衛公府之警衛團，亦與叛軍對抗，堅守府門，叛軍終不得逞，相持至正午十二時，叛軍旅長李雲復，以步兵衝鋒無效，乃用速射砲，注射公府，猶以爲未足，蓋彼以爲總統尚在粵秀樓，不能出險，故又用煤油燒燬由粵秀樓至公府之棧橋，杜絕出路，必欲總統葬身於粵秀樓而後已，及抵抗至下午，衛士彈盡援絕，不得已爲叛軍繳械，言明繳械後，叛軍不得再施射擊，孰知其凶暴蠻橫，不顧人道，當衛士與黃馬二副官，護衛總統夫人出府時，彼在府前，猶用機關槍掃射不息，以致死傷枕藉，慘不忍

觀，其伏於公府四周民房內之叛軍，自昨夜十時起，專伺總統乘汽車出府時，以逞其狙擊之計者，至此尙未有見總統汽車出外，乃再入府搜索，遍覓不見，始知總統已於昨夜步行出府，其計竟不得逞，如果昨夜總統乘車出府，其不死於槍砲之中，亦必死於伏兵狙擊之下，幸總統卒能冒險出險，轉危爲安，叛軍無如何矣，總統上軍艦後，以陸地盡爲叛軍所據，乃率各艦，集中黃埔，準備進攻廣州叛軍，實行其戡亂平難之策。

十七日 辰刻，外交總長伍廷芳，及衛戍總司令魏邦平來艦，晉謁總統，商議招討事宜，總統令魏司令所部，集中大沙頭，策應海軍，進攻陸上之叛軍，責成其恢復廣州防地，又爲伍總長言曰，今日我必率艦隊，擊破逆軍，戡平叛亂而後已，否則，中外人士，必以爲我已無戡亂之能力，且不知我之所在，如畏懼暴力，潛伏黃埔，不盡職守，徒爲個人避難偷生之計，其將何以昭示中外乎？伍總長聽之，乃即離艦登陸，通告各國駐粵領事，嚴守中立，自伍總長

離艦後，總統即率求豐、永翔、楚豫、豫章、同安、廣玉、寶璧、各艦出動，由黃埔經過車歪砲台，駛至白鵝潭，乃命各艦，對大沙頭、白雲山、沙河、觀音山五層樓等處之叛軍：發炮射擊，各叛軍聞聲落膽，皆紛紛棄械逃遁，各艦乃沿長堤，向東前進，照指定目標炮擊，故人民之於是役，損傷甚微，而叛軍死於礮火者，約數百人，當時因陸上部隊，不能如期發動，故礮擊後，叛軍乃得潰而復聚，其亂卒不克平，各艦乃經中流砥柱礮台，回至黃埔，會議第二次進剿之計。

十八日 陳炯明以鉅款派人運動海軍內變，幸海軍上下，一心一德，服從總統命令，始終如一，不爲利誘，並謂其使者曰，吾海軍不比湘軍，供人欺弄，以二十萬現金，賣我總統，而博得一篡逆之名也，是日，陳炯明致電伍總長，轉請總統下野，詞極悖逆，伍總長置之不覆，但有憤恨而已。

十九日 總統以手書致前敵李總長、許軍長、朱總司令、彭總司令、黃司

令、李司令、梁師長等，令各軍迅速回粵平亂，有堅守待援，以圖海陸夾攻，殲此叛逆，以彰法典等語，先是，十四日，陳炯明來電，請財政次長廖仲愷，往惠州商議要事，經過石龍，即被其部下扣留，是日，聞已用錄銬重刑，解往兵工廠監禁，同志聞之，爲之髮指，僉曰，陳炯明信義淪亡，其殆禽獸之不若矣。

二十日 海軍溫司令，應叛軍之請求，商議停戰辦法，得總統許可，乃率永翔，同安二艦，駛入省河，與叛軍會議停戰條件，是日叛軍進駐韶州城，大肆搶劫，廣州城自十六日以來，搶掠燒殺，至是愈烈，甚至白晝姦淫，肆無忌憚，東關一帶居民，有被搶至二十餘次者，有一女輪姦至五六次之多者，其慘無人道之行爲，不勝臚舉，陳家軍之獸性，至此發揮殆盡。

廿一日 海軍官長士兵，各舉代表，前來永豐坐艦，聲明一致服從大總統，至死不渝，總統嘉獎之。

廿二日 各處義軍並起，黃埔附近，有徐樹榮、李天德、李邦安等各司令，集中所部，約有千餘勁旅，軍威大振，與海軍協商攻取魚珠，牛山各炮台之計，以免黃埔海軍，受其監視之禍患。

廿三日 總統聞伍總長逝世噩耗，涕泣不能自仰，海軍將士，怨憤更烈，總統以溫語慰之曰，今日伍總長之歿，無異代我先死，亦即代諸君而死，爲伍總長個人計，誠死得其所，惟元老凋謝，自後共謀國事，同得一心，恐無如伍總長其人矣，吾軍惟有憤勇殺賊，繼成其志，使其瞑目於九泉之下，以盡後死者之責而已。

廿四日 士密西報訪員，訪總統於永豐艦，是日，爲伍總長逝世之第二日，總統悲哀之色，尙未稍減，乃以沉毅溫厚之態度，出見訪員，首以伍總長逝世，爲吾中國大不幸之事，以告訪員，其後與訪員談話甚長，惟對於行使總統職權一節，尤爲確切，總統言我爲國會議員所選舉之總統，故對國會議員，負

有非常重大之責任，現時我在軍中所以照常行使我之職權也，如我放棄職權，則對國會爲違法，對國家即爲叛國，即使我欲辭職，亦當向選舉我爲總統之議會，正式辭職也。廣州自陳炯明主使其部下，叛變以來，至今已將旬日，吾與叛軍，始終奮鬥，堅持不怠者，亦惟守法盡職，對我國會與國家，負有完全責任而已，如我輕棄職守，偷生苟安，是自背初衷，從此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其將何以立國，吾又何必創造民國，枉費此三十年來慘淡經營之精神乎？吾誓必戡亂，以謝國人，違法之舉，非吾孫某所爲也。

廿五日 海軍士兵，全體加入中國國民黨，填寫誓約，表示其服從總統，始終不渝之決心，間有士兵來問其官長，與叛軍商訂條約，是否得總統之許可者，總統頷之，海圻各艦士兵，疑其溫司令與叛軍議和，恐有不利總統之舉，故不許其司令回艦，總統爲之解慰勸慰，始得無事。

廿六日 叛軍圖謀海軍益急，其始賄買吾海軍官長之計不成，乃隨運動民

軍，聯絡河南叛軍，圖襲我黃埔海軍，總統得此報告，即令海軍濫司令特別戒嚴。

廿七日 聞海軍高級官長，有與叛軍議和，行將成爲事實之說，且聞陳炯明派吳禮和已來肇和，與該艦長某，接洽妥貼，總統聞之，皆一笑置之，深信海軍各將領深明大義，決不爲人利誘，毫不疑惑，故各將領對總統擁戴益力，由是上下相得益彰，謠言漸息。

廿八日 長洲要塞，敷設地雷告竣，海軍陸戰隊舉代表，來謁總統，表示服從總統之意，且謂聞其司令孫祥夫已爲叛軍賄貴，並有逐長洲要塞司令馬伯麟以自代之說，總統力關其爲子虛，惟以嘉言慰藉，勉其服從上官而已。

廿九日 浙江盧督代表鄧君，貴州代表李君，來黃埔，晉謁總統於永豐坐艦，晤談甚久，總統專以國事勉勵各代表，而不及其他，是日叛軍某祕書，辭職來書，報告陳炯明近日致葉舉各電，謀害益急，並痛斥陳炯明詐僞之行，其

中有云，陳炯明人格破產，良心掃地盡矣，彼之贊成文化運動，提倡社會主義，以及主張今日之聯省自治者，無非迎合人心，利用潮流，以求達其個人之權利與虛名而已，究其實在，則彼對於文化與社會各問題，固未嘗澈底研究，毫無心得，即其對於三民主義，至今尚在懸疑誹謗之中，吾昔日以陳炯明爲中國之新民，孰知其乃比頑固守舊之不如者，蓋其人爲一多忌好疑，苟且偷安之人，故無論對於何事，無不疑信參半，所以其所言所行，無一不僞，以其凡事，無澈底覺悟，故有此根本錯誤，倒行逆施之結果，即如其阻礙北伐，陰謀盤踞者，亦不過利用中國苟且偷安之人心，以破壞此根本解決之大舉，其亦誤於僞之一字而已，若某祕書者，知之較深，故言之較切，異於尋常汎論者也。

三十日 海軍司令溫樹德，下特別戒嚴令，聞敗類何某，受叛軍重賄，包辦海軍降逆事，幸各官長深明大義，不爲所誘，各官長皆來坐艦，聲明擁戴總統，表示其始終服從之決心。

七月一日 叛軍謀襲長洲要塞，賄買海軍之陰謀，至此益明，總統召集各艦長，研究移動艦隊之利害，考慮結果，惟有鎮定慎重，以靜待動爲是，故總統決心，堅守黃埔，各艦長移動西江之議遂息，是日鍾惺可持陳炯明手書來艦，晉謁總統，請求和解，總統置之不理，茲錄其原函如左：

大總統鈞鑒，國事至此，痛心何極，炯雖下野，萬難辭咎，自十六日奉到鈞諭，而省變已作，挽救無及矣，連日焦思苦慮，不得其道而行，惟念十年患難相從，此心未敢絲毫有負鈞座，不圖兵柄現已解除，而事變之來，仍集一身，處境至此，亦云苦矣，現惟懇請開示一途，俾得遵行，庶北征部隊，免至相戕，保全人道以召天和，國難方殷，此後圖報，爲日正長也，揣此卽請鈞安，陳炯明敬啓，六月二十九日晚。

又魏邦平師長來艦，晉謁總統，問總統可否准其調解，總統僅以大義責之，並以陸秀夫之歷史勉魏，而以文天祥自待，言宋代之亡，尙有文陸，明代之

亡，亦有史可法等，而民國之亡，如無文天祥其人，則何以對民國已死無數之同志，垂範於未來之國民，以自污其民國十一年來莊嚴璀璨之歷史，而自負其三十年來効死民國之初心乎？

二日 總統對各艦長說明堅守黃埔，艦隊不可移動之理由，（一）以西江水淺，如各艦移至西江，僅留三大艦在黃埔，則海軍以分而力弱，大艦或為逆軍所買，則將來更難取勝，（二）以大本營一離黃埔，則長洲要塞必失，廣州附近水陸形勝，盡入叛軍範圍之中，牽制更難，賊燄必張，（三）以總統移駐西江，其地面較廣，活動雖易，然黃埔為廣州咽喉，且有長洲要塞，其地點重要，非西江可比，且總統駐於黃埔，廣州雖失，猶易恢復，威望仍在，如移西江，地勢偏僻無以繫中外之望，（四）海軍如往西江，重來省河較難，如北伐軍回甯，不能奏水陸夾擊之効，（五）移駐西江，而棄長洲天然之要塞，另謀陸上根據地，能否佔領，尙不可知，且西江各部陸軍，態度不明，能否為吾所用，尙未可

必，如果陸上毫無根據，陸軍又不奉命，則海軍勢絀，可立而待，有此五害，故動不如靜，堅待北伐軍速來，以備水陸夾攻省城，則賊亡有日也，各艦長悅服，表示始終服從總統而退。

三日 汪精衛古應芬二君來艦，晉謁總統，是夜魚珠砲臺叛軍，知照海軍司令，限海軍於本夜十二時，退出黃埔，海軍將士聞之，憤激異常，海圻海琛肇和各艦將士，舉代表來諫總統，請求總統速下攻擊魚珠命令，俾可先發制人，總統知士氣振發，可以一用，乃卽下令，命海軍卽向魚珠牛山各礮台射擊，又命海軍陸戰隊，及各司令所部陸軍，由海軍掩護過江，同時進攻魚珠牛山兩砲臺，不意叛軍怯餒，卽來求和，而在省河之海軍司令溫樹德，亦來電勸阻，事遂中止，聞叛軍與溫司令停戰日期，以今日爲限，叛軍以總統未離黃埔，海軍背約，故有此虛聲恫嚇之哀的美頓書，因見海軍將士衝勇強毅擁護總統，非可威逼，故復來請罪求和也。

四日 開海軍三大艦，有降北圖遁之說，又聞三大艦將私離黃埔，任由魚珠牛山各砲臺之叛軍，砲擊其餘各艦之說，衆說紛紜，人心驚惶已極，當此風聲鶴唳之時，如非總統果斷明決，靜鎮堅守，未有不爲浮說所撼也。

五日 鍾惺可復爲陳炯明求和，總統以無誠意，且言陳炯明對我，祇可言悔過自首，不能言求和，故不允所請，魏邦平派人來艦商議調停之法，第一，逆軍退出廣州省城，第二，依復政府，第三，北伐軍停止南下，總統允之，又某旅長派代表來謁總統，總統派張祕書招待，代表言陳炯明願來請罪，乞總統海涵寬容，並言某派旅長願以身家性命，據保陳炯明以後斷無叛逆行爲，張祕書言某旅長等，自願附義討賊，則總統必嘉獎優容，毫無芥蒂，如陳炯明者，饑附飽颺，外強中乾，倭過推罪，嫁禍貽患，實爲此次事變之禍首，亦卽民國之罪魁，如可赦免，則反覆無常之叛徒，皆將興起效尤，其將置典刑法紀於何地耶？

六日 總統致前敵各將領手書，命各軍從速回粵平亂，聞溫司令爲敗類何等挾制，故態度益形曖昧，總統言我輩既爲國犧牲，當置死生於度外，方寸既決，逆軍其如余何？又謂幕僚曰，當此危疑震撼之時，吾人惟有明斷果決，支此危局而已，是晚，見三大艦突然熄燈，人心搖惑，總統則起居如常，泰然不動，兵士因之漸歸鎮定。

七日 洪兆麟派陳家鼎持函來艦，晉謁總統，言彼擬與陳炯明同來謝罪，請總統回省，組織政府後，再任陳炯明爲總司令，總統覆函，以大義相責，惟不涉及陳炯明一字，魏邦平復來艦，請求總統發表與六月六日相同之宣言以責備陳軍各將領，則陳軍必根據此宣言，擁護總統，再組政府，總統以其事離奇，且陳軍甘心叛逆，責備何爲，如其果有悔禍誠意，則可另予其自新之路，先使其廣州附近軍隊，退出百里之外，以免人民遭殃，以廣州完全歸還政府，然後再言其他，否則甯爲玉碎，不願瓦全，吾爲國會選舉之總統，不願爲叛逆軍

隊擁護之總統也。

八日 接許軍長二日由南雄來函，始知北伐各軍，已集中南雄，並悉朱培德總司令所部之滇軍，奮勇尤甚，自六月十六日以來，望眼將穿之北伐軍，至此始得其回粵平亂真確之報告，總統閱之，爲之欣慰不置，午後，聞三大艦今夜必離黃埔消息，總統決心將各艦移駐長洲要塞後方之新造村一帶，免被叛軍之封鎖，是夜十一時，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艦，果升火起錨，駛離黃埔，總統聞此報告，亦即命其餘各艦，由黃埔上游，經海心崗，駛往新造村附近，掩護長洲要塞，以防魚珠叛軍之襲擊，蓋叛軍之計，以爲總統坐艦在黃埔，如三大艦移至他方，則黃埔各艦，直對魚珠，皆在其礮台監視之下，無所掩護，黃埔後方之海心崗，平日水深只有六尺，各艦不能通過，總統坐艦，即不爲魚珠礮火所燬，亦必爲其封鎖，彼以爲坐艦在黃埔之中，前有礮台，後無退路，必將任其所爲，殊不料海心崗近來水深至十五尺以上，總統早已派人測定，各艦通過

裕如，故臨時乃得從容應變，不爲叛軍所陷，此叛軍謀害總統第二次實施之毒計也。

九日 總統決心，力守長洲要塞，不欲駛入省河，攻擊叛軍，徒滋人民之驚擾，至下午一時後，魚珠礮台之叛軍鍾景棠所部，竟渡河襲我長洲，當時要塞司令馮伯麟所部，開鎗應敵，叛軍死傷甚衆，不圖海軍陸戰隊孫祥夫所部，遽豎白旗，投降叛軍，反戈相向，引敵登陸，長洲要塞，竟失之頃臨，刻各兵士聞之，憤恨不置，乃卽向魚珠軍發礮射擊，徒以子彈缺乏，距離又遠，不能見效，總統乃命令各艦，集中新造西方，收容要塞潰兵，準備進攻車歪礮台，以爲海軍之根據地，當時各官長以車歪礮台，地形險隘，礮隊密布，攻克不易，通過更難，故有主張艦隊移至西江活動者，總統言各艦由此出動西江，須經過牛山魚珠之叛軍各礮台，又有三大艦已在沙路港口，監視我各艦行動，叛軍礮台，或可鼓勇衝過，而沙路港口之三大艦，監視嚴密，其必妨礙我行動，

阻止我通過無疑，故我艦隊，此時惟有襲取車歪砲台，駛入省河之一策，其餘皆非計也，各艦長聞此說明，始釋然無疑，乃皆鼓勇入省，以決此九死一生之策，義無反顧，不稍屈撓也。

十日 上午二時，總統命令永豐、楚豫、豫章、廣玉、寶璧等艦，由海心岡駛至三山江口，拂曉，乃命各艦試射車歪砲台逆軍之陣地，逆軍發砲還擊，當時各艦以逆軍在車歪砲台布置周密，彷徨無措，進退莫決，總統以民國存亡，在此一舉，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乃於九時半下令，先以坐艦表率前進，然後再命各艦，鼓勇直前，速向車歪砲台猛擊，（當時豫章艦長歐陽格，首告奮勇，攻擊最爲得力。）不料駛近至砲台附近逆軍野砲，足有二營之多，密布兩岸，陣地至爲堅固，我軍以陸上部隊太少，僅攻克東廓一岸，各艦通過時，皆受微傷，而坐艦則連中六彈，死傷尤甚，不能久持，故通過車歪，直入省河白鵝潭，準備召集各艦，以圖再舉，此逆軍在車歪砲台之兩岸，密佈砲隊，注射

坐艦，實施其第三次謀害總統之毒計也，各艦集中白鵝潭時，永翔同安二艦，亦隨即來歸，故艦隊力量，較前增加，總統經此奇險，不以爲憂，反以爲樂，精神亦倍加於前，當時廣州夏稅務司來艦，晉謁總統，首問總統是否來此避難，總統謂此爲我之領土，我可往來自由，豈可謂之來此避難，汝言何意，令人不解所謂，夏乃言白鵝潭爲通商港口，接近沙面，萬一戰事發生，竊恐牽涉外國兵艦，引起交涉，不如請總統離粵，俾可通商自由，總統言此非汝之所應言者，吾生平不服暴力，不畏強權，吾只知正誼與公道，決不受無理之干涉也，夏乃默無一言，如禮辭去，某西人在坐，出謂其友那文曰，吾今日方見孫總統之真面目，是爲中國之真愛國者，誰謂中國無人也，海軍總長湯廷光來函，請求總統停戰，彼願負責調解，總統覆函允之，其函中有（專制時代，君主尙能死社稷，今日共和國家，總統死民國，分所應爾，如叛徒果有悔禍之心，則和平解決，吾亦所願也，）云。

十一日 總統慰勞海軍將士，以各艦昨日通過車歪砲台，忠勇奮發，殊堪嘉尚，中國海軍，皆能如昨日之奮往直前，殺敵致果，則前途實有無窮之希望也，總統贊歎不置，下午，接湯光廷總長等議和條件，以兩方敵體相視，且以明日十二時爲限，各士兵聞之，不勝憤激，總統卽命祕書起草覆絕，其調停，函中有云，葉逆等如無悔過痛改之誠意，卽如來函所稱，准於明日十二時爲限可也，是晚六時後，水上警察廳所轄之廣亨廣貞二艦來歸，駛至車歪砲台，與逆軍對抗數小時，以艦力薄弱，不能通過，乃與東廊附近陸上各部隊，向江門退卻。

十二日 洪兆麟又派陳家鼎來見總統，並持洪致其代表與旅長之原電，其中有一余此來立於調人地位，無心利祿。列名通電，絕不贊成，」等語，以表示擁護總統之意，總統派人接待，說明陳炯明嫁禍湘軍之毒計，代表大爲動容，海軍各艦長發表宣言，（一）限省城逆軍，於二日內撤退至百里之外，以免人

民姦淫搶劫燒殺之苦，（二）以廣州本爲吾政府所在之，當歸還吾政府自由處置，不得有任何方面之干涉，是晚，聞北伐軍已佔領韶關之帽子峯及火山等處，艦隊軍心，爲之大振。

十三日 風浪甚大，船身搖動非常，聞北伐軍飛機，昨日已過韶關，在馬霸河頭等處，拋擲炸彈，命中甚多，惟盼北伐軍克復韶關，速來廣州，以便海陸軍同時夾擊也。

十四日 聞逆軍在韶關大敗，我滇軍已佔領芙蓉山帽子峯等要害，軍行甚速，所向無敵，逆軍落膽，省城叛黨，皆現逃遁徵象，韶關不難指日而定，下午，永翔艦駛離省河聞其奉海軍溫司令之命，故不阻其行。

十五日 海軍各艦長，覆廣州全體市民公函，謂總統以民命爲重，故海軍不願輕啓戰端，唯囑其轉告逆軍，從速撤退廣州，以免生靈塗炭也。

十六日 今日爲陳炯明叛亂，謀害總統砲擊公府週月之紀念日也，永豐

馮艦長，對士兵演說，言「今日爲陳炯明謀叛一月之紀念日，凡爲中華民國之國民者，皆當留此紀念，以戒世世子孫，無効此叛徒賊子之所爲也，」等語，得報，言韶關尙未爲我軍佔領，衆心猶豫，總統言事之成敗利鈍，不可逆料，惟有盡其在我，聽之於天而已，死生禍福，所不計也。

十七日 前方消息，忽勝忽敗，捉摸不定，惟聞翁源方面，我軍大勝，李逆雲復所部，皆倒戈附義，投誠來降，約千餘人，逆料此後戰局重心，將移至翁源英德方面，而不在于韶關之得失也。

十八日 得各方消息，皆言我軍已佔領韶關，未知其果確否？總統言未得前方報告，終不敢深信。

十九日 本日接各方消息，乃知韶關仍在叛軍之手，又聞英德附近，已有戰事，其或本軍由翁源繞道而出英德，抄襲韶關叛軍之後方乎？上午十一時，叛軍水雷，發現於永豐坐艦附近，距離美國兵艦甚近，幸火力微弱，雖發亦不

中，不然，總統坐艦，未有不爲其所燬也，嗚呼，陳炯明殘忍至此，民國與之何仇，必欲置總統於死地，以逞其一時之快耶？此爲叛軍設放水雷，實行第四次謀害總統之毒計也，同在省河之英美日各國兵艦，以叛軍侵害外艦，且無人道，故由其各領事，向叛軍提出抗議，不得再有此野蠻舉動云。

二十日 得前方消息，我軍確於十八日，佔領翁源，惟韶關仍在叛軍之手云，又得許軍長報告，言黃大偉司令所部，已於昨日集中始興，不日即將加入翁源戰線也。

廿一日 接港友書，知叛軍不支，黃鄧各逆，連來求和，總統覆函，如其果有悔禍誠意，不妨允其所請，本日接各方報告，前數日叛軍，屢戰屢敗，韶關確爲我軍合圍，惟尙未佔領，叛軍駕駛飛機，翱翔於坐艦之上，伺察海軍形勢，以爲恫嚇之計，士兵疑懼，而總統鎮定如常，屹不爲動，因之軍心亦歸平靜。

廿二日 總統致李總長，許軍長，朱總司令等慰勞之電，聞叛軍賄買肇和永翔二艦來白鵝潭，攻擊各艦，誠所謂匪夷所思，叛軍謀害總統，蓋無所不用其極矣，無奈肇和艦吃水甚深，不能駛入省河，即使能之，則海軍將士，深明大義，必不爲其所買，無奈叛軍謀害心切，不計可否，徒見其枉費金錢，多耗人民脂膏而已，傍晚在芳村岸邊，捕獲叛軍徐直一名，據供爲偽江防司令周天祿派來，偵察海軍形勢，令其設放魚雷也，叛軍始則賄買我海軍內變，繼用水雷，以炸坐艦，又用飛機示威恫嚇，皆不爲其所動，今復將以魚雷來襲海軍，謀害總統矣，跡其用心，無日不思謀害我艦隊中之總統，以求逞其逆圖，而置平昔恩義於不顧，是真所謂狗彘不食其肉者矣。

廿三日 徐犯口供，自認其爲周天祿派來，偵察地形，設放魚雷，且言叛軍日前已買到魚雷五個，以重金請某國海軍官，包辦設放，又言叛軍圖襲海軍之計，水上用小輪船數十艘，襲取各艦，陸上在河南芳村兩岸，用砲射襲海軍

爲之助攻，可知陳炯明謀害總統之心，有加無已，此叛軍第五次謀害總統之毒計也，本日消息，皆報我軍在韶作戰，大獲勝利，惟不知其勝利究至如何程度？前方雖勝，而艦隊中之元首，無時不在謀害危險之中，因之望我前方各軍速勝之心，益綦切也。

廿四日 各方消息，我軍在韶關大勝，熊略與洪兆麟所部，昨今兩日，皆已陸續運往北江附近參戰，熊略亦於是日前進，大義不明，人心巨測，一至於此，可歎孰甚焉。

廿五日 今日前方消息，又捉摸不定，未知究竟勝負如何？消息隔絕，交通阻礙，殊爲作戰一大缺點也，聞洪兆麟今日前往翁源方面督戰，嗚呼，人心莫測，恩以仇報，陳炯明之惡德爲不孤矣，陳炯明宣傳鄧鏗爲洪派人暗殺，以爲洪懷恨挾嫌，報復其排斥至滬之仇，又言六月十六日，圍攻總統府，爲洪兆麟急電促成，故圍攻公府，惟洪師所部之湘軍，而非陳炯明本人所願也，是耶

非耶，吾不得而知其究竟，惟陳炯明推禍諉罪，損人利己，是其長技，此次謀害總統，其事果成，乃必假仁假義，解散其起事之軍隊，屠殺其謀害之官長，以爲一手掩盡天下人耳目之計，如果事敗，其必推諉於僚屬，而已則潛伏惠州，似未預聞其事者，是其所爲，皆善於自處地步，今日受其指使之奴才，將來卽爲其屠烹之功狗，司馬昭之用心，路人皆能知之，奈何湘軍願受其欺弄指使，而不知烹狗之禍，卽伏其中也，總統言將士沾澤被恩，無如陳炯明之厚者，今陳且叛亂，則洪熊等之背義附逆，更不足奇矣。

廿六日 本日消息，我軍自二十三日以來，連獲勝仗，叛軍狼狽之狀，不可言喻，廣州叛黨，亦恐惶萬分，某旅長派其副官長來沙面，見程次長言其所部，不願附逆自殺，以污辱其向來忠勇之名譽，請總統勿信謠傳，免致離間，且言其各官長皆知陳炯明可與其患難，而不可與其安樂者，其人性實，有私無公，有我無人，有親無友，有口無心，冒人之功，諉己之過，陰狠危詐，褊狹


~~~~~ 將介石先生名著集 ~~~~~

貪隘，如今日有求於我，則卑躬屈節，欺詐奸僞，凡爲人之所不屑爲者，而彼竟爲之，倘一旦時過境遷，功成事畢，則負恩忘義，背信失約，舉凡人類所不忍爲者，而彼亦必忍爲之，故數年來無論其戰時平時，偶獲勝利，則志高氣揚，驕橫跋扈，暴戾恣睢，爲所欲爲，忘其所以，如遭挫折，則恍惚迷離，怯餒驚慌，垂首喪氣，手足不知其所措，人謂其爲十二世紀之梟雄，則其膽力不足比，如謂其爲二十世紀民生主義之妖孽，則其之陰謀邪說，皆不足以惑人心而亂天下，吾無以名之，名之曰疑忌嫉妒，卑鄙惡劣之小人，寡廉鮮恥，人面獸心之敗類，吾軍素明大義，決不充其「陳鍾馬」親之死黨，以供一家一族之驅使，而受人魚肉也，又云：某師長親赴前敵，專爲視察情形，決不充任總指揮名目，我軍一俟其反省，擬即聯名發表宣言：以爲擁護總統，脫離叛軍之表示，總統派員慰之曰，如某軍甘心附逆，執迷不悟，則不過爲叛逆陳炯明私人之功狗，終見其自殺而已，倘能覺悟自警，反正附義，尙不失爲悔過之良好軍人

，吾固知某軍必有悔悟反正之一日也。

廿七日 接許軍長與李總長十九日來電，報告戰況，乃知前方連獲勝仗消息，皆非子虛，又知湘軍陳嘉猷旅長所部，已集中仁化縣，不日即可加入戰線，總統閱之，不勝欣慰，本日接各方消息，皆言叛軍大敗，然尚未證明韶關爲我所得也。

廿八日 本日消息，我軍尚未佔領韶關，而翁源方面，且有敗退之耗，殊爲疑慮，總統致電李總長慰勞前敵將士，並令其指揮前方各軍，以收統一之效，聞第一師已在翁源方面附近參戰，總統言曰，該軍如此，仲元死不瞑目矣。

廿九日 接許軍長二十三日來電，報告戰況，甚爲得利，且知翁源失而復得，黃大偉司令所部，亦已加入翁源戰線，陳嘉猷旅長所部，即可進攻樂昌云，是夜八時許，叛軍乘民船，由車歪砲台方面，駛入我海軍防線，冀圖襲擊海軍，幸爲我哨船發覺，開鎗擊退。

三十日 探報陳炯明派陳永善，在江門裝修鋼板小輪船三十二艘，招募敢死隊三百名，預備襲擊海軍之用，總統言敢死隊，純出於自願犧牲，豈可招募而得，且何處去招募如許敢死隊，與領江之人，陳炯明謀害之心雖切，此種伎倆，終無如我何也，傳令各艦將士，嚴密防守，勿自驚擾。

三十一日 總統致李總長許軍長電，授其作戰方略，又致前方各將領函，本日叛軍方面戰報，言追擊我軍至周田大橋等處，惟對於仁化樂昌方面戰事，毫未提及，如果其深入周田，必爲吾始興仁化兩軍所夾擊，總統深信我軍退却，必有計劃，不致倉卒無紀也。

八月一日 今日前方消息沉寂，不知勝負究竟如何？各艦將士，皆有爲之青年，惟動激意氣，不顧大體，且缺互助精神，士兵又多分省界，易滋誤會，於此一月餘日，總統在艦之苦心孤詣，排難解紛之勞劇，比諸前線作戰之困難，更甚什倍，如稍無毅力堅忍之心，決不能維持至於如此之久也。

二日 近日前方消息不利，而總統則泰然如常，毫不以失敗爲念，深信最後之勝利必歸我軍，故絕無沮喪之態。

三日 總統致某師長函，說明北伐軍決無爲逆軍消滅之理，令其從速起義，以挽回前方戰局，總統對幕僚言，軍事之得失與成敗，當聽其自然，不可勉強而行，徒使人以難堪，其事或有非人力所能爲也，云云。

四日 前方消息，言我軍已失始興，殊非意料所及，疑信參半，總統判斷前方戰況，言七月二十九日以前，我軍左中兩路，似皆敗退，惟右路仁化樂昌方面之滇湘軍，仍能堅持陣地，且有進步，則七月間第一期作戰結果，我軍不得謂之失敗，尙望其能即日取勝，挽回以後戰局耳。

五日 叛軍用小輪襲擊艦隊之風聲益急，總統面授各艦長以防備計劃，布置完備，不患叛軍來襲也，各艦士兵，亦振作精神，服務習勞，日夜不息，毫不見其倦怠之色，總統言吾國海軍，皆能如今日艦隊將士服從命令，則國事

定，豈復有如此次之變亂乎？各國海軍，見我將士勤勞守職，日夜不倦，亦爲之贊歎不置，嘗對總統曰：貴國海軍士兵能如此服從堅守，陳炯明雖有三百艘小輪船，三千人敢死隊，亦無所施其技矣。

六日 致李總長電，問其前方戰況之勝負，究竟如何？有人來艦報告，言南雄已於四日失守，確爲叛軍佔領，惟另一消息，又言我軍已反攻至江口者，有言叛軍翁式亮，已因傷斃命者，有言某方軍隊，已與叛軍脫離關係，宣布獨立，動員來省者，各方報告，紛紛不一，至難判斷，總統言，須得其確實報告，方可深信，此皆不足爲憑，惟有照前定計劃，慎防敵軍鞏固艦隊，靜待前方確實報告而已。

七日 各方消息，皆言我軍敗退，南雄爲叛軍佔領，惟未得前方報告，不敢信以爲真，有人言前方旣已失敗，總統已無留粵之必要，蓋逆軍後方之兵力，已難牽制，此時又不能集合各方義軍，攻取省城，而前方基本部隊之戰機，

無非一時所能挽回，則總統在粵，昔日之所謂維擊軍心者，已失其效，如仍株守軍艦，徒冒無謂之險有何益處，此時當以速離廣州，別謀進取，以安置前方軍隊爲要圖也，總統言須得前方確報，則我心方安，否則輕離艦隊，放棄職守，其將何以對前敵與艦隊各將士耶？故總統決心，如一日不得前方敗退確報，即一日不離廣州艦隊也。

八日 居正程潛二君來艦，商議總統行止，總統以未得前方確報，決不輕棄職守，又言敵報不足信，如前方軍隊未退，以我離粵，牽動前方軍心，因以致敗，則我將何以對前方兩萬餘人，爲我犧牲之將士耶？故其決心，屹不爲動，各方消息，言逆軍裝製小輪船鋼板已妥，必來襲擊艦隊，其言日日如此緊急，而終未見其來襲，總統料其必無來襲胆量，是以日日在驚濤駭浪之中，而日日安定如常也。

九日 有人密報陳炯明襲艦計劃，專襲坐艦一艘，一方面賄買坐艦士兵中

立，不加抵抗，一方面賄買某艦官長發砲，射擊沙面外人居留地，假作抵抗之勢，以爲砲由艦隊所發，使外人干涉，以拳匪之禍嫁於總統，陳炯明謀害總統之計狠毒如此，殊非常情所能測也，總統聞之，言吾信陳炯明或有此計，然今日幸已敗露，當不致爲所陷害，吾可派人通告各國領事，囑其自衛，如果有此慘無人道，嫁禍貽患之不軌舉動，陳炯明當負其責也，是日，某顧問來報，言前月南雄確爲北軍佔領，故前方報告，不能達到，北伐軍已於六日退龍南，此信確實無疑，總統以某顧問向不輕言戰情者，聞其報告，乃召集各艦長會議，僉稱贛南失陷，南雄不保，前方腹背受敵，戰局必危，總統株守省河，有損無益，遂議決離粵赴滬之計，并託某顧問通告各國領事以總統即日離粵之事，當時本擬趁搭商輪，公然離粵，後承英領事聲言，孫總統如果離粵，則吾可派砲艦摩漢號，護送總統往港，不必另搭商輪，明日且俄國皇后號郵船，由港往滬，如孫總統決意赴滬，請於下午三時，趁摩漢砲艦赴港，本領事可以電知香港

，預備艙位也，某顧問回艦，報告英領事之意，總統以其盛意難却，故決於下午三時，率幕僚離粵，艦隊善後事宜，委託林直勉秘書，李章達參軍二人代爲妥辦，並發一月恩餉，以獎勵艦隊官長士兵忠勇勤勞之功績，四時，摩漢號砲艦廣州出發，七時，出虎門要塞，總統自六月十六日蒙難以來，至此方離廣州，總統與幕僚言曰，不圖吾與君等，竟得脫險以有今日，一息尙存，此志不懈，民國責任，仍在吾人身上，不可輕棄，以自負初心也，當晚悲歌慷慨，與幕僚談時局，及外交事，至深夜二時始就寢，茲錄其對於外交一節之談話如下。

總統言；美國素重感情，主持人道，法國尊重主權，又尙道義，而英國外交，則專重利害，惟其主張，中正不偏，又能識別是非，主持公理，故其對外態度，嘗不失其大國之風，在在令人敬愛，吾國建設當以英國公正之態度，美國遠大規模，以及法國愛國之精神爲模範，以樹吾國千百年永久之計，然而今



日中國之外交，以國土鄰接，關係密切言之，則莫如蘇維埃俄羅斯，至於國際地位言之，其與吾國利害相同，毫無侵略顧忌而又能提攜互助，策進兩國利益者，則德國是也，惜乎國人不明俄德真相，徒以德國大戰失敗為不足齒，而不知其固有之人才與學問，皆足資助吾國發展實業建設國家之用也，又以為俄國布爾歇維克為可怖，而不一究其事實，吾憶三年前，日本參謀本部某員，訪余於上海，問余是否贊助俄國之無政府主義者，余答其俄國列甯政府，組織完備，固為其堂堂正正之政府，焉得指其為無政府耶？該員聞此，亦不知其言所自出竟不能復答，今日吾國人士，對俄之恐怖心，固猶如昔，至於今日俄國之新經濟政策，早已變更其共產主義，而採用國家資本主義，並弛弘有之禁，其事已逾一年，而國人不察，至今尚指其為共產主義為過激派，其故蓋由某國不能發展其侵略主義於東亞，而又與俄國利害衝突，積不相能，故俄國明明有政府，乃強指其為無政府，俄國早已弛去私有之禁，而又宣傳其為共產國，為過激

派，以彼之恐怖不相容者，而又忘人締交親善，故特布此恐怖之宣傳，吾國外交，本非自主，向落人後，而又不能研究其利害與得失之所在，殊可歎也，今後吾國之外交，對於海軍國，固當注重，然對於歐亞大陸之俄德二國，更不能不特別留意，不宜盲從他國，致爲人利用也。

十日 上午六時，船抵香港，旋即趁俄國皇后號郵船，香港政府派員前來，照料一切，正午十二時，由香港啓旋，出口歸滬。

十一日 總統在船接廣州英領事無線電，通報白鵝潭海軍情形，及保護人員離粵往港事，總統覆電感謝。

十二日 總統在船決定宣言大旨，當討論宣言主旨時，總統以聯省自治，與分縣自治二者，言之爲尤切，至其大意，以中國各省之土地與人民，皆比世界各小國爲大而且多，故各省之自治，可不依附中央而有獨立之能力，中國此時，所最可慮者，乃在各省借名自治，實行割據，以啓分崩之兆耳，故聯省自

治制之所以不適於今日之中國也，至言真正民治，則當實行分縣自治，蓋縣之範圍有限，凡關於其一鄉一邑之利弊，其人民見聞較切，興革必易，且其應享之權利，亦必能盡其監督與管理之責，不致如今日之省制，大而無實，復有府道界限之爭也，分縣自治，或不免其仍有城鄉區域之分，然其範圍狹小，人民辨別較易，以其身家攸關，公共事業之善否與是非，當不致為中級社會所壅蔽，且因其範圍不廣，故其於無中央，必不能脫離而且獨立也，至如今日之所稱為聯省自治者，如果成立，則其害上足以脫離中央而自立，下足以壓抑人民而武斷，適足為野心家假其名，而行割據之實耳，吾之主張聯省不如分縣者以此，當世明達，必有決擇也。

十三日 總統在輪，有人言陳炯明自認此次廣州叛亂為革命，視總統為南北統一之障礙，故要求總統實踐與徐世昌同時下野之約言也，總統言與徐同時下野之約言，不知其從何而來？吾國在民國元年，曾有與宣統同時退位之語

，而今日與徐同時下野之說則無有，其或造謠生事者，根據於與宣統同時退位之語而來，不過假此以熒惑世人耳目耳，如之果有與徐世昌同時下野之語在前，是無異承認其爲合法，承認其爲正式總統，安能爲之，吾之就總統職者，乃知名器之不可假借，職權之不可虛懸，正名定位，不使是非混淆，以亂天下人之耳目，名分既定，則吾自無與徐同時下野之理，至於南北統一之議，則吾已於六月六日宣言，表示與北方停戰言和，以望統一之成，焉得謂之統一之障礙哉，至於革命與叛逆之名，則不可絲毫假借，其理甚明，蓋革命爲一寶貴尊嚴之名詞，須知有革命之主義，有革命之道德，有革命之精神，法國革命之主義在自由，美國革命之主義在獨立，而吾國之革命乃求實行三民主義也，故革命之精神與道德，亦皆由此三民主義而出，至於陳炯明此次叛亂之行爲，縱兵殃民，圖襲謀害，適與革命之精神與道德，成一反比例，而其主義，則在盤踞與割據，以逞其一己之私慾而已，此革命與叛逆之所以分，不容絲毫淆亂者也，

借令彼能堂堂正正，以革政府之命，則革命爲吾人所樂許，吾且獎勵之不暇，焉能禁人之不欲加諸我也，惟亂臣賊子，不得借湯武神聖革命之名詞，以實施其篡竊欺盜之行爲耳，猶之魏晉宋齊之禪代，不能僞托唐虞商周之美名，此稍治歷史者，所能別之，而况共對於一護法旗幟之下，大業未終，自叛降敵，乃可謬援名稱，以自掩飾，公道在人，豈能盡欺耶？

十四日 上午，在吳淞登陸，安抵上海，各團體代表等，在岸歡迎者，約數千人，聞連日颶風驟雨，鷓立江岸不倦，民情亦至可感，下午，召集同志，討論國會與時局各問題。

十五日 發表護法總統宣言，總統自六月十六日蒙難以來，至此已經兩月，明日又爲陳炯明叛亂二週月之紀念日矣。

## 武嶺樂亭記

武嶺突起於剡溪九曲之口，獨立於四明羣峯之表，作中流之砥柱，爲萬山所景仰，不偏不倚，望之巋然，其獨以武嶺名者，殆取義於武德，卽其地以况其所居之人耶？嶺之上，古木參天，危崖矗立，其下有溪，流水淙澗，游魚可數，牧童漁父，倘佯其間，樂且無窮，其幽靜雅逸之景象，竊歎世外桃源，無事他求矣，而隔溪之綠竹與嶺上之蒼松，倒影水心，澄澈皎潔，無異寫真，其有歲寒君子之逸致乎？舊有榭閣，名曰文昌，規模狹陋，無足以資游覽者，甲子春，余還里掃墓，見其楹棟欹斜，行將就圯，乃勘地繪圖，亟思有以改造之，我兄錫侯欣然贊焉，爰董其事，命匠鳩工，建亭三楹，落成之日，屬余名之，余以其位在山水之間，凡遠方同志來游者，莫不徘徊依戀而不忍舍，蓋無間乎仁與智，皆有樂於此也，乃取其義而名之曰樂亭，甚願吾鄉同心，朝夕游樂

武嶺樂亭記

一三二六

，顧其名而思其義，因觀感而有所興起，卓然以自立也，庶不負今日改造斯亭區區之意也夫，民國十四年九月，蔣中正記於廣州黃埔軍官學校。

# 慈菴記

歲次癸丑吾兄錫侯，與中正既安葬先考肅菴公，於縣北之桃院，時先慈王太夫人健在，諄囑吾兄與中正曰，余百年後，不必因襲俗禮同穴。以余墓之工事，重驚爾父之靈，當爲余營別壙，每中正歸省，無不以此見責，且自置墓碑以示其意志之堅決，易篋時，又以是爲遺囑於吾兄弟二人者，中正既未能盡色養於生前，復何敢違先人治命，滋厥咎戾，因於辛酉歲卜吉魚鱗畚中壠，爲先慈安窆，嗚呼，四明屏列望之巍然，而母儀壺範，已可仰而不可接矣，浙聲瀟颯，泫然泣然，令人入於耳而不忍聞者，其惟墓前潺潺之瀉流，而堂上之梵聲，庭前之徽音，則邈然不可復聞，永懷鞠育，昊天罔極，觸景傷心，徒令孤哀增陟屺之感，已循兆域，而東有蹊，介然可達，白崖西祠廟，蜿蜒陂陀，曲折如羊腸，躡足下行，可百餘武，勢忽坦夷，仰瞻瑩墓，峩如也，用復闢地



二畝，鳩工築墓廬三椽，吾兄錫侯董其事，姊培式倉宋先生襄成之，癸亥冬月工竣，值先慈六秩誕辰，中正適於是日自西歐倦游歸，展墓畢，因得升堂，盡禮以告服闋，翌日乃奉曾祖新增公，以下至季弟周傳之神主於堂之中，標額曰慈菴，以成先慈建菴供佛未竟之志，而又配祀先考肅菴公，權合古人祔廟之義也，中正幼秉懿訓，長勞倚閭，曾幾何時？星沈露冷，從此白雲孤菴，但有悽望心惻而已，嗚呼，悲夫，中華民國十一年冬日蔣中正謹記，

# 先妣王太夫人事略

先妣王太夫人，諱采玉，嶺邑葛溪，王則先生之女也，年二十三來歸先考肅庵府君，越一年而中正生，中正幼年多疾病，且常危篤，及癩則又放嬉跳躍，凡水火刀槍之傷，遭害非一，以此倍增慈母之勞，及六歲就學，頑劣益甚，而先妣訓迪不倦，或夏楚類施，不稍姑息，歲乙未不幸先考棄養，吾家內外之事，一萃先妣一人之身，而家難頻仍，禍患相乘，先妣節哀忍苦，狀至慘惻，尤有非不肖之所忍追述者，中正年十三，出外就傅，時先妣垂淚而教之，曰：自汝父之歿，吾辛辛苦苦，使汝讀書者，非欲攫顯宦擁厚資也，所望爲國自愛，以保先人之令名足矣，平居燕語，亦屢以是相勗，有清之季，舉國士夫盛倡留學救國之說，中正年十八蓄志東渡習陸軍，人有尼之者，先妣則深爲嘉許，籌集資，力促就道，然先妣自是益勤，儉逾平時，蓋將以其所餘，資中正學費也。

，辛亥民軍起義，中正督戰滬杭間，戚黨聞之，多駭愕失色，而先妣則曰，男兒報國死則死耳，何足爲慮，及捷報至，親友皆欣喜相慶，而先妣則又處之如素，且時以書加警惕焉，民國肇造，中正練兵海上，思迎養，而先妣僅許爲旬日留，瀕行特訓之曰，汝須念念勿忘窮約時，且須謹慎將事，爲國盡力，勿令先人積德，墮於汝身，則吾雖家居，意之適猶愈於迎養也，歸里後蔬食布衣，但聞佛偈幾聲，常相和答，了無欣幸之色，里黨間翕然敬之，癸丑義師敗衄，中正亡命海外，戚里驚懼，以爲大禍將臨，而先妣仍處之如素，中正嘗以公私之急，馳書白母，怯者懼禍勸弗應，先妣則毅然曰，天下安有其子危急，而母乃漠然不顧者，吾若無兒於先人，遺孽復何愛，故中正在外所求，未嘗不應其間，或有貪官暴吏藉此恫嚇者，先妣視之蔑如也，先妣長齋禮佛，二十餘年，其所信仰老而彌篤，人嘗謂先妣清素賢貞之操，險難不足累其心者，蓋得力於釋氏爲多，先妣於楞嚴維摩金剛觀音諸經，皆能背誦注釋，尤復深明宗派，中

正回里時先妣必爲之諄諄講解，教授精詳，近年來中正營治宋儒性理家，言而略究，於佛學者，實先妣之所感化也，先妣素性慈悲，凡遇鄉里有孤貧無告者，莫不周濟而體恤之，其於屬之遊惰廢業，而來告貸者，則嚴詞峻拒，不稍假借，尤關心地方公益，環武嶺二十里內外之橋梁路亭，其十之八九皆爲先妣之所創建，迄臥病中尚出鉅資捐助方橋之公益醫院，倡辦百丈沙之慈雲亭及武嶺之茶亭，臨終惟命以遺產之半，自辦義務學校，以教育鄉里子弟之力不足以求學者，其對於社會事業之盡力，蓋如是也，先妣自幼卽以智慧稱於里閭，課讀女紅他姊妹均弗及，故外王父母鍾愛特甚，來歸吾先考也，及繼先妣徐孫兩太夫人之後，徐太夫人生吾姊瑞春，與兄錫侯，先妣教誨鞠育，視之無異己生，婚嫁之事。一身任之，自產中正後三年，而瑞蓮妹生，又三年而生三妹瑞菊，菊妹不幸而夭亡，弟瑞青則又後菊妹三年生，其居吾弟兄行爲最末，而天賦殊姿，兄輩均莫能及，以故先妣愛之尤篤，先考既棄養，先妣爲吾弟兄三人析產

，以兄爲前母所生獨厚，予之分爨，未及二年而瑞青弟殤，先妣悲痛深至，精神與軀體因之乃大衰耗，而其期望中正自立，亦於是益切矣，嗟夫，中正自九歲失怙，至今已二十有六年，其兢兢不致殞越，與胞兄錫侯幸得不爲當世賢人君子所棄，皆先妣謹嚴之教所賜也，嗚呼，先妣經三十六年之患難，茹苦飲痛，不辭勞瘁者，蓋皆爲其不孝之子欲期其有所成立，而中正不肖，旣不能立德樹業，以慰先妣之心，又未克修定省之職，順承色笑以博老人一日之歡，致先妣衰暮殘軀，病切肺腑，十有餘年，近復以其心臟虛弱之症，抑鬱浮沉，二月於茲，竟於十年六月十四日辰刻棄不孝而長逝，嗚呼，哀哉不孝如中正滔天罪孽，百身莫贖，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謹述懿德，不能萬一，中華民國十年孤哀子蔣中正泣述。

